

國立北平圖書館惠存

馬松亭

敬館
十二月廿五

穆民教訓

唐柯三題

訓 教 民 穆

一 卷

著 里 渣 安

譯 華 國 王

毛 五 洋 大 價 定

版 出 日 一 月 九 年 一 五 三 一 曆 回

行 發 部 版 出 校 學 範 師 達 成

穆民教訓序文

譯經非易事也，膚淺則失之陋，煩蕪則失之贅，間有遷拘文法平鋪直譯者，辭句既苦拗直，文義不免晦澀，願以存真，反令費解，其能引起讀經興趣者蓋鮮矣，吾教經師，幼年入學，皓首窮經深造有得，頗不乏人，第平日所研究發明者，每偏重于教法理論方面，而于持躬接物之人情細事，與夫修德養性之根本工夫，多畧焉不詳，處茲社會濁汚人欲橫肆之秋，將欲挽救頹風，必先昌明經教，乃負宣揚之責者，僅知高談宗教法理，不思提倡宗教道德詎非齊末而不揣本耶，穆民教訓一經，乃普賢安啞里所著，共分四卷，一人道，二劣性，三善性，四天道，其中關於持躬接物修德養性諸端，皆闡發無遺，而終之于天道，誠覺人救世之良言，而吾人所應奉爲圭臬者也，王生國華，敏而好學，嘗之讀是經，知其有裨于吾教甚大，因于課餘之暇，辛勤譯之，余披閱既竟，見其說理淺明，尙無詞不達意之弊，既嘉王生之志，而又欣是書之出，大有造于社會人心也，特識數語以餉讀者。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 東魯唐柯三識于金陵

穆民的教訓

序文

序

茫茫大地，芸芸衆生，莫不賴於安刺之化育，普惠者之撫卹也。既然其大也浩浩，其生也躍躍，亦足以證安刺之實有，悟安刺之恩慈，覺無神論者之荒謬，多神論者之不澈底矣！今者：察焉不詳，悟焉不澈，不能舉一反三，由此推彼者，有何解於是耶？

安刺之化育世界也，以人類爲重心；其造化人類也，以歸根復命爲究竟。然人類之生存，必待乎滋養；人類之繼續，必待乎生息；是以人類者，乃資取世界之滋養料，以維生存；假本身之生息，以謀繼續，而奔向於歸根復命之途徑者也！奈何唯物者流以維持生活之手段謂爲人生之目的；於是倒顛是非，將爲歸根復命而生活，爲生活而取資於滋養之人生觀，倒置爲：爲資取滋養而生活；且將其原來之人生目的，置之身外矣，豈非癡之甚哉！是以安刺差聖人，降經典，立宗教，啓人類之閉蒙，通人類之滯塞，昭人生之目的，而指之以通徑大道也！

彼留戀於物質之享用，誤認人生目的，固屬謬誤；然祇識人生目的，而以物質

爲多事者，亦何異於行路者之不備行裝旅費也！故完全之宗教，當表裏兼顧，有始有卒。而我伊斯蘭之所以確切正大者，亦在斯也！

伊斯蘭之爲宗教也，雖全美完善，然其徒衆，常因時代之推移，而多有所去取者，故常有每時代之特重；昔之所適，則或爲今之所乖。噫！偉大之伊斯蘭，何嘗陳乖於時哉！蓋其所以然者，不過其徒衆時代性之表現耳！

隨於時代之不同，安刺每差賢哲，而爲吾人之嚮導，以馬目按噶里即其中之一人也！其學術之富裕，思想之周延，及其關於宗教本質認識之清楚，見解之超越，不偏不倚，不重不附，掘前人之菁華，啓後者之蒙塞，誠爲今之研究宗教者之章本也！

當其時，邪說之竄起也，潮湧雲霧，思想之分歧也，五花八門；而先哲乃探古蘭之邃奧，樹整個伊斯蘭於世上。駭無神論者之顛狂，警醉心物質者之迷夢；擴泥於追求人生者之心懷，而授之以處世接物修己愛人之坦途，此誠伊斯蘭進展中之名世偉儒，世界黑暗中之南針明燈也！嗟呼！此其所以爲先哲歟！

先哲以瑪目按噶里之創作，莫不本乎伊斯蘭之真諦，而發揮沽蘭之哲理；比擬

世人處世之法則，其字字句句誠皆研究宗教者之標本也！至於本書——穆民的教訓——之潔選，則尤爲先哲思想之結晶，研究宗教者之門徑矣！幸今同學王君以流暢之文字譯就，既付剞劂，行將問世，仲仁不敏，聊贅數語，願與有志宗教者，爲共同之鑑賞焉！篇中論述，要爲個人所愚揣，是歟？非歟？君其誨之。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周仲仁序於北平西單

穆民的教訓 序

四

李序

日前王君曾以其所譯之穆民教訓示余，且囑文爲序，私念才疏學淺，筆拙文粗，焉能勝負此重任；然顧王君之熱誠，及其對於宗教文化之努力，有使余不得不爲之言者，是以勉強數語曰：

輓近宗教形態之轉變，宗教文化之衰頹，宗教實質之隱蔽，可謂已達極點，致使文化源胎之宗教，他人視之爲文化之障礙，素爲理亂臻治之宗教，而視爲社會形態之桎梏，封建社會之廢墟，沈默思之，痛惜何極？！尤於社會形態畸進，經濟滯澀之中國，此種頹象，更屬明顯，故近世伊斯蘭之學者，莫不斤斤於此種現象之解剖，伊斯蘭真諦之闡揚，而先哲以瑪目接札里即此輩學者中之創導大師也；其著述總集數百種，莫不以斯爲中心；而穆民教訓——冒爾祖穆民尼乃——則爲其學說之結晶，其一切著作之縮體，亦吾儕後來研究宗教之門徑也，是書首述認主，爲穆民生活之標準；次解五功，以爲歸主之途徑；更陳婚姻，貿易，交友，修己之倫理，而爲涉身處世之規範；且述穆聖之懿行，以爲吾輩行事之榜樣；其筆簡明而扼要，其真精

穆民的教訓 序

二

而無遺漏！條分縷析實瞭如指掌。

王君有鑒中國回教文化之式微，出版界之消沈，回教民衆之苦於有書莫識，故竭誠盡力而譯成此書，以廣播伊斯蘭之文化，振蕩出版界之沈默，誠新時代之有志之士也。

王君之書，不日付諸手民，其有利於社會者當不淺鮮，是則余敢斷言者也。

一九三二，十一，十四，李德清序於北平成達

自序

穆民的教訓已經是在印刷，譯者照例要說幾句話；並且我覺得這話還是非說不可。因為說了於讀者及譯者自己都有些好處，那又何惜乎這幾頁紙呢？

一 本書的出處

本書原是選本。是（在遷都一三二三年）遷穆士革的噶西米先生從安渣里巴巴所著的伊黑雅依歐魯們底尼經中節選出來的。安渣里巴巴乃是遷都五百年後的阿刺伯著名學者。平生著作很多（其事績已見馬君所譯安渣里小傳），伊黑雅依爲其著名作品之一。因其宗述沙肥爾學派之故，世人對之有沙肥爾第二之稱。他的學識及品級可想而知了。該經在我國最流行，南北「阿林」無不講讀崇奉，蓋以其內容精實，文字優美之故也。

二 本書的價值

當我們品評到本書的價值時，便關涉到原書的價值。因爲本書乃是原書的節本，其價值當然是相等的了。不過本書尚有幾種長處，第一就是簡單易讀：原書篇幅

太繁廣了，沒有讀過阿文的固然談不到，就是阿文精通的也是感覺困難的。因為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對於這種大部頭的書，擇題翻閱則可，至於通閱一遍，那是不易辦到的。本書就沒有這種困難。第二就是清楚易解：文字既簡單，條貫又清楚，使人一目瞭然，容易把握其中主要的意思。何況噶西米先生的識見高明，選擇精粹，便於讀者多多了。

三 本書的編製

原選本係分爲上下兩卷的，前卷是關乎天道人道的事情，後卷是關乎品格修養的事情。此種編製是本原書而來，雖無甚不可，然爲合於國人之需求起見，特將牠又重新編製一下，爲便於印刷起見，又將牠釐爲四卷。首卷乃人道之部，二卷乃劣性之部，三卷乃美性之部，四卷乃天道之部。大體上說來，就是首言人事，次言修己，終言天道。人事不修無以處社會，品格不高無以近真主，天道不遵無以復原命。以人事入於世，以天道出於世，中間修養品格爲一必經的橋梁。前後銜接，給讀者似乎更加一層深刻的意義。

四 本書的內容

本書的內容，大概分析起來，有四部分，即前節所述之人道，劣性，美性，天道四部。爲使讀者易於瞭解起見，略述之於左：

(1)人道之部：這一部分共有十章，所言皆人情細事。即如求知，婚姻，交友，營業，飲食，旅外等事，莫不詳述備論。其中糾陋習，正俗尚，緣情論事，頗多發揮。至於避世及人世一章，尤有補於時弊。末章爲穆聖的教訓，擇尤示範，更是我們爲穆民者所必知的了。

(2)劣性之部：這一部分共有八章，除第一章是講述的鍊性之外，餘者皆係標舉的劣性質。就如舌災啦，怒惱啦，慳吝啦，權勢顯誇啦，以及驕傲自趨欺哄之類，無不條分縷析，予以相當的解釋。而其解釋，往往是合於科學方法的：如醫者之療病，先察病之所自起，病源明後，再行對症下藥，給他一種徹底剷除的方法。這種方法，便是科學的。是至當至切的。

(3)美性之部：這一部分也是八章。所言都是關於良美性質的。就如做「討白」啦，忍耐啦，知感啦，怕主啦，守分啦，以及忠實參悟檢點等事，俱予以忠懇的論斷。中間舉例示範，設式明法，尤多使讀者易學之處，所以這一部分比較起前兩部分來，似乎還緊要一點。

(4)天道之部：這一部也是分爲八章。首言信仰次言陰禮齋課朝五功，再次爲讀古蘭之教訓及各種讚言。安哈里巴巴是宗迹沙肥爾的世派的，所以這一部分中有些是與我們現行的不相同的。（爲數並不多）不過此中多係說的五功的機密的意義，並非注重的形式，所以我們很應當讀一讀。因爲一般辦功的人，往往只注重到形式，而忽略了它的意義。其實講起來，明瞭意義的確比明瞭形式重要的多哩。因爲聖人說過：『學者的睡覺強過了愚人的辦功。』也就是說：辦功須是明瞭助課的意義方有成效，如果不懂得意義，只按着形式去儻做，還有什麼好處呢？所以居現在而讀這一部分的書，的確是裨益於矯正時弊的啊。

五 本書對於現社會的補益

我們一提到現社會，我們便發生許多足以使人感歎的感想。人人都知道現在是科學化的世界了，人們只有崇拜科學。只有科學是人們所願意談的東西。而科學又是新的東西，凡是舊的東西便是非科學的，也就是被人們所擯棄的。然而道德也是舊的東西，所以被擯棄那是免不了的了。尤其是我們中國，因爲崇拜西洋科學的緣故，自己的一切都不要了。然而科學的真髓終究也沒得到。人們視道德不啻若洪

水猛獸，聽見這兩個字，便覺得頭痛。於是爭尙新奇，爭尙浮華，一天虛僞起一天，一天駭詐起一天。所謂舊道德掃地，新道德沒有，社會不流於紊亂而何待呢？況且舊道德，不一定都是壞的。壞的固然可以不用，而好的又何妨通行呢？人們只是盲從，只是好奇；只要，出於奇，便有人去盲從，這種流弊，適足演成這個紊亂的社會。所以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社會裏，除了虛僞欺詐之外，並沒有分毫的真理存在。這是多危險的社會啊！

潮流的趨勢，是愈趨愈險詐的；想着挽回這個既倒的狂瀾，惟有從根本上著手；怎樣從根本上著手呢？簡單的說來，就是使人們還於互愛，還於忠實，還於真摯。而這節節選的穆民的教訓便是使人達於互愛，忠實，真摯的唯一橋梁。讀者但一觀摩便會領略到這番意思，很不必用我贅述了。

六 譯者的自白

這書的彙譯是在畢業前的最後一學期中。在六月十六日譯者的日記中有云：「托主恩。所譯浮爾祖穆民一經，於今日竣矣。計自三月四日起，迄今日止，需時三月零十二日。倘去其中間所輟止者十餘日，則所需時間不過三月之久耳。然以余每日課餘之暇，而譯就此篇幅浩繁之經於三月之內，亦云難矣。」此書係採直譯法，

然亦有間或變更字句而成其義者，其文法固異於我國，然亦有不同於歐西文法者。度此書出，曾讀阿文者，當迎刃即解；其未讀阿文者，恐難免有粗糲之處，爲存阿文之本色計，未嘗顧及也。殿桂曾數駁我意，然我意既決，駁又何益？」直譯雖然難免流弊，然而原文的精神及文氣却是披露無遺。譯者常以阿文在我國不佔位置爲遺憾，歷史上佛教文字對國文會發生密切關係及影響，彰明較著的，尤其是近世歐西文字的影響。使國語一變而爲歐化。回想到我們回教的經文，乃是一種特出的文字，其文法很有些高超的地方。我們何不趁這個機會把它提倡一番呢？譯者的筆鋒雖然不佳，然而却是很願意抱這個奮勇，冒這種艱險。

最後譯者還要聲明幾句：當初遂譯這書，雖然目的在乎闡揚教理，其實是譯者借以習練阿文的程度，更是習練翻譯的能力。也可以說是一番試驗。所以裏邊的錯誤及滯澀的地方，是在所難免的。希望讀者勿以成熟的譯品等觀，更希望不客氣的指示牠的錯誤及不當之處。以增進譯者的翻譯能力及學識。那是無量歡迎的了。

譯此書時，對於解釋阿文一方面，依賴謝晉卿王占恒二位阿訇之處居多，（祈望主慈憫他們。）很值得在此致謝一下，以表徵忱。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國華記於成達。

安渣里小傳

馬鏡貴譯

以媽母安渣利，名穆罕默德，字賈布哈米德，號安渣利，西奈人。父名穆罕默德，祖父名穆罕默德，曾祖父名以媽母遮里萊。——安渣利是伊斯蘭底一顆名星，是宗教底壁壘，（祈主俾登安寧之宅。）

他研究多量的深奧的所有學識，而關於諸門學識的直文與理皆有澈底的領會，及充量的見地；探索前代所有學者苦心孤詣所研究的學識而得到最高峯的境地，然猶進一籌。

當他求學之時，未嘗輟業；抑且，按其作業的規程不稍更移，彼更無遏止及終竭。

他曾與許多學者論戰，消滅了對方的壁壘，使之昏憤無措，以所有奔忙的人們不能料想到的妙術，消滅了邪道的火燄。

他儼若凶悍的獅，黑蟒靠近牠便立時戰兢的縮退，洵慄的逃匿；若皎潔的明月，大地因其光的朗照，明耀如同晝間。他是人中的一份子，可是形同矗立在地面上

的高山峻嶺，險要的懸崖峭壁；他是人羣之一，然而是一光華珠串中的至閃爍的一粒。

人們藉他底光輝駁難哲學家的詭辯，勝於沈黯的時候祈望穹蒼的朗照，久旱時渴望雲霓；他只以言論的利刃，保護端莊的宗教，守衛宗教的真理，他未嘗以不分人們的血污染他底劍刃。

終久，使堅固繩索的宗教放了光輝，啟發了許多蒙渾的教理，其道唯何，胥賴其編纂的書卷。

他底心性鍛鍊到最高乘，所有的時間，他決不耗費於他途，只是刻苦辦功，將厭惡的塵寰擲於背後；他專向於後世，無論於明顯或暗密之中，皆與安刺交往感通。

光明燦爛的一顆明星，降到人間。是在四百五十年（西歷一千〇五十八年，中國宋仁宗嘉祐三年）。以孀母安墮利生於西奈。他底父親是一個紡絨線的藝匠，鎮日價在西奈他底商店中經營商業，他在將終的時候，把安墮利和他底哥哥咬罕買德寄付給他的一位慈善而博學的朋友，囑曰：『我現在已將臨終境了，他二人是我的

最大掛懷之難事，教誨他們二人，的確我是難以延續的了！今將此二孤子交付於君，請君代我教誨之，但贍養不當君出，今以我所遺留之財產，備養育彼等之費用。」不久，便與世長辭。可憐安陞利及其兄自幼便在「也替木」（孤子）的酸楚滋味之中了！但是彼終為偉大之人格，亦難否認如是之魔力也。

他父親歸主以後，那位慈善的朋友便教養他二人。至其父所遺留給他二人之貲財，僅餘些微之產業時；因之教養的人便發生難題了，甚至片刻難以延續時，便對彼等曰：「你們當知曉，我的確無養育汝等之能力，因為你們底父親所遺留之貲財，今將告罄。我原是一窮窶之士，毫無貲財；我為成全你們的人格計，只有一條妙策，即送你們入學校，你們努力探求學識，你們的生計費用在相當的時候自然就有充量的獲得，你們就從事求學吧！」可說這就是他獲得榮耀的名譽及高貴的品級之因由。

安陞利曾說：「我們若不為安刺求學識，則難（以獲得），除非是因為安刺。」安陞利的父親，是一位清廉的貧士；他不飲食，除非是他自己的手去作紡絨線的苦工所得到的。他時常到許多法學家的近前盤旋，與他們同席，他慇懃勤勤的侍

奉他們，爲他們踐行多的善事，或以金錢幫助他們，在他底能力所及的範圍以內。

在他聽見那些法學家的言論的時候，他爲之痛哭，哀憐著祈求安刺：把一個兒子慈賜給他，並使他成爲法學家；他在講演所聽演的時候，專心致志的聽到絕美之境地時，他亦因之痛哭，哀求安刺將一個善於演說的兒子慈賜他；安刺果真應諾了他底兩次祈禱：

——嘎布哈米德（以媽媽安噶利）是當代的最高尙的法家，爲當時羣衆的首領，教場中的騎馬的統率，（喻羣衆之首意）仰慕的駁難的都論証他所發的言論，當時的敵方及反對者也都承認他所闡揚的真理。

——嘎罕買德，是一位最有名的演說家，當他演說時，在座聽講的聾子自他底警勸上爲之感動，在講堂中聽衆們骨節如雷震般的戰慄。

安噶利在幼年時代，在其本城中，受業於木罕默德，拉則，喀尼之子嘎哈默德門下，留學了些很淺膚的教律。稍長，便負笈赴珠爾展，在以媽媽嘎卜乃算勒，伊思馬儀的門下聽講，把講得的筆記下來，集成了一部有系統的講義；始返回西奈。

以媽媽嘎思而德，買希尼會這樣說：『我曾聞安噶利說：「我正在返里的時候

，途中忽然發現了一股強盜截斷了我的去路，把我所帶著的東西，完全搶劫無遺；他們興高彩烈的走了之後，我便在他們的身後追隨著，我窺望他們的賊首，他（賊首）說：『回去！你要小心！若不歸回定路傷害你！』

我對之曰：『我以應答企望安寧的安刺爲誓，要求你僅把我底筆記還我，因爲你自其中絲毫利益也得不到的。』

他說：『那不是你底筆記。』

我說：『我在閒暇的時候寫的它，我就爲聽這個，寫這個才出外的，以及留學它底學識。』

賊首聞之笑曰：「你爲什麼要爭執習學它呢？不錯，我以確是取之你底手中，但是我看它是等於盲目的，我仍舊是目不識丁的人。」

後來他命令賊羽中的幾人，把經歸還我，並且把我送到了平安的境地。

安噎利說：『這本經，是說明安刺所宣諭的一切，以備在我底行爲中引至正道的指南。當我抵西奈之時，我爲它——筆記——曾致力於研究了三年，孜孜不怠，甚至其中所有的一切，我整個的背誦嫻熟了；設若在途中被賊搶掠去的危難再逢，

現在我底知識一定不致徒然。雖然他們永久的不歸還我。』

後來他赴尼薩布勒，受業於以姆母哈勒曼的門下，終日努力爲學，專心探討，達到將諸家的學說，辯駁的論點，立論的原則，論戰的妙術，論理學，都很澈底的通達，並且成爲當代的出類拔粹之學者，爲伊斯蘭大道上的忠勇戰將，這些部門，便是他底鋒利的武器。

他讀過深奧的宗教，及玄渺的哲學；對於這許多的學問，及各派的主見，都加以相當評騭，啟發了當代文化，增加了伊斯蘭的色彩，開闢了後來的坦途，占了歷史上的偉卓地位；他並且深明各地域的文字，了解各門學科底晦澀的詞句。

爲辯駁那些外道的學說，滅絕妖邪的立論，對於各科專門學問，都有專門的論著，盡量的發表他對於諸學的見地及高超的發見。編纂的頗有價值，成爲各學者的討論資料；著述的布局，有條不紊；詞句的修飾，整潔美觀；材料的蒐集，更屬琳琅華麗。同時振發了同道的勇氣，增加了對方的無限慄悚，爲之胆寒。

安陞利聰穎超羣，貌像莊重，爲人羣之所罕見者，理解力敏捷活潑，頭腦冷靜，些微潛積的成分都毫無存在，在不拘何時何地。對於一切現象的觀察，各科學識

的探討，甚至精與深邃的真理，不用多量的思索及長時間的鑽研，只加以直觀，便立地洞悉到極澈底之階段，儼然學術界的舞台上矗立著的千仞高峯。

以媽媽哈勒曼會誇讚他底學生們說：「安噶利是汪洋無涯的大海，客雅是撲人的兇獅，海挖裴是燃燒著的火焰。」

有人說：「安噶利站在後世的立場，去窮年兀兀的致力的理學，抱著堅決的精神，去討求最後的真理，即便在中途之上發生了梗塞著的障礙！」

以媽媽哈勒曼逝世以後；以媽媽安噶利去拜訪一位軍事的領袖，受到醇厚的待遇，並且非常器重安噶利，露骨點說，崇拜以媽媽的敬意，十二分的表現出來，全為學識廣博人格高尚的緣故。

許多有權威的以媽媽，及當代的一般有名的學者們，都很熱烈的去拜謁他，尊崇他，所有一切的學術，差不多皆以他的學說為正宗，成了學術界的一盞閃爍的明燈。

克復了對方的營壘，發揮伊斯蘭的真理，所有的人們，無不知其尊貴，同人皆以推崇仰望而自勉。

這位軍事的領袖，把他薦到報達城中所創設的學校充教授，並使之於短的時間就職。

回曆四百八十四年（西曆一〇九一年，中曆宋哲宗元祐六年。）安陞利抵報達，實行教授的工作。

他底形體生得非常莊重，所發的言論都是針針見血，毫無枉輕無羈之舉，身價是高貴的，口才是流利的，就爲他探求真理的澈底，追尋學識的精微，人們都喜愛他，把他置於眼睛的位分，甚或還高。

諺云：『可佳者，是爲人們標本的人。』

在他教授的時候，有很多關於教育上的發明，不啻堪稱爲一教育家。教誨學生的方法巧妙，成績非常卓著，他的名譽也就高揚起來了。

最使人欽佩他底地方，是對人的謙恭和靄，自己的地位日益尊貴，安陞利底尊名的聲浪，馳名於各地，人們都視爲模範，舉爲比擬；都爭先恐後的以拜見爲快。

他底身分在今世的中間尊宏到極點，但是他絕不自恃其尊，把世界上一切視爲尊貴的事情，都放棄於腦後，——在人前面行，面分尊榮等。

他赴真宰之禁庭（賈司至代後爛）及完成了他底朝覲的功課。於四百八十八年（西曆一〇九五年，中曆宋哲宗紹聖元年）十一月（祖勒該而代）到了敘利亞，請其兄代理校政。他便居住在耶路撒冷附近。

後來赴大馬士革，在艾姆維禮拜堂中的一隅坐靜，因之直到今日仍以安陞利葉而聞名。

安陞利的日常生活，是尚樸實的，所穿的衣服，都是粗布做成的，飲食素尙減食主義，吃的非常的少，他底人格之所以爲人羨仰，這也是一點。

他底偉大的著作「易嘿芽義歐蘆門丁」，就是在這時開如著作的。

並且他曾從事過遊歷的生活，旅行各勝地，憑弔先賢的墳墓，所有的偉大建築的禮拜堂，差不多他都遊歷過，直至到了蓋法勒。

安陞利對於自身的修養，是加緊的鍛鍊慾望，永久一貫的，他爲嗜慾的澎湃，乃以多量的繁重的功課十分的苛刻的施於己身，以臨近真宰的各項善功而磨難個性，終久達世界萬有的高品（古塗布伍柱代），獲得所有一切的普遍的吉慶。而得到真宰的絕大寵愛。

後來又回至報達，在報達城設了講座，所討論的一切，都是「內學」的理論，所發的言詞，都是「內學家」的口吻，「易嘿芽義歐蓋門丁」在這裏脫稿。

耶喝雅之子以媽母木罕默德說：「安陞利是第二個沙斐耳。」

哎思阿代買喝厄說：「沒有接續領會安陞利之學識及其價值的，除非是全智或將臻全智的人們。」

安陞利回至胡拉桑，在厄薩布勒的學校中充教授；但是住了不多的時候，便返回他底故鄉西奈了。

在西奈創設了一個法科——教法——專門學校，收羅了專門討論法學的學生們，而灌輸些精微的學識，造就出了不少的專門人材。又創設了一座道堂，專門談道的處所。

安陞利每日的生活及工作，都有一定的程序，有條不紊，如整部的誦念古蘭經，與學者們談道，教授學生的課程，禮拜，封齋，以及其他的一切善功。直至更了安刺的仁慈，及其喜愛讀養的俊美。

沒有渺視他的品價的，除非是那些嫉妒他的人們。

他在五百零五年（西曆一一一一年，中曆宋徽宗政和元年）五月（者馬都勒阿哩勒）十四日聚禮一歿於西奈。

設若把安陞利的事蹟，作詳細的敘述，一定是十分冗長的，也不是一時所能述完的。不過我把他底畧史介紹給讀者，也可知其概略，而引以自慰的。

安陞利的著作：

哎勒白西土，哎勒我西土，哎勒我至子，哎勒胡倆算，哎勒穆司台素法，哎勒滿胡里，台喝羅尼靛哎地來，捨法易勒愛里來，哎勒哎司馬五勒候司納，哎勒爛都而來勒巴退尼業，米哈至勒阿彼的乃，易哩等義歐盧門丁，……等。

穆民的教訓

穆民的教訓——目錄

卷一

穆民教訓序文

序

李序

自序

安噶里小傳

第一章 「耳林」——知識

一、知識的高貴

二、求知的高貴

三、教人的高貴

四、「阿尼」的主命知識

第二章 婚姻的教訓

穆民的教訓 目錄

穆民的教訓 目錄

二

一、戀愛婚姻

二、應該看守的些女子的景況

三、在結成之後以至於分離共同生活的教訓

四、丈夫對於妻的「漢改」——責任

第三章 交友的教訓

一、結弟兄與結伴侶以及同多樣人的過活

二、確乎爲主而友愛的

三、解明爲主而煩怒的

四、選友的性質條件

五、弟兄與朋友的「漢改」——責任

第一項：關於財帛的「漢改」

第二項：以自身贊助的「漢改」

第三項：舌肉的「漢改」

第四項：當言的「漢改」

第五項：原諒失足及錯誤的「漢改」

第六項：爲弟兄祈禱的「漢改」

第七項：完全及篤誠的「漢改」

第八項：輕恕勉力及強迫的「漢改」

六、從共同生活及相習坐中的結語

七、「穆士林」與骨肉親以及鄰舍的「漢改」

八、「穆士林」的一切「漢改」

九、搭鄰舍的一切「漢改」

十、近親及骨肉的一切「漢改」

十一、父母及兒子的一切「漢改」

第四章 營業及生活的教訓

一、營業及督促於營業的高貴

二、解明公通及在交往中避免行虧

(1) 普遍的傷害

穆民的教訓 目錄

穆民的教訓目錄

四

(2) 交易者的傷害

三、在交易中的行善

四、買賣人對其教門的疼顧

第五章 「孩倆來」及「孩拉目」——當行的及當禁的

一、「孩倆來」之可貴及「孩拉目」之可貶

二、「孩倆來」及其內在的分類

三、「孩倆來」及「孩拉目」的品級

四、「叔布害」替的(有蒙蔽的近乎憎惡的)層級

五、注意的

六、在「孩拉目」及「孩倆來」中的究問

七、改悔者從虧害的財帛中脫出的方法

第六章 吃食教訓

引言

一、吃食必須看守三分

(1) 吃之前的禮體

(2) 吃時的禮體

(3) 吃以後的受喜的

二、聚餐的教訓

三、對於探望的人先之以飯的高貴及禮體

四、許多「買客來」

五、純粹請客及待客——待客之高貴

六、散碎的教訓

七、附錄

第七章 避世及入世

第八章 旅外的教訓

引言

一、旅外者自躍起之始至返回之末的教訓

二、旅外者必須習知的些「旅外的姑容」

穆民的教訓 目錄

第九章 命人行善

引言

- 一、當然的命善禁惡——它的高貴及拋棄了它的貶責
 - 二、用以確切推究罪惡的些條件
 - 三、訂正罪惡的些品級
 - 四、執行命令和禁令者的教訓
 - 五、習慣中常犯的些罪惡
 - 六、街市的些罪惡
 - 七、街道的些罪惡
 - 八、池塘中的些罪惡
 - 九、待客的些罪惡
 - 十、普通的些罪惡
- 第十章 穆聖的教訓
- 一、安刺以古蘭教訓它的「蘇飛業」(純潔的)穆罕默德

- 二、他的美好的性格的一斑
- 三、他的性格及禮體的一斑
- 四、他的言談及笑容
- 五、他的在飲食中的性格
- 六、他的在穿衣中的性格
- 七、他在可能中恕饒
- 八、他對於他所憎惡的涵養
- 九、他的慷慨好施及他的急公好義
- 十、他的驍勇
- 十一、他的謙虛
- 十二、他的和藹的像貌
- 十三、他的感應中(即穆爾祇在)的碎金珠

穆民的教訓目錄



穆民的教訓——茅爾祖穆民

第一章 「耳林」——知識

一 知識的高貴

古蘭中證明它的有許多「阿業台」；尊大的安刺說：「安刺和它的天仙以及履行公道的有知識的人，作証：『一切非主，惟有它——安刺。』」你看！它是怎樣的先以它自己起？第二天仙，第三有知識的人？高貴憑着這話就使你够了。安刺說：「安刺把你們中的信主與人給他們知識的那些人的品級提高」。又說：「你說！他們有知識的那些人和他們無知識的那些人一樣嗎？」又：「只從它的「板代」中的一些有知識的人怕安刺」。『假若他們將它（指事情）歸至欽差和他們中的有知識的人了，一定他們中的割取（買賣來）者知道它』。在遇事裏邊把它（主）的機密歸於他們的割取，在開主的機密裏邊，把他們的品級續給了聖人的品級。

聖諭：安刺的欽差說：「安刺對與他要好的那人，它使他在教門中解得，它把它

的正道醒領給他」。又說：「一些有知識的人是聖人的繼承者」。此事顯然：品級沒有在聖人之上的，高貴沒有在繼承那個品級的高貴之上的。聖人說：「茲後在它裏邊知識不復加的那個日子來於我了，我臨近尊大的安刺，在那個日子的太陽閃耀裏沒有我的吉慶」。聖人解明有知識的人貴過了辦功的人和作証的人裏說：「知識者在辦功者上的高貴，恰如我在我的「蘇哈白」中至低的人上的高貴一樣」。你看！它是怎樣的把知識轉為近於聖人的品級？與怎樣的減低辦功而無知的品級？總然辦功者他知他所常川幹的那個功課也罷。若沒有知識，他不是功課。主的欽差說：「有知識的人在辦功的人上的高貴，恰如「白德雷」（即天方歷每月之十四日）夜晚的月亮貴過了別一些星辰的那樣。

魯各馬奈（穆聖之前的一位大學者）囑咐他的兒子說：「哎我的子呀！你給一些「阿林」相坐着，你憑着你的兩膝給他們相周旋着！安刺它憑着機密的光使心活，就如它憑着天雨使大地活一樣。」

二 求知的高貴

「阿業台」：「設若不是他們中的各夥的一夥出外（求知），為使他們在教門裏醒

悟。……」尊大的主又說：「你們請問有知識的人着！要是你們不知道的時候。」聖人說：「他行他於中求知知識的道路的那個人，安刺叫他行向天園去的道路。」又說：「一定你們在清晨，習學從知識中的一門了，比禮一百拜還好。又說：『求知識在每個「穆士林」上是主命。』」

愛布代雷答依說：「一定習學一個問題。在我比立站一晚夕還喜。」他又說：「知者和求知者在好裏邊是相夥的。別一些無知的人，在他們中沒有好。」沙肥爾說：「求知識比辦附功至高貴。」凡塔哈穆蘇里說：「病人在他停止了食飲醫藥的時候不死嗎？」他們說：「那能啊？」他說：「心亦如此！在牠停止了機密和知識三日的時候，牠便死去！」的確實言！委實心的養料是機密和知識；它兩個使牠活。恰如身體的養料是食物一樣。他丟掉知識的那人，那麼他的心就生病，當然他得死。雖然，沒有醒得它的。因為喜愛現世和以現世受誤使的他的覺官毀壞了。那麼我們在揭開帳障的日子求安刺護佑。因為人類是睡着的，在他們死了的時候，他們就醒過來了。依佈尼買斯歐代說：「他起去，與死使他起去之前，看護知識在你們上當然。沒有一個人是生而知之的。知識只是憑着習學」。

三 教人的高貴

「阿業台」：主說：「在他們歸至他們時，叫他們警戒他們的人民！只願他們預爲防備」。此所要的是教人，引領人。主說：「那時，安刺給他們有經典的那些人們結了堅約：千萬你們對人們解明了它（經典），你們可別隱藏了它」。這就是教給人當然，又說：「的確他們中的一夥人，他們明知着藏匿了真理」。此在藏匿的人上是禁律。就如主在作証裏說：「他藏匿了它（實証）的那人，委實他的心幹了罪」。

「誰能比他把人們向主上呼喚，與他幹廉潔的工作的那個人的言語還美好呢？」

又說：「你把人們用機密和美麗的勸戒向在調養你的安刺的道路上呼喚着！」又說：「人把經典和機密教給他們」。

聖諭：穆聖當差買阿茲到也門去時說：「一定安刺著你引領一個人的這事，在你上比現世界和世界中所有一切還好！」又說：「有知識的人，他隱藏了它（知識），在末日安刺用火籠套套住他」。又說：「委實安刺和它的仙使，它的天民，它的喜愛者，甚至在它的石頭上的螞蟻，再甚至在它的海裏邊的魚兒，一定他們讚美人們的好教授者」。又說：「當阿丹的子孫死了時，他的辦功就斷絕了。只除是三樣事

：施放了的奴，有益於人的「耳林」，或他們爲他祈禱的廉潔的兒子』。又說：『把人們引領至好，恰如他幹的它（好）』又說：『主的慈憫是在我的代替者上。或曰：『你的代替者是誰呢？』他說：『就是他們喜歡我的言行，和他們把它教給安刺的奴僕的那些人。』

「阿撒雷（前賢遺言）：買阿茲說：『你們教授人知識着！教授它是伯主。尋它是功課。課講它是讀主。討論它是出征。把它教給他不知道它的那個人，是施舍。把它施舍給它的應受者，是近主，它是在孤獨的時候的伴侶，在寂寞的時候的朋友。它引領人們在教門上，使人們在表裏的傷上忍耐。安刺就用它提高一夥人。它把他們在好裏邊轉成跟逐他們的人的引導者，首領，正道。把人們引領在好裏，人叙述他們的遺行，使他們的行爲生動。』板代」就憑着它到至在好人的地位，與高尚的品級。在它（知識）裏邊悟解，抵過把齋。講論它抵過了禮拜。人們就憑着它順主，就憑着它事主，就憑着它認主獨一和尊大；就憑着它謹慎，就憑着它連續骨肉，就憑着它認識「應行」當禁」。它是「依馬目」，功課隨從它。吉慶的人醒得它，薄福的人無份它。』。候賽尼說：『假若沒有有知識的人了，定然人們轉像了牲畜。』也就是

他們憑着教授把人類從牲畜的界限中取出到人類的界限。

四 「阿尼」的主命知識（「阿尼」的主命就是在人上當然的主命）

主的欽差說：『求知識在每一個「穆士林」上是主命』。以它得知「認主獨一」，與知道主的本然和它的大用，是自此。以及因它而證明了一些功課，「應行」，「當禁」，和交往中所當禁的，所應行的是自此。因它而得知心的時景：其中受讚美的，如：忍耐、知感、施舍、善性、美過活、樸實、虔誠。受貶的，如：懷恨、嫉妒、欺騙、驕傲、誇誇、惱怒、為仇、厭惡、吝嗇。——是自此。那麼就認識了，可做的是第一項，可遠的是第二項。這是「阿尼」的主命。正如使信仰，功課，交往真實一樣。

第二章 婚姻的教訓

一 愛戀婚姻

主說：『你們聘你們中的孤棲者着！』這是命令。主說：『你們莫要阻止她們嫁聘她們的丈夫。』這是從阻止上的禁令，就是打它上禁止。真主在欽差的性質與

誇讚他們中說：『的確我在你之前差了一些欵差，我在他們上轉了一些妻和一些子。』而後人在承獻一些安寧和顯示白恩以及獎勵它的愛友裏邊提說了那個，憑着在「獨阿依」裏的那樣求乞。主說：『與那一些人，他們說：「哎調養我們的主啊！你把安寧眼目的我們的一些妻和我們的一些子施舍給我們吧！」關於聖諭的：聖人說：「聘娶是我的「遜奈」，他打我的「遜奈」上轉臉的那個人，的實他打我上轉臉了」。』又說：『從你們中他能够「一個能够」的那個人，叫他聘娶着！的確它（聘娶）是關閉眼的，是保護羞體的。他不能夠的那個人，叫他保守「蘇目」（齋功），因為它是在他上的一個節戒。』這個是證明委實於中愛戀的原因是恐怕在眼和羞體裏作惡。節戒是發明的割裂開兩聖丸，直至更掉他的衝動。也就是因為羸弱，用把齋打交媾上的移用。聖人說：『茲後你們喜歡他的教門和他的誠實的人來在你們上啦，你們給他聘娶着。要是你們沒有爲他幹啦，在地面裏邊的是非和大惡就有了。』這個也是因爲恐怕作惡而愛戀的原因。聖人說：『阿丹的子孫的一切工作都斷絕了，只除是三樣：他們爲他求祈的清廉的兒子。……』沒有接續這個的，除非是憑着結婚。

關於賢言的：伊布尼安巴斯說：『辨功課的人的功課不全美，直至他結了婚』

。把它轉成功課，或是全美他的；或是因為性慾的勝沒有能安慰他的心的；只除是憑着婚姻。沒有能全美功課的，只除是憑着心的閉靜。當初他因為他所感覺的那個聚集起了他的一些「吳儂目」（少年之人）來，他說：『要是你們要結婚了，我便聘娶了你們。委實「板代」在他行了好時，「依馬尼」從他的心上就脫掉了』。

關於婚姻的利益：是五樣：生子，破除性慾，治理家室，過多的共同生活，以同她們度日而磨練性情。

二 應該看守的些女子的景況

美滿生活的一些事情，就是在女人裏免不了看守她的那個，因為使結合永久，和他的目的堅重，有八樣：教門，性情，俊美，「買河雷」（即是「可賓」，亦即定禮也）輕，生育，處女，宗派。與她不是最近的近親。

其一：她須是一個有教門的廉潔的，這個就是根。就憑着它便相應遇適兩眼。因為她要是個對於看守她本身和她的羞體裏邊教門的羸弱者啦，她就對她的丈夫不忠實了。他（丈夫）的面容就在人們的中間變黑了。憑着憤恨攪亂了他的心，他的生活就因此不圓滿了。要是他走了羞愧和嘆息的道路呢，那就如常是在「白領」中

(即是非)。要是他走了鬆懈的路道呢，他的身體和他的名譽就被輕視了。人便說他是羞愧少的了。要是她是個憑着損傷他的財帛或其他的門路懷教門的人了，如常生活就成了同他麻亂的生活了。要是他禁言，他沒有否認，那就是在違犯主中相夥。相反主的話：『你們從火獄上看守你們的本身和你們的家眷着。』要是他否認，他爲敵了，平生就不圓滿了。因此主的欽差在催督在有教門的上加意。他說：『你對着她的財帛，她的美麗，她的宗派，以及她的教門聘娶女人。那麼有教門的在你上當然，她是你的孤寒的手。』

其二：好性情的，因爲她，茲後她要是憑着尖舌弄權昧恩的啦，從她上的困難是比利益至多的。在婦人的舌肉上忍耐，是屬於一些大人視它爲災殃的那個。

其三：貌美的。這也是受尋求的。因爲憑着它才成就安分。秉性多半憑著貌醜不能滿足。我們傳述的那個「催督在有教門上」，並不是打看守俊美上禁止的。不然，它乃是打惟獨爲美麗同時她在教門中作惡——的結婚上禁止的。因爲委實單獨的美麗在事情的多半裏邊在婚姻中貪愛。並把教門的事情弄成玩戲。導人於顧盼美麗的意思，就是多半契合與愛情憑着它(美麗)成就。的實教條把看守契合的接引定做

了「受喜」的。因此也把觀察定做了「受喜」的。主說：「茲後安刺使一個婦人遇在你們的一人的本身裏時，叫他觀察她着！因為它是相應在他倆個的中間契合的。」一部分行仔細的人，他們不聘娶他們的貴人，只除是觀察之後。因為防備欺騙。愛爾米定說：「凡蕭蕭是遇在沒有觀察上的，它的終了是憂愁與煩惱！」傳云：在歐默雷的光陰，兩個人結婚啦，他是渲染了髮的，而後掠去了他的染色，於是婦人的家人就向在歐默雷上控告了他。他們說：「我們猜度他是個少年的人來啊！」而後歐默雷以打責痛他，他說：「你欺騙了一夥啊！」欺騙一塊入在美麗和性情裏的，在美麗中憑着觀看更掉欺騙是「受喜」的。在性情裏憑着表說更掉欺騙是「受喜」的。在她的性情和俊美裏不尋別人表說，只除是有眼力的和忠實的，與深明表裏的。他不要偏向她而過獎，亦不要嫉妬她而不及。於中忠實的少，不然，哄騙就勝。要緊的是於中謹慎。

其四：是定銀輕的。的實人曾打在定銀裏倍厚上禁止。一部分「蘇哈白」按棗核大的金子聘娶，有人說，牠的價值是五個銀錢。買西布的儿子賽爾得把他的女娶給愛布胡勒勒是在兩個銀錢上。而他晚間把她送至他，她進了門，而後他就回來了。

復在七日之後來于她，給她道安。聖諭裏有：忙聘她，使她的子宮忙（即生小孩），以及使她的定銀容易是屬於婦人的吉慶。就如從婦人之一面倍厚定銀是「憎惡」一樣。從男人的一面打她的財帛上尋問也是「憎惡」的。不相應希圖財帛着聘娶。在他們他們送禮的時候，不相應他因為使他們免強把比他的至多的相對着去送禮。在他們給他送禮時亦如此。舉意尋求增加是壞的意念。就入在主的說：『你們莫要為求多而施恩』中。也就是因為尋求多的而給人。

其五：婦人須是生育的。要是認明不生育了可打聘娶她上止住。

其六：她須是個處女，聖人對者比雷——他娶了一個寡婦——說：『你拿一個處女來著！你與她玩戲，她與你玩戲。』

其七：須是有宗派的，我要的是有教門和廉潔的人家的人。因為她把她的女和她的子流給我，在她不是受過教訓的時候，她的教訓就不美好。聖人說：『你們因為你們的精液選擇着！忝實血脈是離亂的。』

其八：她須不是最近的近親，因為那個是減少性慾的。這乃是在婦人裏被貪愛的事情。

「當然」的：看守丈夫的事情在主人（即主管其事者）上也當然。叫他對着他的道德觀察。他別把她聘給他的性情壞，或是他的教門羸弱，或是他打履行她的責任上怠慢，或是他在她的宗派裏邊不相等的——那個人。不足幾時，他把他的女聘給行虧的，或是作惡的，或是異端的，或是飲酒的啦，的實他就在他的教門上幹錯了。並且他把從骨肉的責任上割斷的那個，及選擇的歹就呈獻在主的怒惱上了。一個人對候賽尼說：「的實一夥人呼喚（即說媒）我的女了，把她聘給誰呢？」他說：「聘給他害怕主的那個人。要是他喜她了，他曾敬她。要是他怒她了，他不能給他行虧。」

三 在結成之後以至於分離共同生活的教訓

——夫妻的觀察——

關於丈夫的：在他上當看守的——均勻和禮體——是十二樣事情：(1)喜筵。(2)共同的生活。(3)諧和。(4)莊嚴。(5)憤烈。(6)使費。(7)教導。(8)分配。(9)在頑強裏訓教。10 交合。11 生育。12 憑着羞的分離。

(1)喜筵的禮體：它是受喜的。愛奈斯說：『主的欽差在歐夫的兒阿子布都勸曼尼上看見了一塊黃的踪跡，他說：『這是什麼？』他說：『我按着棗核大的金子分量聘了個婦人。』他說：『主的吉慶是在你上，你設個喜筵着！總然是一個羊也罷。』並且主的欽差在蘇非業（她是聖婦）上用棗子和炒麵做的吉筵。給他賀喜也是受喜的。來在新郎上的那個人，他說：『主的吉慶是在你上，吉慶是在你上。美好在你兩個的中間聚。』顯揚婚姻是受喜的。聖人說：『在「孩倆來」與「孩拉目」（當禁）的中間的那個分格就是鼓與音樂。』

(2)同着她們的俊美的性情。他應把從她們上的歹傷担待成慈憫她們的。主說：『你們憑着行好與她們過活着。』它在尊重她們的責任裏邊說：『她們從你們上拿了粗重的堅約。』又說：『以及憑着「米奴比」作夥』。或謂它就是婦人。俊美的性情並不是打她上止住傷，不然，是從她上担待傷。在她吵鬧與她動怒的時候，跟隨主的欽差的確當初他（欽差）的妻把說話歸於他，他從她們上單獨的離開她們了一日至晚夕。

(3)在担待傷上加增諧和，喜笑和玩耍。也就是使婦人的心美快的那個。的實當

初主的欽差，他曾同着她們玩笑；他在一些工作和性情裏邊下在她們的智慧的品級上。阿依舍看見一女子在「賈斯至代」裏玩耍，她要求他（指聖人）長站一回，他給她說：「使的你够啦！」（意思是准許她看。）聖人說：「你們的行好是你們對他的家人的行好；我是你們對我的家人的行好。」歐默雷說：「在男子相應同着他的家眷像如玩童。」。聖人對者比雷說：「你聘娶個處女來着！你同她玩戲，她同你玩戲」一個鄉間婦人表說她的丈夫，的實他死啦，她說：「指安刺發誓，的確，在他入的時候他笑，在他出的時候，他禁言。我兩個吃他所得着的那個，不打丟拋的那個上追求。」

(4) 在諧合，性情溫柔，及以跟隨她的嗜慾相符合裏邊不要浪漫了；直至於壞她的性情的限界，近她的跟前完全削掉了他的威嚴。不然，他於中要看守均勻。在他看見了曖昧的時候，他不要丟拋了莊嚴與把握。他在一些曖昧上斷然別開了幫助的門。不足幾時他看見了相反教規與道德啦，他使威與他震怒。天地的立是憑着公道，所以凡是它越過了它的界限的那個，是顛倒在它的反面上的。是故在不同和相合裏邊相宜行中庸的道路，在那一總裏邊跟隨真理；以便從她們的傷上得安寧。因為

在她們上佔勝的是歹性情。從她們中沒有使那個均勻的，只除是憑着莊嚴且撥入痛愛的一樣。用試驗先觀察她的性情在他上當然。而後他憑着齊理她的那個與她交往，就如她的時景所要求他的那樣。

(5) 在憤烈裏邊須均勻。也就是打他害怕她的傷害的那些事情的起初裏邊不要昏憤。在歹猜疑和過錯以及訪查內面的事情裏邊不要加意。的確主的欽差。禁止跟尋婦人的醜聞。——一傳是婦人的意外之事。——在主的欽差從他的出外上來到的那其間，在進默地那之前他說：「你們莫要夜間行至婦人。」而後兩個人爭先反拗了他；而後每一個在他的家中看見了他所憎惡的那個。聖諭中有：他憤烈是那樣的憤烈的那個人，安刺怒惱他。此就是男人對他的家眷無有可疑着憤烈。因為委實那個就是我們打它上禁止的那個歹猜疑。至於在她的分內憤烈呢，是從她上所免不了的，此是受讚美的。那是在有可疑裏邊的。的實當初主的欽差在站在「賈斯至代」裏給了婦人口喚了。何況是在兩「爾代」（兩會禮）裏邊呢？關於出去到「賈斯至代」，在守分的婦人上憑着她的丈夫的情願是受喜的。雖然，在家裏是最平安的啊！相應她不去，除非是因為要緊的事。因為爲了觀玩與不要緊的那些事情出去，是在道德裏邊

的受誹謗的。多有致於至幹歹的。茲後她出去啦，相應打男人上閉住她的眼。我們並不是說：男人的面容在她的分中是羞體，像如婦人的面容在他的分中一樣；不然，在男人的分中她是像了沒有胡鬚的兒童的面容。觀者在害怕災禍的時候是受禁止的而已。如果沒有災禍啦，就不。因為男人如常是在過廠着面容的光陰上，婦人出去是戴面幕的啊！假若男人的面容在婦人的分中是羞體的時候，一定人就憑着戴面幕命令他們了。或是止住他們出去，除非是因為不得已。

(6) 在使費裏須均勻。不相應在她們上對於使費艱窘，也不相應浪費。不然，是合乎中道。主說：『你們吃，你們飲，你們莫要浪費。』伊布尼賽勒奈說：『在男人上受喜的是：他爲他的家眷在聚合一切甜的品物裏工做。』相應他命令她施舍餘下的食物。這是好品級的最些微的。婦人可以憑着時景的法則無有丈夫的口喚着做那個。他不相應對於他的家眷憑着美好的吃食留印像。也不宜不給她們吃。因為那個是屬於擾亂心胸的。他別憑着行好打過活上遠。他不相應近她們的跟前表說他不要把牠（食物）給她們吃的那樣食物。在吃的時候，叫家眷她們的一總坐在他的筵席上。他在費用裏，看守在他上當然的那些個至要緊的。他從「孩倆來」上給她吃。不要

爲她而入在一個歹的所在。因爲那是在她上的錯誤，不是她能看守的。

(7) 丈夫應從月經的知識及其法則上教導，以防備它是那樣當然的防備的那個。他把拜功的「候昆」教給他的妻，叫她從主上害怕她在教門的事情裏的懈怠。要是男人履行教導她啦，她就不因爲求問「阿林」們而出去了。要是男人的知識短少啦，但他可在求問裏替代她，而後把「穆夫締」（掌「候昆」者）的答付告訴給她；於是她就未必出去了。要不是這樣，那麼她因爲求問應受出去；並且在她是當然。男人阻止她是幹罪。

(8) 如果他有許多婦人啦，相應在她們的中間公道。不可偏向至她們的一部分。要是他出外，他尋一個侶伴啦，他在她們的中間抓鬧。要是他憑着她的一晚夕虧了一個婦人啦，他在她上還補。因爲委實還補在他上是當然的。在他上的公道只是在給東西和過宿裏邊。至於在喜愛與交合裏邊呢，那個不入在選擇之下。當初主的欵差，在他的病中，在每一日，和每一夜晚裏，抬着他遊宮；而後他近在她們中的每一個的跟前過宿。不足幾時，一個婦人把她的夜晚施舍給她的同人啦，「漢改」就定在她上。

(9) 在玩強裏訓教。當爲仇讎在他們兩個中間時，他別不合解他們兩個的事情。如果(事之發生)一總是從他們兩個的一面，或是從男人的一面啦，妻在她的丈夫上不可強管，在她的合解上也不可放定。那麼免不了兩個斷者：其一是屬於他的家人，別一個是屬於她的家人。以便在他兩個的中間觀察，他倆合解他倆的事『要是人要合解了，安刺在他們兩個的中間結合。』至於茲後玩強是純屬於婦人上啦，男人在婦人上是管理者。那麼他應當訓教她，降管着把她致於順服。但相應在訓教她裏邊蕭停。它就是首先勸導，次是使她預防，次是使她害怕。要是她不受勸啦，使他的脊背在臥處背向她，或是從她上單置一舖，離開她；他在房屋中同着她，一晚夕至三晚夕。要是她還不受勸啦，於中只有用不凶惡的擊打來打她。可不要打她的面容，那是受禁止的。

(10) 交合的教訓：先說話與款洽是受喜的，矇住他的頭，摀閉住他的形體。而後在他了理他的慾性的時候(是指交合的終了)，他須對他的家眷姑容，直至她也了理了她的慾性。在月經期裏不要拿她來，直至她淨了。他可以憑着有月信的人的身體的一總享樂。在非來處裏邊(即是非陰戶)不要與她來，因爲有月信的人交合是「孩

拉目」。因爲在非來處裏邊永遠有傷。它是比來至有月經的人還厲害。主說：「你們來於你們栽種處着！任你們的所欲。」（非栽種之處即非來處也），就是在你們所欲的任何時候裏。他可以用她的手尋洩精，可以憑着她之所欲在短袴之下享樂，除了交合。他可以和有月經的人同食，在臥處和別處與她同處。屬於禮體的有：不可做「阿茲雷」（即是交合臨終洩精于羞體以外）。安刺沒有定度子女有便罷，但定度，他是有的。要是做「阿茲雷」啦，從一些「阿林」中有主張「可以」的人，有謂憑着她的情願是「孩倆來」的。無有她的情願是「孩拉目」，好不教有傷于她。第一個真正。在兩個蘇黑孩裏打着比雷上傳云「我們會在主的欽差的降古蘭的光陰做「阿茲雷」來」；——在別一句話是：「我們會做「阿茲雷」，而後那個傳到了主的聖人上，他沒禁止我們。」也有做「阿茲雷」是爲催促于尋婦人的美麗的人存及她的豐肥的。以及爲快樂長遠的，也有爲害怕難產的危險尋她的活着久存的。或是憑着多生育的原因而害怕多傷的。從需要上（即日常之事）預防鑽營的苦痛的。入在一個歹入處的。要是傷少啦，是在教門上受嚴定的。

(11) 生育的教訓有五樣，第一，他不可多喜歡男的與多憂愁女的。因爲他並不知

道好是在他們兩個的那一個上。往往有兒子的人，他望他沒有的。或是望他有女的。不然，回賜在她們裏邊是多的啊！愛奈斯說：主的欽差會說過：『他有兩個女或兩個姊妹的那個人，她兩個相同他的那個，他向她兩個行好；我與他在天園中就如兩個手指。』第二，在生他的時候把一個「愛贊尼」（班克）吹在小孩的耳中。第三，給他起個美的名字，在他上有憎惡的名字的那個人，給他抵換了是受喜的。第四，做「阿隔蓋」（即齊理小兒之胎毛之日也），男孩子是用兩個羊，女孩子是用一個羊。並以他的胎毛之重的金或銀施舍。第五「用棗子或是甜品給他開口。人傳說那是聖人幹過的。

(12) 休妻：它是一些「穆巴哈」（即可辦之專）的向主上的最受怒惱的。只有於中沒有謊謬的傷的時候是「穆巴哈」。不足幾時他休了她啦，就是傷她。傷別人不是「穆巴哈」，只除是憑着從她的一面的罪過，或是從他的一面的不得已。主說：『要是她們願你們了，你們在她們上不必尋求路道。』也就是你們不要為離散而設法。要是他的父親憎惡她啦，——不是為的壞目的——以之休她無方。不足幾時，她傷她的丈夫，與傷他的家眷啦，那麼她是罪過。在她是歹性情或是壞教門的時候亦是

如此的。要是傷是從丈夫的一面啦，她可以憑着施舍財帛贖身。在男子上記事是受憎惡的；他從她上拿回他所給的那個的至多的來。因為的確那是剝削她，在她上強迫担負，並且是在休妻上做營業。主說：『在她用以贖買的那個裏，在那兩個上無傷。』而後擋回她所拿的他的。次過它的那個是合乎贖買的。要是她無有一樣傷着要求休啦，便是幹罪。然後，叫丈夫在休裏邊看守四樣事情：第一，他須在沒有與她交合的那個淨期裏休她。因為在月經或是交合過的淨期裏邊休是「比達阿孩拉目」（即受禁止的異端，）總然交合是因為於中在她上有長的期限也罷。要是他幹了那個啦。叫他歸回她來，直至她淨了；再來了月經，再淨了，他願意時他休了她；他願意時，他留下她。第二，應拘在一休上，因為它有益於目的。要是她在「爾代台」（被休後的守期）裏邊懊悔啦，歸回有益於她。茲後，他三休啦，往往又懊悔了，而又必須把她聘給另一丈夫，直至忍耐一個時期。約會下另一丈夫是受禁止的。第三，因為不守分與輕狂在休她，他應在原由裏邊痛願接着施恩的路道送些禮，以使她的心好過，並彌補她從離散的傷悲上痛苦的那個。主說：『你們給她們享用着！』阿里的兒子候春尼因為休從他的妻中的兩個婦人，面向了他的一部分「蘇哈白」，他說：

穆民的教訓

「你給她兩個說：『你們守「爾代台」着！』命令他給每一個十千個銀錢。第四，在休裏邊以及近娶的時候不要喧布她的秘密。的實人傳來：在喧布婦人的秘密裏有大的警戒。

(四) 丈夫對於妻的「漢改」

順服丈夫在妻上當然，在但凡他從她上所需要的那一切裏；——屬於在它裏邊並沒有違犯主的那個。的實在她尊重丈夫的「漢改」裏傳來了多的聖諭：聖人說：『不論那一個婦人，她死啦，她的丈夫是喜愛她的，她進天園。』又說：『茲後婦人，她禮她的五番拜，把她的一月齋，看守她的羞體，順服她的丈夫的時候，調養她的主叫她進天園。』伊布尼安巴斯說：『從海斯爾買中的一個婦人來至了主的欽差。她說：「委實我是一個霜婦，我想聘個丈夫，在丈夫上的「漢改」是什麼啊？」聖人說：「委實丈夫在妻上的「漢改」是在他要她的時候，而她在駝背上着，她也得打她的自身上滿足了他。她別阻止他。」屬於他的「漢改」的是：從他的房屋中不要給人一物，除非憑着他的口喚。要是她做了那個啦，傷是在她上，酬價是在他上。她不要封副功的齋，除非憑着他的口喚。要是她做了那個啦，她飢，她渴，主從她上不

承領。要是她從她的房屋中沒有他的口喚着他出去啦。一切天仙詛咒她；直至她回至了她的房屋或是做了「討白」。丈夫在妻上的「漢改」非常的多，它的最要緊的有兩事：其一是看守和撫養；另一是從需要之外拋了苦求，並打他的營謀上守分，在牠是「孩拉目」的時候。在父母上把行孝的過活教給她。以及同丈夫過活的禮體。就如人傳云：一個名曰哈勒者凡贊勒的女子，在出聘時候，他給他的女說：『委實你從於中有品級的那個生活裏出去啦，你轉成了你不認識他的人的舖陳，臨近了你，你不熟連他的人。你在他是地，她在你上是天。你在他是床褥，他在你上是柱子。你在他是女僕，他在你上男僕。你莫要厭煩他，要如此時，他便惱你。你不要遠他，要如此時，他便忘了你。要是他接近你時，那麼你就接近他；要是他遠你時，那麼你就遠了他。你看守他的鼻子，他的耳，和他的眼睛。使他從你上聞不着別的，只除是香。聽不着別的，只除是好。看着別的，只除是美』。在婦人的禮體中無有冗長的總活就是：她常在她的房子的深內坐，常守她的紡織。不要使她的意念及她的願盼多。和她的鄰居少說話。不要進在他們上，只除是在需要求進的時候。看守她的丈夫，在他不在或在裏邊。在她的一切事情裏尋求他的喜悅。她在

她的本身和他的財帛裏不要瞞昧他。別從她的房子中出去，除非是憑着他的口喚。要是她憑着他的口喚出去啦，她在舊衣服的狀態中賸行；尋求空廠的地方；別走街市大路。是恐怕：人聽見了她的希奇的聲音，或是因着注目她而認住了她。在她的需求裏邊不要向在她的丈夫的朋友上欺洽。並且當對於他以為認的她，或她以為認的他的那樣人否認。她的志向是條理她的事情，治理她的房舍，履行她的拜功和她的「蘇目」。茲後她的丈夫的朋友在門上尋口喚啦，她的丈夫是沒有現在的，她別尋思，不要回他話：因為在她自身和她的丈上審勉。她應從她的丈夫上以主所慈憫的那個滿意。使他的「漢改」先於她本身的「漢改」，以及她的別一些近親。在他的本身中潔淨。在她的一切時景裏邊預備他憑着她享樂，在他要的時候。痛愛她的一些子女。在他們上看守機密。對於罵一些子女和考察一些妻上拘禁住舌肉。此事是屬於她的禮禮：在丈夫上別以她的美麗鬪崇，別因為他的醜陋而憎惡她的丈夫。如常合解，在她的丈夫的不在裏守分。在她的丈夫現在裏邊，歸于遊戲與和悅。以及取意味的一些「賽白布」。婚姻的責任，在她的丈夫死了的時候，在她上當然的是：在他上守素（即素服）不可比四個月零廿日還多。在這個限期裏邊離了用香品和裝飾。聖人

說：『在飯安刺與末日的婦人上此事不是孩倆來；』在死人上守素多過三日，除非是在丈夫上是四個月零十日。』她常常守結婚的居處，以至「爾代台」（守期）的臨尾。她不能歸回她的娘門。不要出去，除非是因爲困難。她在家裏履行定在她的一切操作，就如當初一些「蘇哈白」的婦人所做的那樣。

第三章 交友的教訓

一 結弟兄與結伴侶以及同着多樣人的過活

——交友與結弟兄之貴

你須知道：委實交友是好性根的結果。離散是歹性根的結果。好性根就是搜求互愛，互相友愛與互相贊同。歹性根的結果便是互相怒惱，互相嫉妬，以及互相壓治。好性根，它的一些貴在教門裏邊是沒有隱瞞的。它就是以之誇讚它的聖人的那個，主說：『委實你，一定是在大性根上啊！』聖人曾說：『人們的進天園的，最多的，就是他害怕主與好性根的。』又說：『主差我就爲完全美好的性根。』此事無有隱晦：美好性根的果子，便是交友與斷絕了孤單。在誇讚人交友裏邊有多的「阿業台」

，聖諭，與賢言。何況這樣做就是怕主，是教門，是喜主呢？真主在把它的大恩慈顯給一些穆民的時候，說：『你們憑着它的恩慈轉成了弟兄。』就是結爲友。貶責離散的，與禁止它的：主說：『你們一總抓住主的繩索着，你們切莫分散。』聖人說：『委實你們的最近我的坐處的，就是你們的美性根的。是一些互相看守和氣的人，他們與人結交，人與他們結交。』又說：『安刺要他好的那個人，它把一個清廉的好友慈賜給他。要是他忘了，他提說給他。要是他記得了，他助力他。』又說：『沒有兩個人爲主互愛便罷但有，他們兩個近主前的喜愛的甚就等於喜它（主）的朋友。』又說：『委實安刺它會說：確實我的喜愛者就是他們爲我而互相探望的那些人。確實我的喜愛者就是他們爲我而互相親愛的那些人。確實我的喜愛者就是他們爲我而互相幫助的那些人。』又說：『委實你們向在主上最愛喜的就是他們結交人與人結交他們的那些人。你們向在主上最受怒惱的就是他們以陵使在弟兄的中間離散的一些陋賤的人。』賢言中：『凡蘇里說：『哎呀！你願意住天園並在它的宅院中同着一些聖人，忠實者，證者，以及一些清廉者與主爲鄰嗎？憑着你幹它的那一樣工作呢？憑着你挑它的那一樣嗜欲呢？憑着你咽它的那一樣怒呢？憑着你接續他的那一個骨肉呢？』

憑着你對於你的弟兄所饒過的那一樣錯過呢？憑着你爲主而遠了它的那一樣臨近呢？憑着你爲主而臨近他的那一樣遠呢？又說：『一個人喜歡着慈誨着觀看他的弟兄的面容，便是功課。』

一一 確乎爲主而友愛的

也就是爲人而喜愛，並非是他對於他的肉體的喜愛；乃是對着後世的分利而喜愛他。就如他喜愛他的教師的那個人，因爲他以他而接續到知識的成功，及美的工作。他的目的是在後世裏邊得脫離的知識和工作。這就是屬於爲主而喜的人的。他喜愛他的學生的也是如此。因爲他從他上咀嚼了學問，他憑着他的介紹而得着了「台安林」（教授）的品級。他便是爲主所喜的。並且他用他的財帛爲主施捨的那個人，也聚起一些客來，他因爲接近主給他們預備了滋味稀罕的食物；那麼他因爲他在廚房中作造的美而喜愛廚夫；他便是屬於一些爲主喜的人。他喜愛他請他管理使施捨接續於應受者的人是如此的。的實他是爲主而喜他。或是喜歡以他的自身事奉他的那個人；他給他洗衣服，他灑掃他的房子，他爲他泡製食物；因此好使他有工夫求學，或工作。他所以在這些工作裏求他事奉的目的是在有工夫辦理功課，那麼他

便是爲主所喜的。或是喜愛把他的財帛使費給他的人，他以他的衣服他的食物他的住處來周濟他聚備了他在他的「屯牙」(即今世)中需要牠的那個目的。他從那一切裏的目的就是有工夫求知識與幹近主的工作。他便是屬於爲主所喜的。

的實一夥前人，一够多財的人承負了他們的用度。周濟人與使人周濟人一總是屬於爲主所喜的。類此的：聘娶清廉的婦人是爲的以她而打魔鬼的攪擾上護佑。并以她護佑他的教門；或是爲的給他生個清廉的兒子。或是喜愛他的妻。是因爲她是接續這些教門的目的的器皿。他是爲主所喜的。茲後他在他的心裏，叫喜主與喜世界相聚啦，就如那樣人：他喜歡把教門教給他的人，并喜歡把「屯牙」的一些要緊的一些要緊的使他足用的人——憑着財帛的周濟。他是屬於爲主所喜的。此事并非喜主的條件：絕定不喜現世的一點份利。因爲主以之命令聖人的那段禱詞，其中是聚了今世與後世的啊：『哎主啊！你把在今世裏邊的好給我着！把在後世裏邊的好給我着！』賢人的禱詞中是：『哎主啊！委實我求乞你的吉慶——我憑着它得着在今後世中你的貴品級。』茲後助力爲主而喜的就是朋友，相助者，以及以身體，財帛，舌肉耗費者。人們於中的不同便是了理着他們在喜主裏邊的不同。它就是以人

的份利而試驗對待的喜。也有對於自己不存點份利的，除非是他所喜的份利。也有喜者拋去一部分的份利，而留下一部分份利的。像如：他把他的財帛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施捨給他的喜愛者的，所以財帛的數量便是愛情的稱盤，因為沒有能識被喜愛者的品級的，除非是受喜者所受的待遇的程度。喜愛滄了他的心的一切的人，在他上除了他之外不更存一個愛人。所以他對於他的本身也就不留一物。像如愛布白克雷蘇底蓋，他把她是戀定他的兩眼那個愛女（即阿依舍太太）交付了出來，並施捨了他的財帛的一總。所以從此便形成了此事：凡是他喜「阿林」或事主的人，或喜愛貪「耳林」的，或貪辦功的，或是貪行好的——這個人，他的喜愛只是在主裏邊，只是爲主。他於中以他的喜愛的程度而應受酬價，恩賜。

三 解明爲主而煩惱的

你須知道：凡是他爲主而喜的那個人，免不了他爲主而怒。那麼你因爲他的順主與近主之前受喜而喜愛人着。要是他是違犯主的啦！那麼免不了你也須煩惱他。因爲他是違犯主的，他是近主之前受怒惱的。他對於一個「賽白布」而喜的人，難免要對於它的反面而怒惱。怒惱的最顯然的，就是打與他交言與他談話上止住舌肉；

打他上轉面並遠避；少看顧他；或是以輕視與粗暴之言。那須是度量着幹歹及其發生罪惡的程度。至於他行了他知道他能在它上懊悔的那個失足的路道的，他並不是常如此的，那麼最相應的是於中撫掩，隱蔽。

四 選友的性質條件

你須知道：並非凡是人就相應為朋友，聖人說：『為人就是在他的朋友的教門上的，那麼叫你們的一個人觀察相結為友的那個人着！』免不了在他的朋友裏為貪愛他的「養白布」來分明一些事情與一些性質。總之，須是有智慧的好性情的；不是幹歹的，不是貪今世的。至于智慧，它就是資本，它就是根基。在愚傻的朋友裏邊沒有好，他們兩個的結果是歸于孤單與斷絕。縱使長遠也罷。曾有人說：斷絕愚傻者便是接續安刺。至於好性情是從地上免不了的。因為他勝於怒惱，嗜慾，慳吝，胆怯，以及順服他的嗜慾的那種人，在和他交友中沒有個好啊！至於幹歹的人常定在他的作惡上的，在和他交友裏邊沒有利益。並且使他在「奈福斯」上易於發現罪惡的事情，心的打它（罪惡）上逃避就壞了。一定他不怕主的人，你別安於他的傷害。別信實他的忠實。不然他憑着互相轉臉的變更而變更。主說：『你們莫要順服我使他的

心打記念我上昏憒與他順從他的嗜慾的那個人。」又說；「你們對他打記念我上轉臉的那個人轉臉着！他不要別的，只除是今世的活。」又說；「你跟遂他皈依在我上的那個人的路道着。」可以悟解出：打幹歹的人上的禁止。阿來改買囑咐他的兒子說：「哎我的小子呀！關於夥同人的一个需要呈獻在你上時，你夥同那個着；在你事奉他時，他看護你；在友誼他時，他修飾你；在你有了困難時，他助力你。你夥同那個人着，在你憑着好事伸出你的手時，他伸出了鞭；在他從你看見了好時他數它；在他看見了歹時，他堵塞它。你夥同那個人着；在你求乞他時，他給你；在你禁言時，他啟發你；在一種事情落在你上時，他周濟你。你夥同那個人着；在你說話時，他使你的話信實；在你想做一事時，他命令你；在你倆相爭競時，他退讓 you。」阿里說：「你的『漢改』的兄弟，就是他相同你的那個人。是他傷損了他自己而益濟你的那個人。是在光陰猶豫了的時候，他指破你的那個人。是他於中爲聚給於你，而散離他的包有的人。」愛布蘇來曼奈代拉尼說：「沒有可做朋友的，只除是兩樣人之一。一樣人是你同他在你的今世的事情裏結伴侶的，一樣人是你同着他增益的，並且是用以在你的後世的事情裏取利益的。務忙這兩樣之外的是大的恐懼

啊！」至於貪愛現世的人給他結友是殺人的毒。因為秉性是在摹仿與隨從上成自然的，並且秉性能從秉性上偷打它的主人知不道的那個地位。所以共貪愛今世的人爲伍便引動了貪愛。共不貪的人爲伍，你便能不貪今世了。因此人把共追求今世的人爲朋友做了「憎惡」的。你可以尋求同一些「阿林」與一些有機密的人爲友。魯格馬奈給他的兒子說：「哎我的小子呀！你同一些「阿林」起坐着！你以你的兩膝蓋給他們周旋着。」委實一些心確乎是憑着機密而活着的，就如死地面憑着降雨而生活一樣。

五 結弟兄與朋友的「漢改」

你須知道：你的弟兄在你上有些「漢改」：在財帛裏邊的，在以自身助力裏邊的，在肉，舌與心裏邊的、在怒饒裏邊的，在祈禱裏邊的，在完全與篤實裏邊的，在輕怨裏邊的，在拋了勉力，與督促裏邊的。把那個做成了八項。

第一項 關於財帛的「漢改」

傳云：兩個人爲弟兄的比樣，就如兩隻手的比樣，其兩隻的一隻洗別一隻。因爲牠兩個是在一個目的上互助的。兩個弟兄也是如此。全美他兩個的結弟兄，

只是在一個目的裏互相贊助。他兩個從一方面像是一個人。這個需要在好歹裏邊，以及在將來與現今的相夥裏邊相分責。捨去了互分彼此。以財帛同着弟兄相周濟，是在三品級上：其最低的是：你把牠（友人）下在了你的侍者的位分上。你從你的財帛的富餘的上履行他的需要在你豫料他有了需要時，近你的跟前對於你的需要却是有富餘的，你當先給他，你別等着他來求乞。因為你等待他來求乞，便是在弟兄的「漢改」中怠慢極了。第二，你把牠下在你自己的位分。你承認他在你的財帛中共你相夥。他的位分便是你的位分。甚至你把財帛施給他一半。第三，是最高的。你在你自己上選擇他，使他的需要先于你的需要。這是「蘇底隔奈（忠實者）」的品級。是為主互愛的品級之極。這個極品也抬高「奈福斯。」要是你沒有使你的本身同着你的弟兄遇在這些品級的一品級裏邊啦，你要知道：弟兄的結成，並非是內心之外的。在你們兩個中間的流行只是風俗的撮合，對它並遇不在智慧的與教門的裏邊。買哈拉尼的兒子買穆尼會說：「他以舍棄分毫富餘的而喜愛弟兄的那人，那麼叫他給一些坎坑的人為弟兄着。」關於頭一個品級在有教門的人的跟前也不是所情願的。傳云：阿台白五個買他來在當初會與他結弟兄一個人之處。他說：「我從你

的財帛上乞求四千個。」而後他說：「你拿二千個吧！」於是他打他上轉去。並說：「你在主上揀選了今世了啊！你在主裏給弟兄爭競着你討生活。你說這個！」至於最高的品，也就是安刺把它表說給一些穆民的那個。它說：「他們在他的中間商議他們的事情，他們從我慈憫給他們的那個中使費」。也就是他們在一些財帛裏邊相攙合，他們的一部分不打一部分上分開他的行李。從他們中有那樣人，他不給他說：「我高！」的那個人交友。因為他把高績給了他自己。候養尼的兒子宰奈阿比底奈阿里，他對一人說：「你們的一個人，他把他的手入在他的弟兄的袍子裏或他的皮袋裏，而後他無有他的口喚着從他上拿他所欲的那個嗎？」他說：「沒有！」他說：「你們不是一些弟兄啊！」伊布尼歐默雷說：「我把一個羊頭給主的欽差的蘇哈白」中之一人送禮，而後他說：「我的某一個弟兄是比我至需要牠的啊！」於是把牠又送給了他。而後那個人又把牠送給了別一個人。於是如常把牠一個人送給別一個人，直至在輪流了牠七遭之後又歸到了頭一個人。愛布蘇來曼代拉尼說：「假若現世界牠的一總都是我的啦，我便把牠轉在我的一些弟兄的一個的口裏邊，因為牠在他上的少。」當在一些弟兄上獲量是比在一些貧人散，蘇代蓋至貴的那期間，

阿里說：『一定我把牠爲主喜給於我的弟兄的二十個銀錢，近我的跟前是比在一些貧人上捨散一百個銀錢還受喜。』在弟兄中幽靜的人，他在一些弟兄的房子中蕭洒。就如前人多的是在它上的那樣。的實主說：『或是你們的一些朋友。』又說：『或是你們掌管他的鎖鑰的那個。』因爲弟兄是向在他的弟兄上隔蔽他的房子的鎖鑰的。他把運籌交付給了他，就如他所欲的那樣。當初打吃上怕傷，憑着行仔細的『候昆』，直至安刺降了這段『阿業古』，給了他們口喚：可以在晏一些弟兄一些朋友裏邊寬展着吃。

第二項 以自身贊助的「漢改」

那乃是在應負一些需求裏，他在求乞之先便履行它（助友）。並使它先於一些特別的需求。這個對於它也有許多品級：其最低的是在求乞並可能的時候履行需求。但是得同着，和譏，笑容，顯出喜悅，以及承情。他們的一部分人說：在你求你的弟兄應負需求啦，而他沒有了理了它（需求），你可第二次提給他。只怕的他，是忘了。要是他又沒有了理了它啦，你在他上唸『台可比勒』，你唸這段『阿業古』：『安刺復活起死了的他們來。』在一些前人中有那樣人：他的弟兄的家眷及其兒子在他（

弟兄)死了之後，困難了四十年，他履行他們的請求。每一日他向他們周旋，他從他的財帛中幫助他們。他們到成了不比他們的父困難的了，只除是他的本。並且他們從他們門中看見了他們從他們的父親中所沒看見的那樣生活。當初他們的一人，向他的弟兄的房子中遊轉，他履行了他的請求，而他尚不認的他的弟兄呢。就憑着這個始顯出了痛愛與結弟兄。茲後痛愛不結果子，直至他痛愛他的弟兄就如他痛愛他自己。否則，於中便沒有個好。買哈拉尼的兒子買穆尼說：『他沒憑着他的『蘇代蓋』(施舍)取利益的那個人，它的仇敵傷不了你。』總之：應當你對你的弟兄的需求就像了你的需求或是比你的需求還要緊。你打他的需求上無有昏憤着攷究一些需要的時候，就如你打你自身的需求上不昏憤的那樣。你使他無須乎求助。你真要履行它的原因而把你的自身看做是『漢改』。並且你當因為他的承領，你在他的『漢改』中的慇懃，以及你履行他的事情——而感恩。阿托依說：『你們在三事之後要攷究你們的弟兄：在他們是病着的時候，你們探望他們。在他們互相受務的時候，你們相助他們。在他們忘了的時刻，你們提醒給他們。』的實主說：『一些恩慈是在他們中間的。』就是指點的痛愛，與尊敬。此事是屬於痛愛的：他別一個人憑着

吃食取滋味。或是無有他着別來在歡樂之處。並且他嘗對他的弟兄因他的分離而悲凄，因他的孤單而寂寞。

第三項 舌肉的「漢改」

那個有時是憑着禁言，有時是憑着說話。關於禁言，就是在他現在或不在裏邊，自提說他的短處上禁言，並且打他上假裝不知。在他與他談話裏打堵擋他上禁言。他別給他爭競。別描劃他。他打訪查追問他的一些時景上禁言。他在路道中或需求中看見他時，莫要從他的來去之處以道破他的目的而揭穿他。也不要追問。往道破對於他吃重，或是他反需得於中說謊。叫他打他告訴他的那個秘密上——他絕不把它告訴給別人的，並不告訴他的特別的朋友的，——禁言。從他上不要揭穿一些，總然是在斷絕和孤零之後也罷。因為那是不仁的性情；污穢的內心。打誹謗他的最喜愛的，他的家眷，他的兒子上禁言。打學說別人對此的誹謗上禁言，因為他罵你的那個人便是他送到的那個人。不宜他隱藏了從誇讚他所聽見的那個。因為用以開始喜歡的就是從送到誇讚中成就的。而後方是屬於說的人。隱藏那個是屬於嫉妬。總之，他須打他憎惡它的——綜合的與斷分的——言語上禁言。除非是

在命善止惡裏邊說話在他上當然的時候。他在禁止中得不着姑容，因為那不能理解他的憎惡。因為在真理那便是給他行好，總然他在表面上猜度他是幹歹也罷。至於提說他的歹，他的短處，以及他的家眷的歹，是屬於背談的。在但凡「穆士林」的奸中那是「孩拉目」。打他上禁止你的有兩事：其一，是你可觀察你自身的時景，要是你於中得着了可貶責的一事啦，你把你從你的弟兄上所看見的那個在你上做鑿鏡。假定在那一個行為裏他的不能降管他的「奈福斯」，就如你的無能於它磨鍊你的那個一樣。你不要以一樣可貶責的行為把他數為重大，任何一個人是受教養的啊！第二樣事：你要知道，假若你要想從凡是短處上清淨的時候，你就得從人的一總上離開，你便總得不着一個相同你的人啦！人類中沒有一人便罷，但有，他便須有奸行為與歹行為。茲後奸行為勝過了歹行為啦，它便是極點與儘處了。仁慈的穆民乃是他的弟兄的好行為永遠在他的心中的。以便在他的心中催起了莊重，喜愛，與尊敬。至於不仁的「穆拿飛蓋」（即是兩面臉的人）呢，他是永遠窺伺歹行為與短處的啊。

伊布尼穆巴雷克說：「穆民他是尋求故的，「穆拿飛蓋」是尋求失足的。」凡租里說：「君子就是打一些弟兄的失足上饒怒的）因此聖人說：「你們從那樣歹鄰居上求

主護佑着：在他看見了好的時候，他遮掩它；在他看見了歹的時候，他顯揚它。」就如：你的舌肉打他的歹行爲上禁言在你上當然，你的心禁言在你上也當然。那就是憑着拋棄了歹猜忌。歹猜忌便是心的背談，它也是打他上受禁止的。它的範圍：就是不要把他的行爲担在歹的理上，也許有把它担在好的理上的可能。至於憑着堅韌與親見無疑的那個，那麼可把他担在錯誤與忘記上，在他可能的時候。歹猜忌，它把人門引喚至了醜惡與查訪。的實聖人說：『你們莫要互相查訪，你們莫要互相醜惡，你們莫要互相斷絕，你們莫要互相背叛！你們從一些弟兄的一面是主的「板代」。醜惡是在照見一些消息中，查訪是憑着根本的檢察。所以打它（即錯過）上遮掩短處，裝無知，裝昏憤，是有教門的人的行徑。你須知道：他沒有把他自己所喜的那個來喜他的弟兄至幾時，爲人的「依馬尼」便不全美。結弟兄的品級的最微的，便是他以他喜歡給他交往的那個來給他的弟兄交往。在遮掩醜事裏怠慢及在揭穿它裏忙行的發生，是潛伏的病，也就是懷恨與嫉妬。在他心中有在「穆士林」上的懷恨的那個人，他的「依馬尼」是羸弱的，他的事情是危險的，他的心是醜惡的，他不宜相遇安刺的。打播揚人求他寄存的那種秘密上禁言是屬於那個的。他當否認它（即醜事），總

然是說謊也罷。實言並非是在一切位分中都應當的，也就如一個人他可以隱蔽他自身的短處和他的秘密一樣。要是他需要說謊的時候，那麼他就可以在他的弟兄的分中那樣做。因為他的弟兄下在他的位分上，他兩個就像一個人。他兩個沒有不同的，只除是肉體，這便是為弟兄的真意。聖人說：『他遮掩他的弟兄的醜事的那個人，安刺在今後世裏邊遮掩他。』又說：『茲後一個人給人談話啦，而後他顧盼，它便是寄意。』又說：『一些相起坐的人是憑着寄意。』一傳為：『一些相起坐的人的起坐只是憑着寄意。在他的同人以上播揚他所憎惡它的那個，在他兩個中的任何一人上也不是孩倆來。』有人對他們的一部分說：『你怎樣看守秘密呢？』他說：『我就是它的個坎坑啊。』委實一些君子的心胸，便是一些秘密的坎坑。他們的一部分在他上會播揚他的弟兄的秘密，他給他說：『你看守着！』而後他說：『不然，我忘了啊！』安巴斯給他的兒子阿布拉西說：『我看歐歐雷使你連一些老者為伍啦，那麼你可從我上記住五件事情着：一定你別把秘密播揚給他，一定你在他之前切莫背談一人，一定別使人在你上誘出謊言來，一定你別違犯他的事情，一定別使他從你上照見了瞞昧。』舍爾比說：『從這五句中的每一句話是比一千句還好。』

在凡是他的弟兄給他說話的那裏邊，打爭競與隔離上禁言是屬於那個的。伊布尼安巴斯說：『不要給輕浮的人爭競，要如此了便傷你。不要給量寬的人爭競，要如此了便怒惱你。』聖人說：『他對於假事拋棄了爭競的那個人，人爲他在天園的底處建築一座房子；他對於真事拋棄了爭競的那個人，人爲他在天園的高處建築一座房子。』這個同着拋棄虛假的是當然的，的實人會把副功的回賜轉爲最大的。因爲在「奈福斯」上打真理上禁言比在虛假上禁言還厲害。酬價只是按着善處的量度。在一些弟兄的中間發生懷恨之火的一些「賽白布」的最厲害的便是爭競。與挑剔。因爲它就是相背叛與相斷絕的本。委實相斷絕的遇先是憑着主見，而後是憑着言語，而後才是身體的斷絕。聖人說：『你們莫要互相背叛，莫要互相怒惱，莫要互相嫉妬，莫要互相斷絕，主的一些「板代」原就是一些弟兄啊。』又說：『穆士林就是一「穆士林」的弟兄。他不可虧害他。他不可使他無分，他不以人的歹打算而輕慢他。也就是別輕視他的「穆士林」的弟兄。』輕視的最厲害的便是爭競。委實他堵擋別人的話的人，人把他續於愚魯，或昏憤。並且是打悟解它是在他上的那種事物錯誤的。那一切都尋求輕視，是哄騙心胸，是孤稀，並是在愛比依馬買的話裏邊的。他

說：『主的欽差來在我們上，我們正是相爭競着。他怒惱了，他說：「你們丟拋了爭競着，因為它的好少。你們丟拋了爭競着，因為它的利益少。因為它是在一些弟兄中促起了爲仇的啊！」一部分前人說：他剝削一些弟兄與給他們爭競的那種人，他的人情是少的。他的尊宏就失去了。侯養尼說：『你莫憑着一千個人的喜愛而買了一個人的爲仇。』總之：不可發生爭競，除非是憑着增加智慧與高貴而顯明出分格憑着顯明他的愚魯而在地上輕視阻當。這些，它包含了驕傲，輕視，誹謗以及譏罵傻子與愚人。在有習慣的人上除了這個沒有別的意思。你焉能聚合弟兄並相結縈呢？的實依布尼安巴斯傳主的欽差說：『你莫要給你的弟兄爭競，你莫要給他玩笑，你莫要許約他一個你反它的約會。』又說：『委實你們！你們憑着你們的財帛寬裕人們着。但是寬裕他們的應是你們中的笑顏的，與好性情的。』爭競就是好性情的反面。你須知道：履行結弟兄是憑着在言語，行爲，與疼顧裏邊的互相讚同。

第四項 當言的「漢改」

當言就如需求打一些憎惡的上禁言的那樣。對於受喜者也有需求說話的。並且它也是最惟屬於結弟兄的。因為他以禁言爲滿足的人，便是給攻坑的人爲夥的。要結

弟兄只是爲的從他們中取益啊！並非是爲的打他們的傷害上得脫離啊。禁令它的意思是止住傷害，那麼用他的舌肉向他周旋在他上是當然的。他可以在他喜歡他於中考究的那些時景裏考究他。就如打名譽上的究問，在他有名譽的時候。並顯出了心的憑着他的原因受務。並打他上徐徐的詢問康健。他憎惡它的那一切時景亦如此：他相應憑着他的舌肉與他的行爲顯出了憎惡它。他喜歡它的那一切時景亦如此：相應憑着他的舌肉在喜歡它裏邊顯出了與他相彰。結弟兄的意思就是在好與傷裏邊共榮。的實聖人說：『茲後你們的一個人喜歡他的弟兄啦，叫他表揚他着。』惟獨以表揚命令，因爲那個就能致于至增加愛情。所以顯然的就是此事：你喜愛他，他未免要自然的喜愛你。愛情就是如常從兩邊中增加並加倍的。在穆民的中間互愛是在教條中所追求的啊。也是在教門中受喜愛的啊。因此聖人便於中教了一個路道，他說：『你們互相引領着！互相喜愛着！』此事也是屬於那個的：你們在他的在此或不在此裏對他要以他的一些美的名字來呼喚他。歐默雷說：『三樣事，人稱說你：在他先怒的時候，你順服他，在坐裏邊你寬讓他。你向他呼喚他的一些美名。』你們在應讚仰他的那個人的跟前，要以你確認他曾給他行過好的那個人來讚仰他。因爲那

便是致于至喜愛的最大的「賽白布」讚美他的兒子，他的家眷，他的作造，他的行爲亦是如此的，甚至讚美他的智慧，他的性情，他的像貌，他的寫法，他的髮毛，他的編纂，以及他所喜歡的那一切。但是，不要說謊，更不要過限。不過使他承受俊美的那樣俊美是從他上免不了啊！把讚美他的那個人的讚美送到在他上，同時顯出了歡悅是叮嚀那個的。要是他隱瞞那個啦，是真的嫉妬。對他在你的分中的作爲上感激他是屬於那個的，並且是在他的舉意上的，總然他並沒完全了那個也罷。在人親奔夕，或是憑着話明說或旁表的誹笑他的名譽的時候，在他的不現在裏替他辯護——在致於至喜愛裏邊加印像比那個最大的。爲弟兄的責任就是：在看護，幫助，及面責毀謗的人，以及使言語粗暴——中努力。打那個上禁言便是胸腹的懷恨。是心的逃避，是在弟兄的責任中怠慢。他之不管人撕破他的名譽，就如他不管人撕破他的肉一樣。最醜陋的就是：一個弟兄看着你，一個狗來猛撲你，牠撕破了你的肉，而他不說話，他的嘴都沒動，並且他看守隔離你。撕破了名譽在一些「奈福斯」上是比撕破了肉還厲害的啊！因此安刺以吃死弟兄的肉來比喻它。它說：『你們的一人喜歡吃他的死弟兄的肉嗎？』以隔離仇人的責貶來看護弟兄給了口喫了啊。

阻止一些毀謗的人在弟兄的結約中是當然的。其一部分人說：『沒有以背謬提說我的弟兄的便罷，但有，他可形成起他的坐着的形像來，假若他是現在的，而給他說他喜歡聽的那個話。』教督，行忠也是屬於那個的。他的弟兄的需求知識並不比他的需要財帛少。要是你是個富於「耳林」的啦，從你的富餘的上周濟他在你上當然。並且對於但凡在教門與社會中有益於他的那個上指點他。要是你教他你指點他啦，而他沒有以追求知識去做，那麼行忠在你上當然。那就是憑着此事：你提說那些行為的災害及拋棄了它的利益。以在今後世裏他憎惡它的那個來使他恐懼，以便打他上催迫。你在他的一些短處上醒領他。但是相宜使那個是在暗地裏，一個人也照察不見他的裏邊。不要在一些人上，這樣他便成了譏辱了。在暗地裏，這便是疼愛與行忠。倭奴尼說：『你不夥同安刺便罷，但夥同，是憑着符合。不夥同弟兄便罷，但夥同，是憑着行忠。不夥同「奈福斯」便罷，但夥同是憑着反抗。』

一定你不要猜疑在給你的弟兄的行忠裏邊有對於他的心的孤寂。委實在你把他不知道它的那個上醒領給他裏邊有根本的疼愛也便是一些心的勸解。——我要的是有一些有智慧的心。至於愚傻的呢，那麼不要顧盼他們。——因為他把你呈獻給他的

那種可貶責的行爲醒領給你，或是把你以之爲性的那個可貶責的性質醒領給你的那個人，一定是打它上潔淨你的本身的。就如他但在你的衣襟之下的蝸子或毒蛇醒領給你的一樣。的確牠是要傷你的。要是你憎惡那個的時候，如何你的愚傻以及可貶責的性質能那樣厲害呢？一些蝸子與蛇，就是在後世裏邊的一些傷害啊！因爲是螫心與性靈的，它的痛，疼是比螫表面與肉體還厲害！它就是從安刺燃着的火上所造成的。因此當初歐默雷從他的一些弟兄中求指導那個。他說：『安刺它慈憫他對他的弟兄指導他的一些短處的那個人。』經典中前人的一部分給他的弟兄們說：『你須知道：他讀了古蘭而又揀選了今世的人，他並沒有飯信，他是屬於一些戲弄主的「阿業台」的人的。』安刺會因爲他們惱怒一些行忠的人而表說一些說謊的人，那時它說：『但是你們並不喜歡一些行忠的人。』這就是在缺陷中，他是打它上昏憤的着。至於他顯然了它的那個，那麼，免不了他須以他的忠告來行疼愛；一次是用旁表，另一次是用明言；直至於引不到孤零的程度。要是知道於中忠告是無有印象的，他的秉性是如常不改的啦；那麼，打他上禁言是最相宜的。這一切在他的今後世裏邊都是關係於齊理你的弟兄的。至於他在你的分中怠慢的那個，那麼於中當然

的就是招待，原諒，恕饒，以及對於他裝瞎。因此轉臉一點也不算行忠。是啊！要是它是能把他和他導引至絕交的時候，在暗中互相勸諫是比絕交最強的啊。旁表給他是比明言好的啊，寫信是比當面商量好的啊，招待是比一切好的啊。

第五項 原諒失足及錯誤的「漢改」

「蘇底蓋」朋友的失足，要是他是在他的教門中的啦，就免不了在他的忠言中行疼愛，就如我們說過去的那樣。要是他是固執不改的啦，從前人中有他看見，他與他絕交的人。有他看見，他使他的喜愛的「漢改」常遠，而惱怒他的行為的。至於他在他的分中憑着能致於至與他相孤零的那個而失足呢，無有相反的就是相應原諒與招待。並且凡是他的失足也許是在俊美的理由上的那個，他可於中形成鋪張一個近的或遠的緣故，它便是結弟兄的「漢改」的當然的。有人曾說：相應你給你的失足的弟兄割取七十個故。若是你的心沒有承領它的時候，那麼可歸咎於你自身。你給你的心說：『你好硬啊！你的弟兄給你求情十七個故啦，而你猶不承領他。你就是個有短處的，他不是你的弟兄啊。』愛孩奈夫說：『蘇底蓋』的「漢改」就是：你從他上招待三事：怒惱的行虧，顯揚的行虧，失足的行虧。』在你的弟兄向你賠故的時

候——一般樣是說謊或實言——那麼你承領也的故。穆民是：若是他怒惱了，他是急忙喜悅的。相應在怒惱中，在相遇了的時候別加意。主說：『安刺幾乎要把一種喜愛轉在你們與他們中和你們爲仇的那些人的中間。』歐默雷說：你的喜愛不要是免強的，你的怒惱不要是傷害的。』

第六項 爲弟兄祈禱的「漢改」

你以他對他的自身，他的家眷，及凡是給他有關係的，那——他所喜愛的那一切，在他的今後世中給他做祈禱着！就如你給你自己做祈禱的那樣。聖論中有：『一個人在背後給他弟兄做「獨阿依」啦，主說：在你上有像了那個的啊。』別一段聖論中有：『一個人在背後給他的弟兄做「獨阿依」啦，沒有阻回的。』當初愛布代雷答依說：『委實我，一定我在我的叩頭裏邊給從我的弟兄中的七十個做「獨阿依」，我憑着他們的名字叫他們。』當初郁色夫愛蘇凡哈尼說：『那裏有像了清廉的弟兄的呢？——你的家眷，他們繼承了你的產業，他們以你拋下的那個享樂。——他是個單獨憂愁你的啊！從你幹的那個以及你如常不改的那個上憂愁。他在黑夜裏爲你祈禱，你是在土層之下的着。』一部分前人傳云：『在一些死人上祈禱，就如

在一些活人上透禮。」

第七項 完全及篤誠的「漢改」

完全的意思就是定在喜愛上，他同着他常川至死。在死之後，便相同他的一些兒子及他的一些朋友。因為喜愛就只是要了_了在後世。如果在死之前割斷了，便壞了工作廢棄了慇懃了。傳云：聖人曾尊敬一個老嫗，在她進在他上的時候。有人問他那個，他說：『因為她原是在海底撒的日子來於我們的啊！尊重約會是屬於教門的啊。』看守他的朋友，他的親近，他的關聯者的一總是屬於完全弟兄的。看守他們是比在他的私心中看守弟兄還合乎友人的心思的。因為他的喜悅多半是憑着考究關聯他的那人的，因為它便是證明疼愛與喜愛的有力的。你在今後世中不相同嫉妬，便是屬於為主而喜愛的結果。怎麼他嫉妬他呢？凡是他是為他的弟兄的那個，其利益是歸於他的。安刺曾以之稱說一些為主而喜愛的人，它說：『他們在他們的心胸中得不着從人給他們的那個中的一個「需求」，並且他們傷他們的本身着謙讓。』需求的存在便是嫉妬。

在同着他的弟兄的相接續裏邊不更改他的時景是屬於完全的。與拿去他的一些

事情，寬裕他的一些權利，尊重他的一些體面。因為時景的變新鮮在一些弟兄上起去是不仁的。詩人會說：『委實仁德的人，在他們轉成富裕者的時候，他們便記起了當初友於他們的那個人來，一如粗莽之時。』你須知道在關係教門的一些事情裏相反真理的那個裏邊來符合弟兄並非是屬於完全的啊！不然，屬於完全的乃是他應該為主而反對，而忠告。

你很斷絕了離散，使秉性打它的「賽白布」上逃避是屬於揀選忠實和篤誠及全美了「完全」的。就如有人說：『我把光陰的一總都得成了喪氣的，只除是一些朋友的離散——低賤的事情』伊布呢阿崖奈吟了這段白繡：『一定的確我給一夥人拿了約會，我給他們從此分離三十年，我不思慮他們從我的心中去了的懊喪』，

在他的朋友上不聽人們的轉言是屬於完全的。

不相信他的朋友的仇人是屬於完全的。沙肥爾說：『茲後你的朋友看見了你的仇人啦，的實他在你的為仇裏邊相夥』。

第八項 輕怨勉力及強迫的「漢改」

『他不要把他上困難的那個來強迫他的弟兄。並且他須從他的緊要的需求

的上使他心喜。使他打担負他的重擔上安然。不要強迫履行他的「漢改」。並且以他的走他別親奔別的，只除是安刺在他的教門上，求它（主）相助，憑着相遇他而尋求友於主，你以履行他的「漢改」而近主。你担負他的苦處。他們的一部分說：「他從他的弟兄們中搜求他們沒從他上搜求過他的那個的那種人，的實他虧害了他們了。他從他們中搜求像了他們搜求過他的那個的那種人，的實他使他們吃苦了。他不搜求的那個人，他便是在他們上施恩的人」，全美的輕恕就是徐徐的展施勉力。直至他從他自己上不慚愧的那個裏邊從他上也不慚愧。阿里說：「他強迫你的那個人，他輪環着求你的那個人，他迫你說故的那個人，——是傷一些朋友的」。凡租里說：「人們的斷絕只是憑着強迫。他們的一個人探望他的弟兄，而後他強迫他，於是他便打他上斷絕了那個。」買孩穆得蘇底蓋的兒子者夫兒雷說：「我的一些弟兄的在我上最難重的，就是他強迫我，及叫我從他上看守的那個人。他們的在我的心上的輕易的，就是我圍着他就像我一個人一樣的那個人。」

屬於輕恕的：別強迫，在一些副功裏邊不要攔擋。當出從道學家中之一夥，他們揀選了此事：委實他們的一人，要是他在白日的一總中吃啦，他的同人不能給他

說：『你把齋着！』要是他在白日的一總中把齋啦，他不能給他說：『你開齋着！』要是他在夜晚的一總中睡啦，他不能給他說：『你立站着！』要是他在夜晚的一總禮拜啦，他不能給他說：『你睡着！』你近他的跟前須當不增不減的把他的一些時景平均了。有人曾說：『他去掉了強迫他的那個人他永遠聯續他。他減輕了他的苦痛的那個人，他永遠喜愛他。』有一部分人說：茲後一個人在他的弟兄的房子中尊行四件事啦，的實他的聯續他便全美了。茲後他同着他吃啦：進浴室啦，禮拜啦，睡覺啦；而後他把那個表說給了一部分老者。而後老者說：『還有第五樣啦，就是同着在他的弟兄的房子裏邊的家眷們現在。因為房子就是爲隱藏這五樣事情而建築的。要不然的時候，「買斯至得」不是在一些辦功的人禮拜上的最合宜的嗎？』茲後他幹了這五樣啦，的實他全美了爲弟兄啦。他抬起了忿怒啦，他叮嚀了寬展啦。阿刺伯人在他們的道安中所說時，便是指點的那個。因為他們的一人給他的同夥說：『買雷孩巴，握愛河蘭，握賽河蘭。』也就是：你近我們的跟前應受「買雷孩巴」，它就是在心與位分裏邊的喜慶。你近我們家眷跟前應受聯續他們，你從我們中沒有個孤寂。你們的跟前應受在那個的一切裏邊的從容，也就是在我們上不拘束你所欲

要的那個中的一些。(以上是註釋的阿刺伯人的那三句道安的吉慶話。)沒有全美了輕恕和拋掉了免強的，除非是他自己看的不及他的一些弟兄。對於他們好猜度，對於他自己歹猜度。在影同他在你上看見的不像了你在他的上看見的那個的那個人裏邊，沒有個好。這是一些品級的最少的。在觀看弟兄的貴裏須是以平等及全美的眼睛去觀看。在他看見貴是惟獨他自己的時候，的實他便輕視了他的弟兄了。這個在普通的「穆士林」裏邊是受貶責的。聖人曾說：「輕視他的「穆士林」的弟兄對於人情是屬於歹」在他親奔它的那一切裏邊給他的一些弟兄商議，與承領他們的商議，便是屬於完全了寬展與拋棄了免強。的實主說：「他們在一些事情裏邊商議。」所以這個就聚起作夥的真理。沒有全美了那個的，除非是把他的自身下在了事奉他們的位分。使的驅竅的一總是為他們的「漢改」的範圍。

關於眼的：把他們認為它是從你上的一個喜愛的觀看來觀看他們。你觀看他們的好處，打他們的短處上裝詰。在他們迎向你與他們和你說話的時間裏邊，你不要打他們上播轉了你的眼。傳云：當初主的欽差，他把他的面容中的分利恩賜給了凡是同他坐的那個人。與他同坐的不猜度別的，只他在他的上(指聖人)是最貴重的。當

初聖人在他的一些「蘇哈白」的面容裏打款顏與笑容的一面是人們的至多的，從他們給他談話的那個中有風趣的。

關於耳的：你聽他們的言語，以聽它和信實它品味。以之顯出歡喜來。在他們上不要因喜愛而打斷了他們的話頭。不要爭競，互入，抵對。要是一個不得已的事情到在了你上啦，你向他們賠故。

關於舌的：的實我們提說過牠的「漢改」了，在他們不要抬高他的聲音也是屬於那個的。不要給他們談別的，除非是他們能了解的那個。

關於兩手的：在凡是用手的那個裏，不要打相助他們上取去了牠兩個。

關於兩足的：不要爭先於他們，只除是憑着他們爭先於他的量度。不要近於他們，只除是憑着他們近於他的量度。在他們迎向的時候，他應向他們站立起來。他別坐下，除非是因着他們的坐下。他謙恭着坐下當他坐時。

六 從共同生活及相習坐中的結語

一部分有靈機的人說：要是你要美麗的共同生活啦，那麼你須以喜悅的面容來待遇你的弟兄。你要無有驕傲着文重，無有卑賤着謙恭。在你的一切事情中行中庸

之道。親奔一些事情的兩端——即過與不及——是受貶責的。你莫要那視你莫要多顧盼。你莫要在一些人羣之上站。在你坐的時候，你莫要慌張。你在人們的面前，與在禮拜中，或他處；不可交插你的手指，不可玩弄你的胡鬚與你的戒指，不可搜剔你的牙齒，不可使你的手指插入你的鼻孔中，不可多吐與擤鼻涕，更不可多伸懶腰與多打哈欠使你的坐處穩定了，使你的言談要井井有條。你對於他給你說話的那個人要細聽美好的言語，不可顯出過限的驚奇來。你別求他重述它。你別大笑。你別談說你對你的兒子的驚奇。不要談你的詩，你的著作，與別一些你所特有的你在裝飾裏不要造作成婦人的打扮。你也不可獻眉是那樣奴僕的獻眉。你不可纏綿一些求乞。你別使一個人勇於行虧。你別把你的財產的量數教給你的家眷及你的兒子，何況是別人呢？因為他們要是他們看拋是少的了，你便近他們的跟前被輕視了。要是多的了，你絕到不至他們的情願上。你要無有齒莽着警嚇他們，要無有羸弱着給他們柔和。要是你爭論的時候，你要莊重。你從你的無知上看守。你別急躁，你須在你的需求中參悟。你別使你的手多指劃，你莫要向你的後邊多顧盼。在你的暴怒穩定了的時候，你再說話。你別把你的財帛當的比你的名譽還貴。茲後你入座啦，在

此的禮體是：先說「養備目」，不要踏着前邊的人走。坐要寬讓，要近於謙恭。近坐下的時候以「養備目」給靠近你的人道慶賀。不要在路道上坐。要是坐時，它的禮體是：要閉住眼睛，幫助被虧害的人，拯救呼救的人，助力羸弱的人。指示迷路的人，回答道安的人，恩賜求乞的人。命人行善，止人作惡。尋覓吐唾沫的地方，不要吐在「隔布來」的一面。別給有才之人或無才之人說笑話。因為有才的人，他懷恨你。無才的人，他便隨俗你。他在座位裏邊以嘲笑或喊嚷為災禍的那個人，近他站起的時候，叫他記想安刺着。聖人說：「他坐在座位中，他在牠裏邊多喊嚷的那人，在他從他的座位上站起來之前唸那個着：「哎主啊，憑着你的「哈穆代」讚你清淨啊。我作証，一切非主，惟有你。我求你恕饒，我向你改悔。只有你恕饒他是在他的座位中的那個。」」

七 「穆士林」與骨肉親以及鄰舍的「漢改」

你須知道：委實人，因為他的需求，因為相接近他的同類的人，便免不了習學相處的禮體，但凡相處的，在他的相處便須有禮體。禮體是按着他的「漢改」的程度，他的「漢改」是按着他的關係的程度。要是近親，他是最為獨它的。或者是一些

「穆士林」的弟兄，它是它的最普遍的。朋友與相夥是捲入在結弟兄的意思中的。或是鄰居，或是出外的夥伴，以及同學同講席，朋友或弟兄，每一個都應受從這些關係中的品級。近親是應受「漢改」的，但是骨肉近親的「漢改」是最叮嚀的。骨肉是應受「漢改」的，但是父母的「漢改」是最叮嚀的。鄰居的「漢改」是如此的，但是有計算靠宅子的遠近的不同。「穆士林」的「漢改」也是以叮嚀行善與相處而叮嚀的。

八 「穆士林」的一切「漢改」

就是：在你相遇他的時候，給他說「養爾目。」在他請你的時候，你應答他。在他打嚏噴的時候，你回復他。（即是唸打嚏噴的言語）在他病了的時候，你探望他。在他亡故了的時候，你給他站「者拿在。」在他在你上發誓的時候，你無干於他的誓。在他求你的忠言的時候，你對他行忠。在他打你上不在的時候，你以顯了不在看守他。此事是屬於它的：你對於你自己所喜愛的那個來喜愛他。你在他上憎惡對於你自己所憎惡的那個。聖人說：「一些穆民在他們的互愛與他們的互慈裏邊的比樣，就如一個身體。在從牠上的一窠呼疼的時候，別一些便憑着熱度與醒動來相應。」又說：「穆民對於穆民，就如兩層建築。牠的一部分纏繞住了一部分。」

『不要以行爲與言語來傷「穆士林」中的一人。』聖人說：『「穆士林」就是一些「穆士林」從他的舌肉與他的手上安寧的那個人。穆民就是一些穆民在他們的本身與他們的財帛上不怕他的那個人。』「穆哈者雷」就是他斷絕幹歹並遠了他的那個人。』又說：『使「穆士林」驚駭在「穆士林」上不是「孩倆來」。』此事是屬於它的：對於凡是「穆士林」行謙恭，不要在他上自大。聖人說：『委實真主默示給我：你們互相謙讓着，以至於一個人在一個人上不鬥崇。』不要聽人們他們的一部分傳給一部分的傳言。也不要把他從一部分上聽來的那個傳送給他們的一部分。聖人說：『搬陵的人不能夠進天園。』在他和他認識的人不說話中，不要增過了三日。在他是怒惱他的時候。聖人說：『他給他的弟兄不說話在三日之上在「穆士林」上不是「孩倆來」。』他兩個相進啦，叫這一個轉臉，叫這一個轉臉，他兩個的最好的就是他先說「賽倆目」的那個人。』阿依舍說：『主的欽差絕沒有爲他的本身取過報復，除非是因催殘了主的禁條，而後他爲主而報復。』聖人說：『安刺不把饒恕增給一個人則已，但增，是尊貴的。』此事是屬於它的：向凡是他在地上能夠的那個人去行好。他不能夠的那個，他在愚魯與非愚魯之間不必分明。

賢言中：行好的最有功效的是在他的家眷與非他的家眷中行好。要是你送到他的家眷了，那麼他就是他的家眷。要是你沒送到他的家眷了，那麼你便是他的家眷。末尾說：在教門之後智慧的頭就是喜愛人類。並對於一切好人歹人揀選行好。沒有一個給主的欽差說話便罷，但有時，他（聖人）以他的面容迎向他。然而他不打他上轉過，除非從他的言語上完畢了。此事是屬於它的：他別入在他們中的一個人上，除非是憑着他的口喚。他求口喚三次，要是仍沒有給他口喚啦，他轉回。一切性情要具以好性情。他須當算計着他的路道給他交往。要尊敬一些老人，慈憫一些玩童。聖人說：『他不尊敬我們的老的與他不慈憫我們的小的那個人，他不是屬於我們的。』疼愛玩童是主的欽差的習慣。當初在他自出外中回來的時候，歡迎着一些玩童，而後他以他們命令把他們向着他舉起。而後他從他們中舉起於前後。他並命令他的「蘇哈白」，抱起他們來。當初有人携來一個小孩，想請他憑着吉慶給他祈禱，並給他起名字；然後他（聖人）拿起他，把他放在他的懷中，往往小孩子便溺了；而他在之後洗他的衣服。此事是屬於它的；他以漂亮的面容要同着一切的人歡顏。聖人說：『你們知道火獄裏無他的份的那個人嗎？』又說：『就是在溫和的，使

容易的，使從容的，近主的人上啊」。又說：「你們害怕火獄着！總然是憑着一塊棗子也罷。要是沒有得着了，是憑着潔美的言語」。沒有給「穆士林」拿一個約會則已，但拿，他須當完全了它。聖人說：「約會就是恩賜」。又說：「約會就是教門」。又說：「三樣事情，他是在它裏邊的那個人，他便是「穆納飛蓋」。（兩面臉）總然他把齋他禮拜也罷。要是他說話了，他謊言；要是他拿約會了，他爽約；要是人托付他了他瞞昧」他須推己及人，他別來於他們，除非是憑着他喜歡他來於他的那個。聖人說：「或愛比代雷答依啊！給你做鄰居的那個人是俊美的鄰居，你便是穆民。你對人們喜歡你對於你自己所喜歡的那個，你便是「穆士林。」你在文重裏邊，不要增過了他的莊嚴他的衣服證明他的地位的那個人。如此，人們便下在了他們的地位了。

在一些「穆士林」中和解「是非」是屬於它的，在人向他得着一個路道的時候。聖人說：「蘇代蓋」的最貴的就是和解「是非。」又說：「在兩個人的中間和解，而他說「好」的那個人，不是謊言。」這個就證明了在人們的中間和解的當然。因為拋了說謊是當然的，沒有敲掉當然的，除非是以比它至叮嚀的當然。聖人說：「謊言

的一總是彼記錄的，只除是在戰爭裏邊的謊言。——因為戰爭就是哄騙。——或在兩個人的中間的謊言，因為在他們兩個中間和解。或是給他的婦人的謊言，因為她的喜愛。」

摭掩一些「穆士林」他們的一切醜事是屬它的：聖人說：「他在「穆士林」上摭掩的那個人，安刺在今後世裏邊摭掩他。」又說：「穆民從他的弟兄上看見了醜事，而後他沒有在他上摭掩它則已，但摭掩，他進天園。」又說：「叟社會之人啊！他飯信他的舌肉的那個人，「依馬尼」沒有入在他的心中。你們莫要背駭人們，你們莫要訪查他們的醜事。他訪查他的「穆士林」的弟兄的那個人，安刺訪查他的醜事。安刺訪查他的醜事的那個人，它使他顯醜，縱使他在他的房子中也罷。」有人打一部分替位者上傳云：當初一夜間他巡邏，而後他聽見了一個男子在房屋中的唱聲，他行去，他在他的跟前得着有一婦人，並且在他的跟前有酒。他說：「叟安刺的仇敵呀！你以為安刺它摭掩你嗎？你是在違抗它上着！」而後他答說：「你叟「愛米勒」（即官長）啊！你莫要急躁啊！委實我違抗了主只一次，的確你的違抗主是在三次裏邊啊！主說過：「你們莫訪查！」的確你訪查了啊。主說過：「他們從牠的背後來於了房

子不是好啊！」的確你暗行在我上了啊！主說過：「你們莫要進你們的房子之外的房子！」的實你無有口喚着，與無有「賽倆目」着進了我的房子了啊！」於是「愛米勒」說：「要是我饒恕了你的時候，近你的跟有個好嗎？」他說：「是啊指主發誓，一定若是你饒恕了我了，我永不再幹像它的事。」於是他便饒恕了他，他出去，他拋却了他。的實聖人說過：「我的教生都是些相原諒的，只除是一些「穆哈者雷」。委實從「穆哈者雷」中有此事：一個人暗暗，着幹了一樣歹事，而後他傳播它。」又說：「他窺聽了一夥人的消息來的那人，——他們是憎惡他的——在末日人把火計子注入他的耳中。」

害怕冤枉的去處是屬於它的因為打歹猜疑上看護人們的心，更因為打背談上看護他們的舌肉。因為他們，如果她們憑着牠（舌）的提說而違犯了主的時候，牠便是於中的「賽白布」便是相夥。聖人說：「你們莫要罵他越過主所呼求的那些人着！否則他們打爲仇和無知的一面來罵主。」又說：「你們看見過他罵他的父母的那個人嗎？」他們說：「有誰是他罵他的父母的人呢？」他說：「是啊！」他罵了別人的父母了，而後人便罵他的父母啊。」歐默雷說：「他使他的本身佔了冤枉的位的人，那麼他從

及猜疑他的人上便辭不退。」

爲「穆士林」中之有需求的人向有品位的人上去說情是屬於它的。並在了結他的需求裏邊，憑着他的能够去忙奔。聖人說過：「你們設想着！要如此了，人酬報你們。」

相遇的人，在說話之前先以「賽倆目」起，出說「賽倆目」的時候與他拿手。聖人說：「在人以吉慶詞慶賀你們時，你們應以比它還好的來慶賀他們，或是還廻它去。」又說：「指我的本身是在它的掌握的那個主發誓，你們不能夠進天園，直至你們歸信了；你們不能夠歸信，直至你們互愛了。我在功課上沒有引領你們嗎？在你們尊它的時候，你們便是互愛了。」他們說：「哎主的欽差呀！那兒呀？」他說：「你們在你們之間揚播「賽倆目」着！」又說：「騎乘的人在步行的人上說「賽倆目」。前後一個人給一夥人說「賽倆目」了我替他們還報。」當初愛奈斯過在一些玩童上，他會給他們說「賽倆目」。傳云聖人亦會那樣幹過。傳云：一日聖人過在「賈斯至代」中，從一些人中之一枝是坐着的，而後他以「賽倆目」指點他們。聖人說過：「你們的一個人到儘在了一個坐處啦，叫他說「賽倆目」着。要是他可以坐的時候，他

便坐下。在他站起來的時候，他說「賽倆目。」那麼頭一些並非是比末一些最相應的啊！」傳云：拿手便是全美的慶賀禮。候賽尼說：「拿手便能在喜愛中加增。」給在教門裏邊受尊敬的人接吻無有傷害，因為憑着他沾「白雷開台」（即吉慶）並且尊重他。傳云：聖人在給他（聖人）的手和他的頭接吻上給過口喚了。近說「賽倆目」的時候彎腰是受禁止的。在他從出外上回來的時候，周旋，迎接，及牽坐騎是在尊重「啊耳」裏邊。當初伊布尼安巴斯憑着撒比太之子，再得的騎乘幹過那個。聖人說：「一個人別使一個人從他的坐處起來，而後他坐在牠裏邊。但是，你們寬讓着！你們寬厚着！」進的人，在他說了「賽倆目」，他沒有得着坐住的時候，受喜的是這樣：他別轉回。不然，他可坐在班次的後邊。當初主的欽差在「買斯至代」中坐着，對面來了三個人。兩個迎向了主的欽差，他兩個之一，得着了一個縫，他便坐在牠裏邊了。第二個便坐在了他們的後邊。別一個，便轉回去了。在主的欽差閑下了的時候，他給他們說：「愛倆！（注意詞）我把三個人表說給你們！他們的一個，向在主上歸去，而後安刺給了他一個歸處。第二個，他尋羞愧，而後安刺從他上羞愧了。第三個，他轉了臉了，於是安刺也就打他上轉了臉了。」媪母哈尼伊給聖人說了個「

賽倆目」，他說：「這是何人啊？」有人答他說：「媼母哈尼伊。」他說：「買雷哈巴！」（即你好吉慶啊！）媼母哈尼伊呀！」

他打別人的虧害上着護他的弟兄的名譽，及他的本身他的財帛。在他能夠的時候，他可阻迴它。他爲他禦敵。他助力他。因爲那個諺到「伊斯倆目」的弟兄在他上是當然的。聖人說：「在於中毀謗他的名譽的去處與破壞它的禁條裏邊，沒有一個「穆士林」幫助一個「穆士林」的人則已，但有時，安刺在他於中願意它助力他的去處裏邊幫助他。在於中毀謗他的名譽中沒有一個輕慢「穆士林」的人則已，但有時，安刺在他喜歡人於中助力他的去處輕慢他。」

回答噠噴是屬於它的。聖人在噠噴中會說：「他唸：「在但凡時景上感讚主啊。」回答他的那人應唸：「安刺慈憫你們。」打噠噴的人再回答他唸：「安刺引領你們並調理你們的時景。」此事是受喜的，在他打噠噴的時候，他聽住他的聲音，他蔽住他的面容。在他打呵欠的時候，他把他的手放在他的口上。

此事是屬於它的：在人以代傷性的事來困難他時，他應與他善對待，並仔細他。一部分人說：「你們給穆民。純誠是那樣的純誠着！你們給「法者雷」（一種歹人）

溫存是那樣的溫存着！因爲「法者雷」在表面上是喜歡好性情的。愛布代雷答依說：「我，一定我在一些人的面容裏和悅，而我的心可是詛咒他們的。」這便是和睦的意思。他又同時害怕他的傷害。聖人說：「你們憑着美善的來隔離着。」伊布尼安巴斯在主的說：「你們憑着好隔離歹着。」的意義裏說：「就是憑着貪愛，畏懼，羞愧，及和悅。」阿依舍說：「一個人給主的欽差要口喚，（即求見之意）然後聖人說：「你們給他口喚着！夥歹惡呀！他！」在他進來的時候，他爲他柔和了言語。——直至我想他近他的跟前有個品位。——在他出去的時候，我給他說：「爲何他進來？你說了你說的那個，而後你對他柔和了言語？」而後他說：「阿依舍啊！委實在末日近主的跟前人們品位的最歹的，便是人們因爲害怕他的傷害而拋棄了他的那個人啊！聖人說：「一個人對他看守他的名譽的那個，它便是在他上的恩施。」哈奈飛業之子買孩穆得說：「他沒有以好同——從給他過活上得不着免，直至安刺把一個喜笑轉給他——那個人相過活的那人，他不是「哈可穆」。（有靈機之人。）」

相撻貧窮的人是屬於它的；與對於孤兒行好。聖人說：「叟主啊！你使我貧窮着活！你使我貧窮着死着！你在貧窮人的影中復活我着！」的實傳云：蘇來馬奈爲

皇王的時候，他進在一個「賈斯至代」中，他看見了些貧窮的人，他同他們坐下。他說：『貧窮的人同貧窮的人坐。』聖人說：『一定打財富的一面你別眼熱。』法者雷。』因爲你不知道死後的歸處。因爲從他之後尙有急忙尋求的人。』

關於孤兒的：聖人說：『他聚集起了孤兒的那個人，直至他無求了，的實他當然應受天園。』又說：『我與養育孤兒的，就如兩個手指。』他是他的手指頭指示着。又說：『他慈憫着把他的手放在孤兒的頭上的那人，他的手過在牠上的生活的一總在他上是俊美的。』又說：『從一些「穆士林」中宅院的最好的，就是於中他給他行好的孤兒的宅院。從一些「穆士林」中，宅院的最歹的就是於中有他向他行虧的孤兒的宅院。』

對於一切「穆士林」行忠實是屬於它的。並努力使喜悅入在他的心裏邊。聖人說：『你們的一個人也不販信，直至他對於他的弟兄喜愛他對於他自己所喜愛的那個。』又說：『他安慮了穆民的眼的那個人，在末日安刺安慮他的眼。』又說：『他打穆民上開解了憂悶，或是他幫助被虧害者的那個人，人饒恕他。』又說：『委實使喜悅入在穆民的心上是主所最喜愛的工作。以及打他上開解了憂悶，或是打他上

解決了担負，或是從饑餓中給他吃食。」

探望他們的疾病是屬於它的。探病者的禮體：是輕微的坐，少追問，顯出慈憐。以強健祝福。打差體的去處閉住眼睛。在尋口喚的時，別對着門；要柔和着敲；在人問他：「誰？」的時候，不要說：「我！」聖人說：「茲後『穆士林』探望他的弟兄或省視他啦，主說：「你美呀！」你的行經好美呀！你的歸處是在天園中的品位。」打歐斯曼尼上傳來：他說：「我病了，主的欽差來探望我。他說：「憑着普慈特慈主的尊名起，我憑着——它不生人，人不生它，在它上沒有一個似像的那個獨一無求的安刺從你得着的那個歹傷上求護佑你。」他說了，他便過去了。」此事在病人上也是受喜的：他唸：「我憑着尊貴的主與他的大能從我得的那個歹傷上求護佑。」托歐斯說：「探病的最貴的，便是他的輕微的。」總之：病人的禮體是好忍耐，少訴怨和少煩悶。求祈主，在醫治之後托靠於造化的醫治者。

護送他們的亡人也是屬於它的。聖人說：「他護送亡人的那個人，他應受酬價中的一個『隔拉圖』，要是他站住啦，直至埋上。他應受兩個『隔拉圖』『隔拉圖』就如一座山。」——在光明的默地那中的一座大山。——從護送中要親奔了理『穆士林』的

「漢改。」並拿嗟嘆！

探望他們的墳墓是屬於它的，從那個中的目的是做「獨阿依」，拿嗟嘆，使心薄亮。聖人說：「我不觀看一個看處則已，但看，只是墳墓。除了牠的是最污穢的。」哈炭愛蘇目說：「他自墳墓間過的那個人，而他沒有對他自身參悟，他也沒有爲他們做「獨阿依」的實他的本身行了瞞昧了。」買阿拉尼的兒子買穆奈說：「我同着阿佈都阿茲索的兒子阿穆雷出至於墳墓，在他看見墳墓的時候，他哭了！他說：『賈買穆奈啊！這就是我的祖先的墳墓啊！恰如他們在他們的滋味裏不和今世上的人相同。你看他們倒着，的實我是像了他們的啊！我到在了他們的人世中的憂愁上啦。』而後他又哭！他說：『指主發誓，我知道沒有一個人比歸在這個墳坑中的人至享恩的。誰是屬於主的罪刑中呢？』」

弔喪的禮體：是垂下了肩膀，顯了憂愁，少說話，別微笑。

送殯的禮體：如常恐懼，別說話，看守亡屍，參悟死，預備死，忙站「者拿在」，——是「遜奈」。這些禮體的一總，是醒領的同着普遍的人過活的禮體。——總之：你們不要把他們中的一個人——死的或活的——來輕視了。否則，你受傷了。因

爲你並不能知道將來你會比他還強。他總然是個幹歹的也罷。恐怕人要把像他的時景來封舉你哩，恐怕人要把正規來封舉他哩。你在他們的人世的時景（即富貴榮華）中不要以尊敬的眼光來觀看他們，因爲人世及人世中的那個近主的跟前是渺小的。你別因獲得他們的人世而把你的教門來施捨給他們。要如此的時候，你在他們的眼中便渺小了。並且你也無份了他們的人世。在發現了爲仇的時候，你莫要給他爲仇；除非是你在教門中看見了隱昧的時候。你可給他們的醜行爲爲仇。在他們的當面讚你與他們的一人給你行好裏邊，你不要向在他們上穩定。也許那個打內心的一面不是真實的。你不要把你的一些景況告訴給他們，如此時，安刺就把你來托靠給他們了。你不要希望他們對於你在不在與暗地裏就如在當場裏邊一樣。那個希望是虛假的。你不要希望他們的手裏的那個，要這樣，你便是忙趨於卑賤了。茲後你以一個需求來求他們中的一個弟兄啦，而他應負了牠，他便是有益的弟兄。要是他沒應負，你不要譴責他，要這樣，他的狠硬便在你上永轉爲仇敵了。你不可務忙勸化你對他並看不出承領的位分的那個人。他不聽從你，他與你爲仇。勸化他須是旁表，與無有明提一個人看論說。在他們中的一個誹謗送到你，或你從他們中看見了

個歹時，你把他們的事情托靠在主上，你從他們的歹上求主護佑。你不要使你的本
身務忙報復。要這樣的時候，反加增了傷害。你在他們中聽他們的真實的，要打他
們的假僞的上耳聾。你不必與人們的多的交友，因為他們，他們的相夥不少，他們
也不想像錯誤。他們也不掩掩醜事。他們在一點一絲上打算，他們在多少上嫉妬。
你莫要依靠在你知他並不是真確的知他的那個人上。一個期限你可與他為夥，你在
他的一些時景裏邊試驗他；或是憑着金銀錢與他交往；或是你遇在困難中，而後你
求乞他；或是你同着他出外；要是你在這些時景裏邊喜愛他啦，那麼要是他大的時
候，你把他當做你的父；要是他是小的時候，你把他當做你的子；要是他像了你的
時候，你便把他當做你的弟兄。這便是同着多樣的人過生活的禮體的一總。

九 搭鄰舍的一切「漢改」

你要知道：搭鄰舍的搜尋「漢改」是在他的搜尋了結「伊斯倆目」的弟兄之後的。
所以凡是「穆士林」相應他的那個便相應「穆士林」的鄰居。因為聖人曾說：「一切鄰
居是三樣：一樣鄰居，在他上有一樣「漢改」。一樣鄰居在他上有兩樣「漢改」。一樣鄰
居，在他上有三樣「漢改」在他上有三樣「漢改」的那樣鄰居，就是有骨肉親的「穆士

林」的鄰居。在他上有鄰居的「漢改」，「穆士林」的「漢改」及骨肉的「漢改」。在他上有兩樣「漢改」的那個，就是「穆士林」的鄰居；他應受「穆士林」的「漢改」，與鄰居的「漢改」。在他上有一樣「漢改」的那個，就是「穆實雷可」（即外教人）的隣居。」你看他如何把僅僅的為鄰居的「漢改」定在「穆實雷可」上。又說：「為鄰居的最好的就是他給你搭鄰居，他是「穆士林」的那個人。」又說：「者布勒來如常以為鄰囑附我，直至我猜疑，幾手人使它承繼。」又說：「他信主學後世的那個人，叫他慈憫他的鄰居着！」又說：「板代」不能夠飯信，直至他的鄰居安於他的災害。」又說：「你們的一個人也不要禁止他的鄰居把一根木板插入在他的壁中。」愛布胡勒勅說：「我是怎麼啦！我看你們是打牠上轉臉的人啊！一定我把牠丟於你們的肩頭的中間啊！」有人與主的欽差說：「要是一個某婦人，她白日封齋，她夜間立站，她傷她的鄰居？」主的欽差說：「她是在火獄裏的。」人打聖人上傳來：「四十座宅院是鄰居。」再河勅說：四十座宅院是要了打牠的右邊，牠的左邊，牠的前邊，牠的後邊。你須知道：鄰居的「漢改」並非止住傷害而已。在它の上邊免不了要疼愛，施惠，以及行好。有人學說：「伊布尼穆幹凡兒，此事到至了他：他的鄰居為乘畜的債

賣他的房子，他向來是坐在他的宅子時蔭影裏邊的。他說：「要是他把牠賣掉時，他的宅子便禁止蔽蔭了，我便不能存站了。」而後他把宅子的價錢增給了他，他說：「你不要賣牠。」總之，鄰居的「漢改」就是：先是憑着安寧，打他的景況上不要多追問，在疾病中探望他，在喪氣中安慰他，在涵養中同着他住，在喜悅中慶賀他。在同着他歡樂裏顯出相夥來，打他的失足上寬淡。從樓上不要眺望他的羞體（或醜事）。在他把棗棒插放在他的牆裏時不要煩他。對於宅院不要使他的道路窄狹。不要查訪他向他的房子中拿的那個。撫掩他明漏出來的那個醜事。在一個代替者代替他的時候，從他的失倒上抬起。近他不在的時候，不要要打看守他的宅子上昏憤了。不要窺聽他的話，打他的禁品上閉住他的眼睛。不要常川顧盼他的女侍者。在給他交言裏邊要憐憫他的小孩，把他不知道的那個——他的教門，他的的人世的——指示給他。這便是我們對着普遍的一些「穆士林」述說它的那些「漢改」的一總。

十 近親及骨肉的一切「漢改」

主的欽差說：「安刺說：『我是普慈的主，這個「勒黑穆」（意思是骨肉）就是我從我的名字上開闢下他來的一個名字。他接續它的那個人我接續他。他割斷它的

那個人，我便割斷他。」有人與主的欽差說：『那一樣人是最貴的呢？』他說：『就是：他們害怕主的，他們接續他的骨肉的，他們命人行好的，他們止人爲惡的。』聖人又說：『在「穆士林」上的「蘇代蓋」(施捨)是一個「蘇代蓋」。它是在骨肉親上的是兩個接續的「蘇代蓋」。在愛布托里孩要施舍他心愛牠的牆壁的時候，因爲尊主的說：『你們達不到行好上，直至你們從你們喜愛的那個中施舍了。』他說：『馮主的欽差啊！牠是在主的路道裏邊的，是給貧窮的呢，是乞丐呢？』他說：『你的酬價是當然的啊，你把牠分在你的一些骨肉近親裏邊罷。』

十一 父母及兒子的一切「漢改」

此事無誨：叮嚀近親與骨肉的「漢改」，最惟獨的就是骨肉，最靠近它的就是父母。所以在它裏邊的「漢改」是加倍的叮嚀的。聖人說：『你給你的母親行好着！與你的父親，你的姊妹，你的弟兄；然後是最臨近你的，而後是最臨近你的。』一個人說：『從孝順我的父母中，在他兩個死了之後，以之孝順他兩個的一物還有存在我上的嗎？』聖人說：『是啊！在他兩個上的拜功，爲他兩個求饒，實踐了他兩個的約會，尊敬他兩個的朋友。接續——別的不能夠接續，除非是憑着他兩個——骨

骨肉』。又說：『一個人在父親死後，接續他的父親所喜愛的人，是屬於孝順的最孝順的。』又說：『安刺慈憫他在他的兒子的行好上相助他的兒子的——父親。』也就是不憑着他的歹工作把他致於至忤逆上。又說：『你們把在你們的一些兒子的中間的恩賜平均着。』又說：『此事是父親對於兒子的「漢改」：他使他的禮體俊美，他使他的名字俊美。』疼愛兒子是愛喜的。哈白斯的兒子愛格勒兒看見過主的欽差，他與他的兒子候餐尼接吻。而後他說：『我有十個兒子，我沒有與他們的一個接吻。』。聖人說：『他不慈愛的那個人，人也不慈愛他。』穆阿衛業給隔斯的兒子愛孩奈夫說：『在兒子裏你的意思是什麼呢？』他說：『哎穆民的「愛米勒」啊！他們是我們的心的果子，是我們的脊背的柱子啊。我們是他們的卑陋的地面，並且是給他撫蔭的天。我們在偉大的一總上接續他們。要是他們尋求了，我們給他們。要是他們怒惱了，我們使他們喜悅。他們給你送禮，你喜愛他們着。他們喜愛你，你使他們努力着。你在他們上不要成爲一個重鎖。要這樣時，他們便憎惡你的活，而盼望你的死；他們更憎惡你的接近。』穆阿衛業說：『哎愛孩奈夫啊！你是惟獨安刺的呀。你使我喜歡我的兒子中我原來怒惱他的那個人了啊。我以為我的大恩賜接續他』。

啊！』

你須知道：多的「阿林」會通：在「叔布害台」裏順父母是當然的。在純「孩拉目」裏邊不當然。兒子不宜在「穆巴孩」（即可以的）與「奈福來」（即副功的）裏出外，除非是憑着他們兩個的口喚。聖人說：『大哥在他們的小兄弟上的「漢改」，就如父親在他的兒子上的「漢改」一樣。』

第四章 營業及生活的教訓

一 營業及督促於營業的高貴

真主說：『我把白日轉成了生活的。』提說它是在呈獻恩典裏邊，它說：『我爲你們於中轉了生計，你們少知感啊！』就是：調養你的主轉下了恩典，並在它上尋求知感。主說：『你們在地面裏邊散開，你們尋求安刺的白恩。』聖人說：『一定此事：你們的一個人拿起了他的繩子，而後在他的脊背上負了乾柴，是比主從它的白恩上給了他，而他求乞他，他給他或阻止他——的那個至好的。當初有一日聖人和他的「蘇哈白」坐着。而後他們看見一個有皮有力的少年，他早晨勤忙。他們說：』

唉呀這個！假若他的年少和他的皮子是用在主的道路裏邊的時候……！」而後聖人說：「你們莫要說這個！委實要是他出去是在他的小兒子上勤忙的時候，他就是在他的道路裏邊了。要是他出去是在兩個大且老邁的父子上勤忙的時候，他就是在他的道路裏邊了。要是他出去是在他身上勤忙的時候，她是守分的着，他就是在他的道路裏邊了。要是他出去是勤忙的賣名與鬪崇了，他就是魔鬼的道路裏邊了。」有人說：「哎聖人啊！那一樣營幹是最淨美的呢？」他說：「是人憑着他的兩手的工作和一切好的貿易。」聖人說：「好營幹就是操作的營幹，在他是忠實的時候。」就是以堅定，並遠了欺騙。履行作造的「漢改」。歐默雷說：「你們的一個人也別打尋求食用上坐等。他唸：「哎主啊！你給我食用着。」的確你們須知道：天並不是降金銀的啊！」伊布尼賈斯歐代說：「委實我，一定我憎惡看見一個人閑着，不在他的現世的事情中，也不在他的後世的事情中。」有人與漢白來的兒子愛孩歐得說：「你對他在他的房子或「賈斯至代」中空坐的那個人的話是什麼呢？並且他說：「我不工作，直至我的食用來於我。」愛孩歐得說：「這個人是無知「耳林」的！沒聽見聖人說過嗎？「你們早晨忙着出去，你們晚上遲着回來。」所提說的就是你們早晨

忙着去尋求食用。當初主的欽差的一些「蘇哈白」，他們在海陸中貿易。他們在他們的葡萄中工作。並給他們爲首領。在他上沒有遺產的財帛的那個人，沒有使他從那個上得脫離的，除非營幹和貿易。是啊！在務忙調理他們的教門中濟人的外表的「耳林」學者上，拋了營幹是至貴的啊。像如法學家，註釋家，聖論家等。或是務忙調合「穆士林」們的人，如「蘇丹」（掌權者）判官，証人等。這些人，是在他們爲着做調合，或在貧民上做儲借的道路，或一些「阿林」——上的薪奉滿足的時候。他們迎向於中最要緊的那個是比他營幹最貴的。因此一些「蘇哈白」在愛布白克雷上以拋了營業指示，在他當「海里凡」的時候。因爲那才是他的訂調合上的務忙。他從調合的財帛（即爲官薪奉）上拿了足用的，那是最相宜的。然後，在他亡故的時候，他以把牠（財務）仍回于財政廳遺囑。雖然他看牠在起始裏是合宜的。

二 解明公道及在交往中避免行虧

你須知道：委實交往也行在了包含行虧的理上，交往的人對着主的怒惱呈獻了它。這個行虧，就是要了傷別人的那個。它的傷害有分至普遍的那個亦有只分散至交往的人的。

(1) 普遍的傷害

(A) 屯糧而待長價的：做營業的人在他上儲蓄了糧食，他憑着牠等待價高，它就是普遍的行虧，牠（即糧）的主人在教規裏是受貶責的。那是在糧食少的時候，人們向他需求；直至他傷了那個着遲延他的賣。至於，在糧食豐裕與多的時候呢，人們無求於牠，他們於中沒有貪愛，除非是價少。然後糧食的主人的等待那個，他並不是等待饑饉，所以在這個裏邊沒有傷。茲於，茲後光陰是饑饉的光陰啦，在他的儲蓄裏邊是傷害；那麼無疑的是在「孩拉目」裏邊。同着無有傷害，屯糧的人打憎惡上也不空。因為他等待傷的開始，它就抬高是價格。等待傷的開始，是受抵防的事。就如等待傷的本身，雖然，它次於它。等待傷的本身，它也是次過了傷的。所以規定傷的品級，有憎惡的與受禁的不同。

(B) 在現款裏從銀錢中撥假，是行虧，因為憑着牠傷了交往的人，要是他不認的時候。要是他認的啦，將來他又把牠撥給別人。而後就在許多手中流行開了。牠普遍了傷，並寬廣了壞。罪與傷都歸於他，因為他就是開這個門的那個人。一部分人說：使用牠假的銀錢比偷一百個銀錢還厲害。因為偷是一個幹罪，的實它便完全

啦，割斷啦。使假的罪，的實牠的傷在他死了之後還是在他身上。直至一百年，或二百年；以至於那個銀錢朽壞了。在他上也有那個傷壞，他損滅了人們的財帛。可賀那個人啊！在他死了的時候，他的罪同着他死去。可傷那個人啊！他死了的時候，他的罪存下一百年或是還多。他憑着它（罪）在他的墳坑中受罪罰。人拿問他：直至牠的損壞的臨尾。主說：『我寫下了他們以前的那個，和他們的遺跡。』也就是：我也寫下了他們運後牠的那個；屬於他們的工作的遺跡。就如我寫下了他們以前幹牠的那個一樣。類此者，是主的說：『在如此的日子人把以前的那個擺領給人。』以後的只是他的工作的遺跡，是屬於別人尊牠歹行例。在邊假裏邊有一些事情：在人把他的一物阻回於他的時候，他相應把牠丟在井中，至於手撈不着牠。他遠了把牠擡在別一樣買賣裏邊。要是他壞了牠啦，至於交往不能夠通行。教習現款在貿易的人上當然。好不叫他把假的交付給一人，他是不知道的，那麼他因為在習學那樣知識裏怠慢是罪。但凡知它的工作是全美了給「穆士林」行忠的。使它成功當然。要是在他的財帛中有牠的銀子是打城市的現款上減損的一塊啦，此事在他上當然；他把牠表明給他的交往者。與此事：不用牠交往，除非是他憑着朦混的路道，在現

款的一總裏邊，不把攙的數爲「孩倆來」的那個人。至於他把那個數爲「孩倆來」的人，把牠交付給他，他有壞牠的權能。就如把葡萄賣給他知道把牠做成酒的那個人一樣。那個是受禁止的啊！助力歹傷，及於中相夥，以及憑着類此的在貿易裏行「漢改」的道路，是比保守副功課至厲害的。

(2) 交易者的傷害

凡是用以尋求傷害交易者的那個便是行虧。公道只是不傷害他的「穆士林」的弟兄。於中的總義就是：他對於他的弟兄不喜歡別的，除非是他對他本身所喜歡的那個。凡是人以此給他交往，在他上難過，在他的心上重的那個；相應他別以此與別人交往。不然，使近他的跟前銀錢及別人的銀錢一般樣。——這是它的總義。分晰它則有四事。

第一：不要憑着它不是在牠裏邊的那個誇讚貨物。因爲它是說謊。要是買的人承領了那個啦，他就是朦朧，是行虧。要是他沒有承領啦，他就是欺誑，失人格。至於無有加意和話長着以提說原來在牠裏邊就有的量度誇讚貨物，憑着它無傷。不相應在牠上絕定的發誓。因爲要是他是說謊啦，那麼的確他就是拿了假誓來啦。它

是屬於大罪。要是他是實言嘞，那麼的實他把安刺轉成爲他的發誓而預備的嘞。的確在它裏邊有傷。因爲現世是比無有困難着想以提說主的尊來名相撻牠至卑賤的。聖人說：『可傷他說「指主發誓，是的」。「指主發誓，不是的。」——的那個貿易的人啊！可傷他說：「明日吧，在明日之後吧。」的——那個工人作的人啊！』又說：『爲使貨物通行的謊誓，是滅絕了營業的。』

第二：要顯明出物的一切污點來，牠的隱的與牠的明的。別從牠上隱藏一些。那是當然的。要是他隱藏了牠啦，他是行虧，欺騙。欺騙是「孩拉目」。因爲在交往裏行忠實，它是受拋棄的，行忠實是當然的。在他顯了布的兩面的最好的而藏了第二面的時候，他是欺騙。在他是在黑暗裏呈獻布的時候是如此的。在他呈獻兩隻靴子或鞋子等的最好的一隻的時候是如此的。人傳來的那個是證明在欺騙的爲「孩拉目」的。聖人過在一個賣糧食的人上，使他奇怪，然後他插入他的手，於是他看見濕的。他說：『這個是什麼？』他說：『雨到在了牠上啦』。聖人說：『何以你不把牠轉在糧食的上邊？至於人們看見了牠。他欺騙我們的那個人，他不是屬於我們的。』人傳來的那個，顯明出一些污點來，是證明行忠實的當然的。在聖人在「伊斯

「備目」上給者雷勒拿了約會的時候，他因為他轉回去啦，而後他又扯住了他的衣服，把在凡是「穆士林」上行忠實在他上做了條件。者雷勒，在他立起貨物來時，買牠的看見了牠的污點，然後他使他選擇。他說：『要是你願意時，你便拿去。要是你願意時，你便拋下牠。』然後，有人給他說：『茲後，你的事情是像了這個的了，買賣在你上就不通行。』他說：『委實我給主的欵差在對一切「穆士林」行忠實上拿了約會啊！』當初，愛斯格爾的兒子瓦西來，他仰臥着，而後一個人憑着三百個銀錢賣了他的駝。瓦西來是昏慣的，的確那人牽了駝就走啦，而後他在他之後忙追，他喊他：『哎此人啊！你是為肉買牠呀或是為的騎呢？而後他說：『不然，是為的騎！』他說：『牠有蹄漏，的確，你看牠。委實牠跟不上行。』於是又歸回了牠來，賣的人減了牠一百個銀錢。他給瓦西來說：『安刺慈憫你，你在我上壞了我的買賣。』他說：『委實我給主的欵差在對但凡「穆士林」行忠實上拿了約會啦。我聽見主的欵差他說：「買賣在一個人上也不是「孩倆來」，除非是他明瞭了它的災害。在他知道那個的那個人上也不是「孩倆來」，除非是他明瞭了它。』的確，他們從行忠實裏就解得此事：他對於他的弟兄不喜歡別的只除是他對他的本身所喜歡的那個。

他們不要誠信那個是些富餘的，是加增的一些位分，不然，應誠信是入在他們的買賣之下的「伊斯倆目」的條件。這些事情，總然是在「奈福斯」上困難的也罷，雖然在誠信兩樣事的「板代」上是容易的。其一，就是他朦朧遮住污點，與他攙假了貨物，並不是能在他的利益裏邊加增的。並且它是傷他的，失去他的吉慶的。的實安刺一起就傷了他的一切朦朧啦。有人學說：一個人，他有擠牠的乳的一個牛，他用水來攙牠的乳。他賣。而後大水來了，於是塗去了牛。他的一部分兒子說：『那就是我們把攙在牛乳中的那些分散的水，牠一起聚了起來，沖去了牛。如何呢？』的實聖人說：『兩個做買賣的人，在他兩個實在忠誠的時候，在他兩個的買賣裏的吉慶是在他兩個上的。在他兩個隱藏和說謊的時候，人便脫掉了他兩個的買賣的吉慶。』又說：『主的手是在兩個打夥的人上的，在他兩個沒有行瞞昧的時候。前後他兩個行瞞昧啦，它打他兩個上抬起了它的手。』瞞昧的財帛的不增加，就如從忠實上的不減損一樣。其二，就是為全美他的忠實和在他上的容易所免不了誠信它那個意思，他須知道：後世的獲利和它的富饒是比現世的獲利還好的，總然現世的財帛的利益是憑着了理壽數所尋求的也罷。牠的虧害與物的罪惡就存下了。何以有智慧的人以它

的最好的那個來抵換它是最低下的那個——而尋求好呢？好的一總是在安寧的教門的裏邊啊！聖人說：『不飯信古蘭的就是他把它的「孩拉目」做爲「孩倆來」的那個人。』知道了這些事情的人，他的「依馬尼」就堅鍊了。他的「依馬尼」就是他在他的後世裏的本錢。沒有作廢他的爲無盡的善數而預備的本錢的，憑着他用以獲利受益的幾日的「賽白布。」一部分隨從者，說：『假若我怒惱家眷着進了寺啦，有人給我說：「這些人，誰是好的？誰是歹的呢？」一定我說：「他們的好的是他們的最忠誠的。他們的歹的，是他們的最欺騙他們的。」欺騙在買賣和作造裏邊一總是受禁止的啊！作造者不宜憑着他的工作戲耍。按着那個理。如果別人這樣造了牠，一定他的本身不喜歡牠，不然，相應他好作造，並使牠堅固。而後再說明牠的污點，在牠有污點的時候。以此他便是虔誠了。一個人問撒林的兒子孩贊吳，他說：『怎樣我能在賣一些鞋子裏安寧呢！』他說：『你使兩方面一般樣了，你不要使右邊貴過了別一邊。堅固了鞋邊，使牠轉成全美的一物。在針縫的中間要相聯密。你別使兩隻鞋的一在另一隻上高一層。』要是你說：交往不全美至幾時，提說貨物的污點在人上當然。我說：不是如此的啊。因爲做買賣的條件是此事：對於買賣沒有

買的則已，但買，就是他本身喜歡牠的那個真精美的。假若他留下牠的時候。並無求於隱蔽。他習慣了這個的人，他買不了有污點的物。要是有一次有污點的物遇在他的手中啦，叫牠記起了它，叫牠憑着牠的價值知足。伊布尼賽勒奈賣了一個羊，他給買的人說：『你看見在牠裏邊的污點了嗎？委實牠是用牠的蹄子播草的啊！』而後復如此說。它就是有教門的人的行徑。

第三，在度量裏邊不要隱蔽，那是憑着公道的稱，並於中謹慎。在量裏邊相應他給人量就如他自量一樣。主說：『可傷那些量的人啊！在他們在人們上量的時候，他們求全滿；在他們自己量或他們自己稱的時候，他們虧損。』沒有從這個上度誠的，除非是：在他給的時候，他豐滿；在他拿的時候，他減少。因為真的公道少有成形的。既然叫他以顯了加增與減少而求顯着。他以它的全美搜求他的「漢改」的人，幾乎他就過了限。他們的一部分說：「我不憑着喜愛而從主上買傷嘆。」凡是以糧食攪土或別的前後他量的那個人，他就是在那量裏邊攪假的人。但凡同着肉稱上骨頭的屠夫，買賣不以他的例為習慣的，他就是在那稱裏邊攪假的人。把別一些假定來在這個上比較，直至是在估衣商所用的那個尺量裏邊；在他買的時候，他量時

放開了布；他不扯緊了牠。在他賣的時候，他在量裏邊扯緊了牠，以便在量中顯出不同來。那都是屬於把牠（貨）的主人呈獻在傷嘆上的摠假的人。

第四：在定市價裏邊忠實。不要從它上隱藏一些。的實主的欵差打迎客上禁止過，並打高拾物價上禁止過。關於迎客商的，就是他向了同夥，他迎接貨物，他在城市的定價裏邊說謊聖人說：『你們莫要迎客商。』他迎了牠的人，那麼貨物的主在到了街市之後自由。對着鄉下人，當時的人賣也是受禁止的。它就是：一個鄉下人到了城市去，他有些糧，他想要在街市賣牠，而後現在的人給他說：『你把牠丟在我的跟前吧！直至牠價值裏高了。』他是等待牠的價值的拾高。打拾高物價上也是受禁止的，就是賣的人在買的人的貪愛之前周旋，他尋求貨物的加增，——他可不是要牠的——他只要動買的人於中的貪愛。這樣受禁止的，証明在買賣的人在定價的時候，朦蔽是使不的的。他從牠上隱藏了事情，假若他所來的是在結成上啦，那麼，這個就是受禁的欺騙的行爲，是行忠當然的反面。屬於此的有：在他上別有得橫財的工夫，使貨物的主人昏價的機會。從賣者或買者中隱藏了高價，歸于定價。要是幹了那個啦，便是行虧，是拋棄了給「穆士林」行公道與行忠實。在賣的人的獲利

是憑着此事時：他說：「我賣了立在我上的那個啦，」或「我賣了你買牠的那個啦，」那麼他當看守忠實。而後此事在他上也當然：他表明在結成之後發現出的那個——污點或減損。

三 在交易中的行善

的確主一起命令行公道與行好。公道只是得脫離的「賽白布。」它是從營業中行本錢安寧的路道的。行好是得安全和得吉慶的「賽白布，」它是從營業中行獲利的路道的。人並沒有把他以他的本錢在現世的交易裏知足的人算做有智慧的人。在後世裏亦如此。在有教門的人上不宜拘在公道，和違了行虧上。並離開一些行好的門。主說：『你行好着！就如我向你行好的那樣。』又說：『委實安刺，它以行公道與行好命令。』又說：『委實主的慈憫是臨近一些行好的人的。』交易的人得着行好的品級是憑着六件事情之一。

第一：欺騙，他不應以習慣不以牠欺騙的那個來欺騙人。至於欺騙的根呢，是在它裏邊有口喚的。因為營業就是為的賺利。沒有使那個形成的，只除是憑着任何的欺騙。雖然，他在它裏邊須看守臨近主啊！他以些微的獲利而滿足的人，他的交

易就多；從牠的重復上便得着多的獲利。並且以之顯出了吉慶。

第二：担待欺騙，買者要是他從弱者上買了糧食或是從貧者上買了一物啦，此事無傷；他担待欺騙，和鬆容。他便是給他行好。他便是入在了聖人的說：「安刺慈憫鬆容着賣，鬆容着買的人。」——裏邊。至於從富人上担待欺騙，不是受誇讚的。不然，他是無有酬價與無有誇讚着廢棄了財帛。當初一些前人的多的，他們在買裏邊尋求說明。他們同時施舍那個重量的財帛。有人在那個裏邊問他們的一部分，他說：委實施舍就是把他的白恩給人，委實受欺騙就是欺騙他的智慧。

第三：完全了價值及別一些債。在它裏邊行好，有的是憑着施贈和讓一部分。有的，是憑着姑容和讓步。有的是憑着在講求現款的精實裏邊鬆容。那都是向在他上受喜的，在他上受催促的。聖人說：「他借出金錢去至一期限的那人。每一日他應受「蘇代蓋」（即施捨之回賜也）。前後期限開啦，他在它之後等待他，他每一日應受像了那個債的「蘇代蓋。」聖人會看見一個人，釘着一個人討債，而後他用他的手指點那個債主，叫他讓一半；然後他幹啦。而後他給有債的人說：「你立起來！我給他。」

第四：完全了債。俊美的還債是屬於行好。那就是：他忙行至責任的主人，他別勉強他來於他，他還他的。的實聖人說：『你們的好的，就是你們的俊美的還。』不足幾時，他能够還債啦，叫他忙到於他，總然是在它(債期)的時候以前也罷，要是他不能夠啦，那麼他便舉意在他能够的時候還他。在債主以粗暴的言語給他說話的時候，叫他以柔和的對待他。跟遂主的欽差，在債主把他(指聖人)的話阻回在他上的時候，他的「蘇哈白」解得了它，(即是想威嚇那人)，他說：「你們懇求他，因為在責任的主人是會說話的。」使「候昆」偏在他有債的人上，——因為他的困難——是屬於行好。

第五：他尋他退回的那個人他退回。因為他不退回，只除是傷買賣着的懊悔。他不相應爲他自己的情願，它就是傷他的弟兄的原因。聖人說：『他懊悔着退回他的同合的那個人，安刺在末日退回他的災難。』

第六：在他的交易裏憑着賒欠親奔從窮人中的一夥。在當時裏，他決意別尋討他們，要是富裕沒顯給他們的時候。從一些前人中有那個人：他給窮人說：『你拿你所願意的那個着，要是你富足啦，你還。要不然啦，你是在從它上開解與寬容裏』

邊。」這就是前人做買賣的路道。總之：營業是人們的試驗，就用它試驗人的教門和他的謹慎。

四 買賣人對其教門的疼顧

做買賣的人不宜使他的生活打他的歸處（卽末日，後世）上務住他。要如此時，他的壽數便廢棄了，他的買賣便虧本了。他在後世裏邊所失掉的那個獲利，在今世裏所得的不能完全它。如此他便是屬於以後世而買了今世的人了。不然，有智慧的人相應他在他的本身上疼顧。他疼顧他本身就只憑着他的本錢，他的本錢就是他的教門。他是在它裏邊營業的。在他的教門上全美他的疼顧只是以看守七件事：

第一：在營業的開始裏邊舉好意。叫他對於它舉意打營謀上守分。打人們上止住希圖，以「孩倆來」打他們上求富。以他所營幹來的那個在教門上相助。履行家眷的夠用的。叫他屬於同着他出征的人的一夥，叫他舉意對一切「穆士林」行忠實，以喜愛他自己的那個喜愛別一些人。在他的交易裏邊舉意遂從公道和行好。就如我們所提說的。舉意在凡是在街道中看見它的那個裏邊命人行好止人幹歹。在他隱了這些意念的時候，工作便是在後世的路道中的。要是他求財帛的益處啦，它是加

增的。要是他在現世裏虧本啦，在後世裏是獲利的。

第二：在他的作工和他的營業裏要想着履行從「凡雷贊起法業」中的「凡雷贊。」因爲一些作工的和一些營業的人。他要是拋棄啦，生活便壞了。並傷了多數的人。一切事情的齊理是憑着一切相助的。一切分散的保障是憑着「阿買來」的。從一切工作中有它是最要緊的那個。有因爲把它歸於尋恩和修飾現世而無求於牠的那個。叫他務忙要緊的工作着，以使他憑着牠的履行而使「穆士林」們的在教門中的要緊的足用。

第三：他別使現世的街市阻止了後世的街市。後世的街市就是「賈斯至代」。真主說：『人們不要叫營業和買賣打紀念主，禮拜，以及納天課上務住了他們』。當初一些前人，他們在陰「愛贊尼」（即班克）的時候，遊轉。一些街道在「則米」（即土著之非回教徒）和兒童上空了。

第四：不要在這個上怠慢。不然，在街道裏邊要常川記念主。並務忙「台河里來」與「台斯比孩」在街道裏在一些昏慣的人的中間記念主是最高貴的。

第五：不要在街市與營業上很貪。那就是憑着早入遲出。

第六：不要只拘泥於遠了「孩拉目」上，並且要遠了朦混的去處，及猶疑的去處。叫他的心尋求「堅決」。在他於中得着疑惑的時候，他遠了它。在牠的事情使他疑惑的貨物担給他的時候，他打牠上考問。凡是續給虧害，瞞昧，偷盜，及疑惑的，他別交易他。

第七：他相應檢查他的交易的一切路道，同着從他的交易中的每一人，因為就是受檢查的，受打算的那麼叫他預備在未日的答復着。

第五章 「孩倆來」及「孩拉目」——當行的及禁止的

一 「孩倆來」之可貴及「孩拉目」之可貶

主說：『你們從一些潔淨中吃着！你們做清廉的工作着。』它在工作之前命令從一些潔淨的中吃。有人說所指的就是「孩倆來」又說：『你們莫要在你們的中間以虛僞來吃你們的財帛。』又說：『委實他們行虧着吃了孤子的財帛的那些人，他們在他們的肚腹中只是吃了火！不久他們便接續火獄。又說：『哎他們販信的那些人們啊！你們害怕安刺着！你們丟拋了從「雷巴」（即利息）中存下的那個着！要是你

們飯信的時候。」然後它說：『要是沒有做了，你們聽從安刺和它的欽差中的征戰着。』又說：『要是你們做「討白」了，那麼你們應受你們的本錢。』又說：『他反悔的那人，這些人便是獄火之夥，他們在它裏邊永久。』它把吃「雷巴」在事情之起首中轉做聽安刺的征戰。在它的末尾裏，轉做呈獻火獄。在「孩倆來」與「孩拉目」中傳來的一些「阿業台」是數不過來的啊。伊布尼買斯歐代打穆聖上傳來，聖人說：『尋求「孩倆來」在凡是「穆士林」上是主命。』一部分「阿林」說：聖人的說：『尋求知識在凡是「穆士林」上是主命。』所指的就是尋求「孩倆來」與「孩拉目」的知識。並把兩段聖諭的指示轉做爲一事。在聖人提說了貪今世的時候，他說：『往往有蓬頭垢面在外奔波的人，他的食物是「孩拉目」，他的衣服是「孩拉目」的。他以「孩拉目」爲滋養。他拾起了他的手，他陰：「哎調養的主啊！哎調養的主啊！」那裏人會應答那個呢？』又說：『凡是從「孩拉目」中生出來的肉，火獄是最相應他的。』至於一些賢行，傳云：蘇底格（即愛布白克雷）飲了他的「板代」營謀了來的一點牛乳，而後他問他的「板代」，他說：『我給一夥人算了卦，而後他們酬報我的。』於是他把他的手指頭插在他的口中，他嘔吐直至我想他的命幾乎要出來，然後他說

：「歐主啊！委實我，我從血脈所担和腸子所攪的那個中向你賠款啊！」歐默雷如此着一時錯誤飲了一個「蘇代蓋」的駝的乳，他也是插入他的手指，他嘔吐。賽河里台斯台勸說：「『板代』達不到真實的「依馬尼」上，直至在它裏邊有四樣事情：同着「遜奈」交還一些主命。以仔細吃「孩倆來」。遠了表裏的禁止。在那個上忍耐，至於死亡了。」當初白舍雷哈飛——是屬於一些仔細的人，——有人給他說：「你從那裏吃呢？」他說：「是從你們所吃的那裏。」雖然，他是哭着吃的那人，並不像了他是笑着吃的那人啊！他曾說：「一個手須比一個手短。一口須比一口小」。如此便是從一些歐混的上抵防的。

一 「孩倆來」及其內在的分類

你須知道：晰分「孩倆來」與「孩拉目」，解明它只是依靠法律的經典。目的無求於它的長論。它有嚴定的食物，憑着「斷語」（即教律中之「凡台瓦」）認明它的「孩倆來」。也就不從它之外的上吃。至於從一些散碎的理由中寬廣了吃的人，那麼他得需要「孩倆來」及「孩拉目」的一切的「耳林」。而今我們指點出在分離的街道裏邊它的聚處。那就是財帛，人只把牠做了「孩拉目」的，或是對於牠的

本裏邊的意義，或是對於他的營幹的方向裏邊的蔽病。

第一：對於牠的本裏邊的性質做「孩拉目」的，如酒，猪，以及其他。晰分它就是在地面上一些食料的本，越不過三分。或於屬於礦物的，如鹹和泥，以及其他。或是屬於植物的，或是屬於動物的。關於礦物的那個：就是地的分子，及從牠上出來的那一切。吃牠不是「孩拉目」，除非是吃了受傷，或是在牠的一部分中行了毒的路的那個。麪食假若牠是傷人的了，一定把吃牠做了「孩拉目」。習慣吃牠的那個泥，不是「孩拉目」，除非是傷人的時候。關於植物的：沒有從牠上做了「孩拉目」的，除非是牠更移智慧或更移活或健康的那個。更移智慧的是，「白奈者」（致睡之毒草），酒，與別一些麻醉品。更移了活的，是毒品。更移了健康的是在非牠的時景裏（即沒有病）用藥。好像這些的一總是歸于傷的，只除是酒與麻醉，因為那個也有從牠上不醉的，人同着牠的少做了「孩拉目」。關於動物的：分爲人吃牠的那個，與人不吃牠的那個。晰分牠是在教法的經典裏邊。吃牠是「孩倆來」的那個，爲「孩倆來」只是在——宰是教規的宰，於中看守宰的條件與器具與宰的人——的時候。按着我們在教律經中提說的那個。牠不是教規的宰或是死了的那個

是「孩拉目」。沒有做「孩倆來」的，除非是兩樣死物：魚和蚱蜢。

第二：對於手定在牠上的方向裏的藏病做了「孩拉目」的那個。從牠上形成了許多分：(1)從沒有掌權的裏拿來的那個，像開礦，活死地，(即開荒)，獵牲，採薪，飲河水取乾草，這些是「孩倆來」。它的條件是：受拿的並非惟獨從兩樣人中有「孩拉目」的。(2)在他上沒有「孩拉目」的那個裏強拿的，牠就是橫財與別一些隱昧主的敵人的權利。那個在「穆士林」上是「孩倆來」，在他們從牠中取出五之一以及在兩樣「漢改」的中間以公道分開的時候。他們莫要從他上有禁令與誓約的那個隱昧者中拿牠。(3)憑着互相抵換拿互願的那個，那是「孩倆來」。在他於中看守真正的條件，同時教條憑着牠從遠了壞條件上不遙遠的時候。(4)無有自由着成就的那個，像如遺產。它就是「孩倆來」，在遺產是從「孩倆來」的理上營謀了來的時候，並且那個是在還了債，踐行了遺囑，在繼承中間公分，取出了「漢志」，「宰開台」，「堪法勒」(贖價)，在他是當然的時候，以及存下了別一些份，——之後。我們點明它的一總，好叫知道所指的是：凡是從它的一面吃牠的那個，相應在牠裏邊求有「耳林」的人的指示。不要以愚魯先於牠。因為就知人給「阿林」說

：「爲何你相反你的「耳林」呢？」人給愚人說：「爲何你常守的愚魯呢？爲何你在人對你說了之後你不習學着求知識呢？——在但是「穆士林」上是主命的知識呢？」

三 「孩倆來」及「孩拉目」的品級

你須知道：「孩拉目」它的一總是污穢的。雖然它的一部分是比一部分至污穢的。「孩倆來」它的一總是潔淨的。雖然它的一部分是比一部分至潔淨的，並是比一部分至清妙的。因此打「孩拉目」上仔細是在品級上的。打凡是法學家指明它爲「孩拉目」的那個上行仔細是屬於它的。打它行或許是「孩拉目」的路道上行仔細是屬於它的。在它的爲「孩倆來」裏邊無有朦蔽的那個是屬於它的，雖然他要從它上害怕流於「孩拉目」啊，他防備以它有傷的那個而拋了憑着它無傷的那個。他從它上不害怕流於憑着它有傷的那個是屬於它的，雖然，他爲除了主的周旋，及不舉意以它助力主的功課，或是行它的鬆容的路道，——在他上是有憎惡或罪過的啊！

的實有人學說：伊布尼賽雷奈，他拋給他的夥伴了四千個銀錢，因爲一物在他的心裏邊猶豫了。同時一些「阿林」會通憑着它無傷。當初他們的一部分在一個人上應受一百個銀錢，然後還給了他，他拿了九十九個。他打求全一總上的仔細是恐怕

加增的。他們的一部分人做營業，人完全給他的那個一總，他減損些子粒着拿牠；他以加增的子粒稱給人。打人們以之擴張的那個上抵防是屬於那個的。因為那個在「凡台瓦」（從教律中取中的標準）中是「孩倆來」雖然，從開了它的門中恐怕催迫到別人啊。洒脫的「奈羅斯」與拋了仔細就慣連啦。就如他們的一部分從他是於中賃住的房子的牆上拿土中行仔細的那樣。就如傳云：阿布都阿則茲的兒子阿穆雷，當初他給一些「穆士林」在他的手中間稱麝香，他捻住了他的鼻子，直至氣味到不在他上。他在那個從他上數的遠了的時候說：『從牠上的利益不是別的，就只是氣味啊！』當初他們的一部分人，近在臨終，晚上就死的時候，他說：『你們息滅了燈吧！的確在油裏邊的責任是新生在繼承者上的啊！』候賽尼當他小的時候，拿了從「蘇代蓋」的棗子中的一個棗子。聖人說：『開哈！開哈！』就是丟下牠！蘇底格他從他飲他的「板代」的那個牛乳上嘔吐，原是他算了卦，人給了他的酬價的牛乳。那是害怕於中新生助力「孩拉目」，同時他的飲是打不知上。他的取出原是不當然的，雖然使肚腹打污穢上空是屬於「蘇底隔奈」的仔細。總之，不足幾時，「板代」對於他的自身很厲害啦，在末日脊背便輕爽。並是打止住他的好而偏重止住他的歹上最遙遠的。

茲後你知道了事情的真理啦，那麼你選擇吧！要是你要啦，你多尋仔細。要是你要啦，你便姑容。你尋仔細，益於你的自身。你姑容，傷你的自身。

四 「叔布害替」(有矇蔽的近乎憎惡的)的層級

聖人說：「孩倆來」是顯然的，「孩拉目」是顯然的。在它們兩個的中間有一些「叔布害替」的事情。人們的多的不知道它。他遠了「叔布害替」的那人，的實他爲他的道德，他的教門求無干了。他遇在「叔布害替」中的那個人，便是遇在「孩拉目」中了；就如在火池的周圍看守的人，幾乎他遇在牠裏邊」。這段聖論是在規定三分裏的明條。其中有許多的人不認的它的那個中分的可疑的，它便是「叔布害替」。免不了要解明它的。因爲多的人不認的它的那個，也有少的人認的它。我們說：普遍的「孩倆來」就是在它的本原裏邊沒有「孩拉目」的性質的那個。並且是打它的爲「孩拉目」和「憎惡的」上開脫了的。特別的「孩拉目」，它就是在它裏邊有「孩拉目」的性質的那個。在它裏邊無有設疑。就如酒，因爲牠的麻醉的厲害；如尿溺，因爲牠的醜觀。或是憑着打牠上斷然受禁止的「賽白布」而成就的那個，像如憑着行虧害，吃利息及類此者所成就的。這兩端是兩個明顯的，接續兩端的那個便是它的事情真實

的。雖然，它可還担的是別的啊。因此它並不担了在它上做証的「賽白布」担了它的一些証據的無，就如担了它的本身裏邊無。至於「叔布害替」，它的事情隱蔽住我們的那個，是憑着於中呈獻給我們了許多信仰。要是打兩個「賽白布」上生出的啦，便是搜求兩個信仰的。在「叔布害替」中有些變動：

第一：在爲「孩倆來」及爲「孩拉目」裏邊設疑的。要是所担的兩面相等啦，「侯昆」是在它之前認識的，他追求，他別憑着猶疑而拋棄了。要是兩面之一在他上佔勝力啦，並且是打受論的証據上發出的啦，「侯昆」是在勝的上。這些不能分明，除非是憑着比較，與親見。我們把它分爲四分：(1)從前就是爲「孩拉目」的，而後設疑遇在了爲「孩倆來」裏邊啦。這便是「叔布害替」，逮了它當然。行它是「孩拉目」。(2)他認識是「孩倆來」，他又在是「孩拉目」裏設疑啦。那麼根是「孩倆來」，「侯昆」是在它。(3)根原是「孩拉目」，但是忽然憑着設疑的勝又搜求它是「孩倆來」它便是「買寔苦開飛習」(係一術語意思是：在它裏邊有猶豫的)。佔勝的是它的爲「孩倆來」，那麼，這個他可於中研究。要是勝的設疑能接續着受論的教條的「賽白布」啦，那麼他在它裏邊選擇它是「孩倆來」的那個，縱使他是遠於仔細的也罷。譬如，有人射着了

一個牲，墮了下來，而後他得着牠是死的。在牠上並沒他的箭以外的傷痕，但是牠也許是摔死的。或別的原因。那麼他可選擇牠爲「孩倆來」。因爲傷的原因是顯然的。的確它切實。根原呢，別的並沒攙在它上；所以它的兩攙雜是「買臺吉開飛習」。憑着設疑不能隔掉定念。(4)它是顯明的「孩倆來」，但是因着在設疑的勝裏邊，接着受論的教條的一面，在設疑攙入的是「孩拉目」上佔勝力。那麼他可抬起了搜求，斷爲是「孩拉目」。譬如：兩個器具的一個有污穢，剖取問題家便把它交給了倚靠嚴定的踪跡；搜尋設疑的佔勝的。搜尋飲牠是「孩拉目」，就如搜尋憑着牠止住做小淨的那樣。

第二：「叔布害替」的設疑，其發生是相攙雜。

那個就是「孩拉目」同「孩倆來」相攙雜，它贖住了許多事情，並且沒有分格。攙雜有一些樣，一樣是憑着拘定的數目遇的。就如：假若一個死物相攙了一些潔淨的，或是十個潔淨的。或是一個乳過的女子相攙了十個婦人，這些就是「叔布害替」，會通遠了它當然。因爲剖取問題家及一些「阿林」在這個裏邊並沒有一個灣轉之處，茲後，它憑着拘定的數目相攙，它轉成了綜合的，就如一物，而後在牠裏邊有了

相對待的，他定信爲「孩拉目」，也定信爲「孩倆來」；那麼搜求及危險的一邊就羸弱了。最估勝的是在觀察敵條裏邊。因此，他可得偏重。一樣是拘定的「孩拉目」憑着不拘定的「孩倆來」遇在它裏邊的。就如：假若一個或十個乳過的女子相攙了大城市的一些婦人啦，憑着這個而遠了和城市的人結婚不當然。不然，他可給從她們中所願的結婚。那就是因爲「孩倆來」與需要的一總是估勝的。因爲凡是在他上把乳女，近親骨肉，因着一些原因中的一個原因——廢止了（婚姻）的那個人，不相應在他上塞住了婚姻的門。同樣的，他知道現世的財帛相攙它是斷定的「孩拉目」的人，他拋了買與吃不當然。因爲那是傷害。『在敵門裏邊沒有傷害啊！』憑着以下的事可以知道這個：在主的欽差的光陰，賊偷了個牌子，和在橫財裏邊的一個鏹子。在世上從買牌子和鏹子上之一個人也沒阻止。他偷的那個的一總是如此的。在人們中有在銀錢金錢裏邊設疑的。主的欽差沒有拋却，與一些人們也沒有拋却金錢銀錢的一總。至於在牠相攙了「孩拉目」的時候，他別以「孩倆來」拘束。他不拘束就如在我們的這個光陰裏財帛的「候昆」。因爲憑着這個攙合不是「孩拉目」，憑着牠的本用物，也許是「孩拉目」，也許是「孩倆來」。除非是證明它是「孩拉目」的那個顯跡牽聯那個本

的時候。有人說：在我們的光陰中財帛的至多的是重「孩拉目」。它的發生就是壞心意的務多及尋求敬重他。總然是一遭也罷。甚至往往人猜度行奸，飲酒，他們明揚就如明揚「孩拉目」一樣。而後以為他們是最多的。它是錯阿！委實他們是最少的啊，總然多的是在他們裏邊也罷。總之，「孩倆來」的根，沒有隔蔽的，除非是以嚴定的顯跡。

第三：在「叔布害替」上有因着「孩倆來」的原因而接續至了罪過的。就如「主麻」的日子，在曉諭的時候的做買賣。用強霸的刀子宰，在別人的買賣上賣。在結成裏傳來的一切禁止，在壞了結成上沒有根據。因為委實從那一切上阻止住是行仔細。因為從這些事情上成就的用的是憎惡的。憎惡是像了「孩拉目」的。如：運籌的一總在它的趨勢裏邊送於罪過的，像了把葡萄酒賣給做酒的，把軍器賣給斷路的。的實一些「阿林」在那個真正，及從他上所拿的價錢相應裏邊不同啦。比較的（即「給牙斯」）是那個真正，愛拿的是「孩倆來」；人憑着他的結約是幹罪，就如用強霸的刀子宰的一樣，被宰的是「孩倆來」。因為他的犯罪是助力幹罪的人而犯罪。那並不牽聯結約的本。從這個中所拿的是憎惡的，是很的憎惡。拋了牠是屬於緊要的仔細。

五 注意的

在人們上不宜務忙細膩的仔細，除非是有定念的「阿林」的闕下，因為在那個非是他的習俗，與他憑着他的聰明無有聽着運籌的時候，壞他的那個是比益于他的那個至多的。一些苦追求的人，（在古蘭經苦追求的）他們害怕人在他們裏邊說：「他們在現世的生活裏邊的奔忙失迷了的那些人，他們猜度他們是好的工作。」因此聖人說：「一些「阿林」的貴過了「板代」，就如我貴過了我的「蘇哈白」中的一個最低的人」。

六 在「孩拉目」及「孩爾來」中的究問

你須知道：你的食物，或是送的禮物，或是你要買牠的，或是人施捨給你的，你不可打牠上監察。不可追問，也不可說：「這是屬於牠的爲「孩爾來」不確實的那個。我不拿牠，並且得監察牠。」你也不可拋了普通的講究，不然，在疑點中須究問從牠上免不了的那個。疑點的發生處，是關係接續于財帛的主人，在牠裏邊有可疑。或是關係一樣依靠証據的顯然的猜度，因接續了財帛是牠的「孩爾來」的。相據牠的「孩拉目」的。「孩拉目」同着堅信它的有是多的。在「孩拉目」是少的時候，也許

在他沒有吃「孩拉目」的時景裏是沒有有的。雖然，問詢是謹慎的。打牠上止住是仔細。他只究問手的主人，（即幹者）在他不是冤枉的時候。要是他是冤枉的，憑着此事，他不知道營幹的路道是「孩倆來」，或是在他的表說與他的可托中不堅實；那麼，他可從別人上究問。在一個公道人表說了牠的時候，可承領他。要是個歹人表說的牠，他知道他的時景關聯着他不能說謊，因為他於中並無目的；承領他使的。因為委實所尋求的是心堅信的。在這個處所的比例中「穆夫替」（剖取問題者）便是心。心對於一些暗昧的關聯有些不同，使所說的話打它上窄狹，那麼，叫他於中參悟。茲後心安寧啦，防備凶兆是當然的。

七 改悔者從虧害的財帛中脫出的方法

你須知道：凡是做了「討白」的人，在他手裏有受攙雜的財帛，那麼在分開「孩拉目」與取出牠去裏邊的知識在他上當然，以及別一些在取出來的用處裏的知識。叫他在它們兩個裏觀察着。

第一個觀察：分開與取出的方法，做了「討白」的人，在他的手裏有它本是顯然的「孩拉目」的那個，屬於強霸的，或是寄放的，或是別的。它的事情是容易的。分

開「孩拉目」在他上當然。要是牠是受蔽蔽的受掩雜的時；或者是有一些類別的，如糧粒，現款，油汁；或者牠是相分離的一些樣，如房子與衣服。要是牠是在對等裏邊，或者是在財帛的一總裏邊相影的像如以貿易經營財帛的人，他在牠的一部分中說欺了；與像了強霸了油的人，他把牠攪合了他自己的油；以及在糧粒，或金銀錢那樣幹的。要是牠是顯明的量度啦，就如他知道從他的財帛的一總中的一半是「孩拉目」，那麼分開一半就在他上當然。要是猶豫啦，有兩條路：一是採取「業隔尼」（堅信），的別一是採取猜度的勝的。在頭一個路道中是至仔細的。不要尋求存下，只除是他定信牠是「孩倆來」的那個量度。

至於茲後房子與衣服憑着牠兩個的比樣朦朧住啦，在牠們兩個裏邊有些失拋的；判官可尋求賣了牠，拿原價。把最少的價錢的量度用給從牠上被阻止的。使拋下的量度等待解明與齊理。

「買養來」：繼承了財帛的人，他不知道他的遺產是從那一樣營謀上，是屬於「孩倆來」呢？或是屬於「孩拉目」呢？那裏又沒有顯跡，它憑着一些「阿林」的會通是「孩倆來」。要是他知道在牠的裏邊有「孩拉目」，他在牠量度中設疑，取出「孩拉目」

的暈度是以揀選。要是他知道他的一部分財帛是從行虧上啦，努力取出那個暈度是當然他的。一部分「阿林」說：不當然他，罪是在遺產者上。

第二個觀察：是用處。在他取出了「孩拉目」的時候，他應受三個時景。或是在牠上有嚴定的掌管者，把牠付於他當然；或是付於他的繼承者。要是他不在啦，他可等待他歸來，或給他送去。要是在牠上有增加的，與取益的啦，他積聚牠的利益，直至他歸來的時候。或是掌管者不嚴定，從積存中遇的傷是在牠的本上；他不知道他是打承繼上死啦或是沒有呢？這個，牠的掌管者上的結局是不能夠的，他可存放着，直至事情於中明白了。往往因為掌管者的多，還回不能夠；這個相應把牠施散了，好不叫牠廢棄了，與在掌管者及在別人上。失掉了益濟他應受施捨給他自己和他的家眷，在他是貧窮的時候。

第六章 吃食的教訓——（請客與做客）

引言

委實安刺是治理萬有的最良好的，它造了天與地。它自一些精汁中下降了豐盛

的雨，而後憑着牠取出了子粒和植物。以致能滋養，取糧。它看守助力動物的一些食物。它憑着吃潔淨的相助順主和一些清潔的功課。而後在一些時候的過上知感它。

在一些有心眼的人們意欲在恩典的宅院中相遇安刺的時候，對於接續遇它上的路道沒有別的，只除是憑着知識與工作。看守它們兩個，沒有別的，只除是憑着身體的安寧。沒有能幫助身體安寧的，只除是憑着食物和一些糧糈。從此得着在重復一些時候上的需用的量度。前人的一部分說：『委實吃食是屬於教們』。就是此理。在它上的醒領是主說：『你們從一些潔淨的上吃着你們幹清廉的工作着。』啊我們在吃食裏邊，對於教門的一切功課，指明它的一些『主命』的『聖行』的，以及它的禮體。

一 吃食必須看守的三分

(1) 吃之前的禮體——五則

第一：食物在牠的本裏邊須是「孩爾來」，在營幹牠裏的方向裏須是淨美的，是合乎「遜奈」和篤誠的。不要憑着教條中的「憎惡」的「賽白有」營謀牠。也別憑着嗜慾和

教門裏的詐偽的「侯昆」。的實安刺命令吃淨美的牠就是「孩倆來」。它禁止憑着虛偽吃先于撕殺。因為使「孩拉目」的事情重大，並尊重「孩倆來」的吉慶。真主說：「哎牠們歸信的那些人們啊！你們莫要憑着虛偽在你們的中間吃你們的財帛。」直至它說：「你們莫要殺你們自身。」在食物中的淨「美的根，它就是「生命」，也是教門的根源。第二：洗手。因為牠是在拿放的一些工作裏邊打污染上難免的。所以洗牠是最近潔淨的。第三：憑着吃他舉意：是憑着牠助力順主。好叫他憑着吃順服。這個舉意難免此事：他不把手扯至食物則已，但扯，他是個飢餓的，從他的免不了先吃至幾時。而後相應此事：在飽之前，拾起了兩手。那個行為是無求於醫生的。第四：須喜歡從用度中的現有的，和從食物中的現有的。第五：在食物上使手多中努力，總然是他的家眷他的子女也罷。因為食物的最好的是手在牠上的多的。當初聖人他一個着不吃。

(2)吃時的禮體

在他的開始中憑着「台斯米」起，在他的末尾中是憑着「受喇哈目獨林倆西。」為提醒別人高唸它。他憑着右手吃，小口吃，他細嚼牠。他沒有咽牠至幾時，他別

把手伸到別處。因爲那就是忙食。不要褻貶食物。當初聖人他不褻貶食物，要是他愛牠，他就吃牠；否則不吃牠。他須吃屬於靠近他的那個，除非是菓子。他可以把他手納在牠裏邊。不要把盤子放在麪食上，要不要放在別的上；除非是他吃牠的那個。他的手別摸麪食，在熱食物裏別吹，不然，他忍耐；直至他從容吃牠。不要在棗和棗核的中間聚于一盤也不要聚在他的手心裏，不然，把他的口中的核放在他的手背上，然後丟了牠。吃牠有核和皮的那個的一總是如此的。他別拋了從食物上污穢了的那個，別把牠放在盤子中，不然，丟去牠是同着棗核。直至他不蒙蔽別人，而後他吃牠。在吃東西中不要多飲。只除是他憑着一口食塞住的時候，或是他真渴的時候。

至於飲，牠的禮體是用右手拿罐子，他唸「台斯米」，他一氣一氣的飲，不要吞咽。別站着飲，別側身着飲。在飲之前在罐子裏觀看。不要在罐子裏打噎和吹氣。不然他憑着讀主當住他的口，他憑着「台斯米」歸回它。罐子，凡是在一夥人上輪流的那個，他自右邊輪流。當初主的飲差飲奶子，愛布白克雷是打他的左邊，鄉間人是打他的右邊，然後鄉間人得着了，他說：「右邊！右邊！」他在三口氣中飲的。他

在牠的末尾唸「愛勒孩目獨林倆西」；在牠的起唸：「台斯米」。

(3) 吃以後的受喜的

在飽之前止住，而後洗他的手。搜指縫，丟掉以牙簽所搜取出來的。憑着他的在他所吃的那個上知感主。把食物看做是從它上的恩慈。主說：「你們從我慈憫給你們的那個潔淨的裏吃着，你們知感主着。」要是吃別人的食物啦，叫他給他做「獨阿依」。他說：「哎主啊！你使他的好多着，你在你慈憫他的那個裏給他吉慶着。你把我們和他轉的是屬於一些知感的人着。」要是他在一夥人之前開齋啦，他說：「一些把齋的人近你們的跟前開，一些好人吃你們的食物，一些天仙在你們上讚美。」多求恕饒；在他們所吃的是蒙蔽的上多憂愁。食者結末唸：「感讚那個主：它給我們吃的，給我們飲。它使我們足夠，並使我們歸回。」是受喜的。

二 聚餐的教訓——七則

其一：同着他有——年紀大應相估先或是加增貴的那個人的，——他對於吃不可估先。除非是他是個受跟隨的，人隨從他的時候。此時相應：別使等候在他們上長久，在他們是因爲吃而飲，與他們聚合于他的時候。

其二：他們在吃飯上不要禁言，雖然，他們須說好的言語。

其三：在盤子裏別滯碍他的伴侶。不要親奔吃從他吃牠的那個上的加增的。因為那是受禁止的。要是他不合乎他的伴侶的情願的時候。不足幾時吃食是相影的啦，不然，相應他要謹讓。他不要在一回裏吃兩個棗子。除非是他們那樣幹或給他們要了口喚的時候。要是他的伴侶是少的啦，他的喜歡和他的貪愛是在吃裏邊的。他給他說：『你吃』！在他的說『你吃』！裏邊不要增加到三個。因為那就是煩氣和心窄。至於在他上憑着吃發誓，是受阻止的。阿里的兒子候賽尼說：『吃飯是比在他上發誓最容易的啊』！

其四：他的伴侶並不需要他給他說：『你吃』！或是他在吃裏邊考究牠。不然他可把那個必須之物担在他的弟兄上。他不應因為別人觀看他而丟棄了他所欲的那個裏的一物。因為委實那是造作。不然他行在了習慣上。在一個人裏也不要從他的習慣中減損一物。雖然，在一個人中須把好禮體作他自身的習慣，直至在衆聚的時候不求乞造作。是啊！假若吃牠的人是少的了，他佈散給他的弟兄。近在求乞那個的時候，他等待他們，它是好的。要是在吃裏邊按着好意加增，以及在吃裏因為勸一

夥人的喜而加增啦，是好的。

其五：在面盆裏洗手無傷。愛奈斯說：『前後你的弟兄尊敬你啦，你承領他的尊敬着。你莫要阻回他。』傳云：哈魯奈雷勒定得請愛育穆阿衛業租勒勒；然後勒定得在他的手上傾在盆裏邊。在完畢了的時候，他說：『哦愛佈穆阿衛啊！你知道誰傾在你的手上的呢！』他說：『不知！』他說：『穆民的官長傾的牠啊！他說：『哦穆民的長官啊；你只管是尊敬的「耳林」，你使它偉大啊。安刺偉大你和尊敬你就如你偉大了「耳林」和它的人民一樣。』叫住家的人憑着他的本身，把水傾在他的客人的手上着。當初馬里克同着沙肥爾在他住在他上的頭一次裏邊如此着幹來呀。他說：『莫要叫你從我上看見的那個使你害怕呀。』所以事奉客是『主命』。

其六：不要觀看他的同夥，他也別監視他們的吃，而致他們羞愧。不然，他打他們上蓋住他的兩眼。務忙他自己。他別在他的弟兄之前停住。在他們是在他之後羞愧吃的時候。不然，他伸長他的手，他取牠，他一點一點的掠，直至他們完全了。要是他因爲原因有阻礙啦，叫他向他們說故，以隔蔽他們的羞愧。

其七：他不要幹別人把牠數爲污穢的那個，別使他的手在盤子裏。在把食物

放在他的口中時，不要使他的頭爭先牠。茲後他從他的口中取出一物啦，他須打食物上調轉他的面容。他用他的左手拿。他別使口食的油汁淋在醋中，的實別人憎惡牠。他用他的牙割斷的那種口食，別落在肉汁和醋中。他不要以提說那些個污穢的爲談話。

三 對於探望的人先之以飯的高貴及禮體

使飯食對於一些弟兄前估，於中的高貴是很多的。侯賽尼說：『但凡人使費牠的一個使費，他在牠上算計；只除非是對於他的弟兄上在飯食裏邊的使費。委實安刺它慈憫他打那個上求它的那個人。』阿里說：『一定我在一升食物上聚起了我的一些弟兄，近我上是我放舍一個奴至受喜的。』當初伊布尼歐賦雷說：『他的在他出外裏邊的川費的淨美的是屬於慈憫人。與把牠施舍給他的夥伴。』當初他們在誦古蘭上聚起來，他們不分散除非是打吃飯上。

它的禮體：它的一部分是在「入」裏邊，它的一部分是在吃之前的。關於入的，此事不是屬於「遜奈」：一夥人對於他們吃飯的時間親奔被等待。然後在吃的時候他進在他們上。因爲那個是屬於自尊的。確是被禁止的。主說：『你們莫要進入

聖人的房子，只除是他對於食飯給了你的口喚，不必等待它的時候。」茲後他是飢餓的啦，他親奔他的一部分弟兄，以便他給他吃。他不必同他等待他吃飯的時候。以此無傷。並且在它裏有相助他的弟兄在聚食飯的回賜上。這就是前人的習慣。要是他進去啦，他沒得着房子的主人，他是確知他的朋友在他吃了他的飯食時是喜歡他的，那麼他可無有他的口喚着吃。因為從口喚上所要的就是情願。何況是在吃食裏邊他的事情是在寬裕的上呢。往往有人表明口喚和發誓，他是不情願的着，而後吃了他的食物是受憎惡的。往往有沒在的人，無有口喚，他吃了他的食物，是受喜的。的實主說：『或是你們的朋友。』候賽尼說：『朋友就是性根喜歡他和心向着他取安慰的那個人。』當初瓦西爾的兒子和他的同伴進到了候賽尼的家中，而後他們就吃了他們沒有口喚着得着的那個了。然後候賽尼進來啦，他看見了那個，他因此歡喜，他說：『我們應是如此！』一夥人行在了蘇夫陽的家中，他們沒有得着他；然後他開了門，他們出外着住下啦，他們聚食；然後叟勒進來啦，他說：『你們把前人的性根提說給我着！他們是如此的。』

關於之前的禮體：先拋了強迫，取出現有的食物來。最貴的是他說：惟獨人們

因着免強互相斷絕了。他們的一人請他的弟兄，而後他免強他，然後他打他們的歸至他上斷絕了牠。拿了近他的跟前的一總來是屬於免強，然後他剝去了他的家眷的，傷了他們的心。他們的一部分說：『我們進在者比雷上，然後他拿出了麴食與醋。他說：「假若不是人打免強上禁止我了，一定我在你們上免強。」』

禮體第二：探望的人，他不要冒然而求，他也不要憑着嚴定的一物斷定。往往在被探望的人上使他的現有物疑難的。然後若是他使他的弟兄在兩樣食物的中間選擇啦，他當在他上選擇牠們兩個的容易的。要是他知道他憑着他的冒求喜歡啦，他可在他上冒求那個。冒求在他上不是憎惡的。他們的一部分人說：『吃是在三樣上：同着貧窮的是憑着簫酒，同着弟兄是憑着豐展，同着現世子（即專講究現世者）是憑着禮體。』

禮體第三：被探望的人應希望他的弟兄的探望，並從他上索討冒求。（即問他愛食麼）不足幾時他自己憑着幹他所冒求的那個是潔淨的啦，那是俊美的，在它裏邊有酬價與大白恩。

禮體第四：他不要和他說：『給你做飯吧！』不然，應相他拿出來，在他是有

的時候。要是他吃，否則他去了牠。

四 許多「買賽來」

(1) 把食物擺在筵席上，他於中要對於吃喜悅。其中不要憎惡。不然，在他不是表示驕傲自尊至幾時，它是受喜的。不可說他是「比達阿」，（意思是新生或異端）他的答付是吃新生的那個不是受禁止的。不然受禁止的是斷定反對「遜奈」的「比達阿」。他從教條中拿起一些事情來，同着它的原因的存在。在筵席裏沒有別的，只是打地面上擺上食物，好使吃的人喜。類此者，是在它裏邊沒有憎惡的那個。(2) 靠着吃飲是「憎惡」，因為傷胃口。側着仰着吃亦然。(3) 在禮拜之前先吃飯是「遜奈」。聖人說：『茲後晚禮和晚飯現在啦，你們先吃晚飯』，當初歐點雷，往往他聽見了「依馬目」的唸，他從他的晚飯上不站起。是啊！要是「奈福斯」不繫戀吃飯了，未免他須遲後吃飯，而相應先禮拜。

五 純粹請客及待客——待客之貴

聖人說：『他信主與末目的那人，叫他尊敬他的客着』！賢言中：在他不待客的那個人上沒有好。有人問主的欽差，「依馬尼」是什麼呢？他說：『給人吃食，和

「施舍『養餽目』」。他在一些罰贖和品級裏邊說：『給人吃食，夜間禮拜，——一些人是睡着的』，

關於請客的：在請的人上相應親奔請有教門的人。別請幹歹的人。聖人說：『使一些好人吃你的食物』。賢言中：不給人吃則已，但吃是給有教門的吃。不吃你的食物則已，但吃，是有教門的吃。不要只拘在富裕的人上。不然，也聚合他們中的貧窮的人。聖人說：『食物的最歹的，是諂與的人的食物；他把一些富裕人向在牠上請，而他使一些窮人從牠上無份。』並相應此事：在他的客中不要忽略了的一些近親。因為在他們上的最要緊的就是朋友與割斷的骨肉。如此着他在他的一些朋友和一些認識的人中看守次序。要是在惟獨的一部分朋友裏邊啦，一定他們的心就存下了。並相應此事：他憑着他的請別親奔賣名和鬥崇。不然，是親奔調和弟兄的心，並使歡樂入在一些穆民的心裏邊。相應此事：不可請他知他是在他上望想應答（即求乜帖）的那個人。要是他現在了，他憑一些『養白佈』之一傷一些現在的人。相應他不請別的，只除是他喜歡應答他的那人。

關於應請的：應人之請是受叮嚀『遜奈』。也有人說在一部分謙恭裏邊它是『瓦

者布」的。在它上有五樣禮體：

(1) 他憑着應請不要打窮人上分開了富人。那是受禁止的自大。(2) 不要因為街道的遠止住應請。就如不能因為請的人窮和他的沒有面分止住的那樣。不然，凡是在習慣裏他能够担牠的那個街道，他就不相應為它的時限止住。(3) 不要因為他的把齋止住，不然？他去。要是他的弟兄喜歡他開了齋啦，他就開了齋。叫他在他的開齋裏邊憑着舉意為使喜歡入在他的弟兄的心中着算計。他在「蘇目」中所算計的那個是最貴的。那是在副功的把齋裏邊。要是切實他是被免強的啦，叫他尋緣因。依布尼安巴斯說：「憑着開齋尊敬在坐的人是屬於一些好的最貴的。」所以憑着這個舉意開齋也是功課，是美好的性根，它的回賜是在把齋的之上的。如果他沒開，他的待客是用美香和好的言語。(4) 要是食物是可疑的食物或是他住在有隱昧的地方啦，他可打應答請上止住。或是請的人是個行虧的，或是個幹歹的，或是因自傲和鬪崇強迫着尋求的。——止住應答。(5) 憑着應答不要親奔了理肚子的嗜欲。它是在現世的一些門中的工作；不然，他使他的意念優美，以便憑着應答轉成後世的工作。而後舉意跟隨主的欽差的「遜奈」，尊重他的穆民的弟兄，並探望他。一定他是屬於近主

的跟前的受喜的人。他舉意打在他的阻回裏邊的歹猜疑上看守他的自身。與舌肉在它裏邊的常情，是担在：驕傲，歹性根，輕視「穆士林」的弟兄，或是行在它的行處的那個。一些前人的一部分說：『我們喜歡在每樣功課裏邊在我上有個舉意，甚而至於是在吃飯之中。因為委實受喜是憑着好的面分續連意念。』

關於現在的：（即應答後，前去赴筵）它的禮體是：他進宅院，他不要先出，而取一個好位分。不然，他當謙恭。他不要使他們的等候時長。他不要在人數全美之前忙去，使他驚訝。不要在一些現在的人上擁擠在窄處。不然，要是主人指點他一個位分啦，一定他別相反他。因為的實每一人的處所在他的本身中有一個次序，然後他相反了他，他就是在他上打攪。不要坐在有婦人和她們的幃帳的那個內房的門的對面。不要多看從牠上取出食物的那個地方。因為它証明了貪食。在他坐的時候，他惟獨道吉慶，與問候近他的那個人。在客因為過夜進來的時候，近在他迎面着進來時，叫他認實了家主，與水房及做小淨處。在一夥人承領吃飯之前，家主說他的手；因為他是把人們向在他的仁慈上請。他在吃飯的末尾，打他們上遲延。在客人上，茲後他進來啦，他看了隱昧的事，他更了牠，要是他能夠時。否則，他憑着

他舌肉隱諱，他轉去。

關於食物現在了，他應受的五樣禮體：(1)忙治食物。那就是屬於尊敬客，不足幾時多的人現在啦，一個或兩個人不在，他們打約會的時候上遲後；那麼，在忙治飯食中現在的一些人的責任是比在遲後中這些人至相應。主說：『兩個貴重的人給伊布拉欣目做客的言語來於你了嗎？』他憑着忙治飯食尊敬它們，主的說：『而後，他沒有遲滯，他拿了一個熟熱的牛牡來。』可以證明主說：『他忙行至他的家眷，而後他拿了一個肥牛牡來』。孩灘愛蘇目說：牛牡是屬於魔鬼，只除是在五樣中。委實它是「遜奈」：請客吃飯，送亡人聘貞女，還債，以及從罪上做「討白」。(2)食物的次第：是先上菓品，要是有的時候。那是合乎醫學的。因為牠下的速，適宜遇在胃口的底處。在古蘭中醒領先上菓品中說：『他們選擇的菓品。』而後又說：『他們所好的鮮美的肉。』在菓品和肉之後最相應的是上輕飯。要是於此之後他把甜品拿至牠啦，那麼的實他就是聚合一切美品啦。它在伊布拉欣目的客中說：『茲後他現在了熟熱的牛牡』可以証明用肉尊敬的成就。熟熱的就是牠的熟是新鮮的，就是一個尊重的思意。我們要了是使肉向前。愛布蘇勒托尼代拉尼說：『吃一些淨美的食物是從

主上遺留喜悅。』全美這些淨美的是飲冷水。近在洗的時候，把少微的水傾在手上。買我目尼說：『憑着雪飲水是虔誠知感。』他們的一部分說：「在食物之後的甜品是比多的菓最美好。使筵席豐足是比增加菓色最好。憑着菓數裝點筵席也是受喜的。(3)從一些菓色中先拿牠的優美的來，直至他欲的那個人從牠上滿足了，並且於此之後不再多吃。一些富厚的人的習慣是叫粗糟的向前，好叫於此之後，憑着優美的菓品另起動「舍阿握台」(即嗜慾之意)。他是相反於「遜奈」的。因為這是想法多吃。一起拿上一些菓色的一總來是「受喜」的，或是憑着表明他所有的那個。(4)從在他們滿足的可能之前不要忙着取去一些菓色。以至於他們的手打牠上抬起。因為怕他們中有從現有的菓品裏他貪愛吃餘下的那個人；或是在牠裏邊需要再吃些。所以忙取去是在他上的不圓滿的事。(5)從食物上須備妥足夠的量數。因為打足夠上窘少是在豪爽人中的欠責。在牠上加增是造作。伊布尼買斯歐說：『應答憑着他的飯食驕傲的人的請是我所當禁止的。』從「蘇哈曰」裏的一夥把吃驕傲者的飯做了「憎惡」。相應此事：先給房子的家眷剝留出分利來，直至她們的眼向在剩回的一物上不抬起。只怕他不剩回，而後她們的心胸就窄狹了。她們的舌肉就在一些客裏邊說話

了。

關於動轉的三禮體：(1)他同着客出至宅院的大門，是「遜奈」。那是屬於尊重客。全美尊敬的是破顏(即喜笑歡容)，以及近在進，出和筵席上的時候說美言。(2)溫和的隨着客要是他行在他的位分中啦，他拘束着。那是屬於美性根與謙恭。(3)他出去，除非是憑着主人的情願和他的口喚。他在住的量度中看守他的心。茲後客住下啦，不可增過了三日。往往有人不願他走，而他向在他的出去上要求的。是啊！假若房子的主人打虔誠的心上留連他啦，他應受因為那個住下。對於住下的客近他跟前把舖陳做了「受喜」的。

六 散碎的教訓

第一：有人從伊布刺西目奈霍爾上學說：在街道中吃是低賤的。打前人的一部分上傳來幹他的。總理是此事：一些城市的習慣不同，一些人的時景不同。因為他的時景那個不宜於他或是不合乎他的城市的習慣的那人，它就是他的傷。是人情的小。不是如此的人，他無傷。(2)一部分醫生說：從人中不聘取別的，只除是處女。從肉中不吃別的，只除是行仔細的。不吃受庖製的，直至牠熟好了。一定別飲藥，

只除是從病上。不從菓品中吃別的，只除是牠的熟的。一定別吃食物，只除是他嚼爛了。不可在食物之上飲不要拘住尿和糞。茲後他白日吃啦，他可以睡；茲後他是夜晚吃的啦，他在睡之前散步總然是一百步也罷。(3)把食物送給死了的人的人是「受喜」的。當初愛布托里布的兒子者兒凡雷的死信來啦，聖人說：『委實者兒凡雷的家眷憑着他們的亡人從作造他們的飯食上務住啦，你們把他們吃的那個送給他們着！』那是「遜奈」。在那個送到一夥上時，從牠上吃是「孩備來」。(4)不相應現在行虧的人的飯食，要是他強迫啦，他少吃。

七 附錄

有人學說，一部分人打應答請上止住。說：等待湯汗子是卑賤。別一些人說：「茲後，把我的手放在別人的纏裏了，的實我的頸子在他上低賤了。」也有一部分，他們不讚成這個話。他說：這個是相反「遜奈」的。安查里說：『不是如此的啊！在請者他不喜歡他的應答，與他憑着應答不承情的時候，委是它是卑賤。以及被請者看那個在他上是免的了的時候。』當初主的欽差他去，因為他知道，請的人是承他的情的。並把那個看成是榮耀。是在今後世裏為他的本身的儲蓄。這個是憑着不

同的一些時景而不同的。至于他猜度他是重視吃飯，幹那個是名譽或禮儀的那個人，應當他不是「遜奈」。不然相應推病。因此一部分「蘇非業」（止等信士）說：『不應當，除非是請者把你看成是吃你的「勒茲改」，是把你近他跟前的寄放物交還於你，他看你在承領那個寄放物裏邊在他上有恩惠的時候。』茲後被請者知道他在那個裏是承情的啦，那麼，他不相應回請。

第七章 避世及入世

你須知道：從一些前人中有揀選了避世的，因為它有一些益處。如：保守功課，參悟，調理「耳林」，從因入世而發現了它的那些受禁的罪上超脫。如賣名，背談，打命善禁惡上的禁言，從連歹人起坐中偷乖戾的性質及醜觀的工作。至於前人中多的，他們喜歡入世。多相為好，互結弟兄，互交朋友，喜愛穆民，在教門中幫助他們，在行好與謹慎上互助。前邊避世的一些利益從入世中得它也能够，須憑着努力與心的注意。總之入世的偉大的利益憑着避世便拋棄了。如果你說：入世的利益是什麼呢？接近它的「素白布」是什麼呢？要知道：它就是教「耳林」學習「耳林」

；濟益自己濟益別人；禮訓自己，禮訓別人；尋求友愛；友愛別人；得慈賜，在履行「漢改」中得慈賜；或是習慣謙恭，或是觀察一些景況與品論它裏邊尋求發現利益。

關於知識與教授知識的：這是在人世中一些功課的最大的。那個不能成形，除非是憑着入世，以及求乞教授。當它在他上是主命的時候，避世便是抗主。在教條與思想的一些知識裏，他在發揚上能夠了的那個人，在教授之前避世在他的分中是虧本的極點。因此奈河兒與別人說：『你播揚教法學着！而後你再避世。』他在教授之前避世的那個人，他便是在多半裏邊廢棄了他的一些時間啦，憑着睡覺或是在多吃中參悟。他的極點就是澆沒了一切時間，身體不離開他的工作，而心打一些事上是草率的。在他的景況的多半裏要被魔鬼的嘲笑，而他反看他自身是事主的人。知識就是教門的根本，在常人與愚人的避世中無有個好。至於教授呢，在它裏邊的回賜是大的啊；在教者與學者的意念正確的時候。

關於以人而益己的：是憑着營謀與交往。因為別的不能行，除非是憑着入世。他從他的道理中營謀並從它上篤實的那個人是比以副功來務忙避世的最貴的。

關於益於人的，濟益別人，或是以他的財帛，或是以他的身體。他在可能的路上履行他們的需求。在崎嶇裏邊應負「穆士林」的一些需求是有回賜的。那個不能得着除非是憑着入世。他對他能够，同時履行教規的法度的那個人，他是比避世最貴的。

關於以對人行忠禮訓別人與禮訓自己的：我們要了它用以鍛鍊人們的狠硬，並在担待他們的傷害裏奮鬪破碎了私念，降管住慾望。這便是以入世求益的那些好處。

關於尋求友愛與友愛別人的：對於教門的事情是受喜的。可須是他在教門中以觀察他的景況與他的言行而相友愛的那樣人。也有關係個人的際遇的。茲後從它上的目的是爲的在功課中奮起喜樂的原因而使心享樂時，是愛喜的。因爲心，茲後它要煩悶啦，它便瞎了。「奈福斯（私念）在它不如意的時候，它永遠是不友愛「漢改」的。如常的強迫它，便是懶惰的「賽白布」。伊布尼安巴斯說過：『假若要不是害怕潑陵了，我便不同人們起坐了。』所以在晝夜的一時中，對於同他談話的相慣聯的友人不無求乞避去的口喚；以便在無損於他之別時中努力去周旋別的朋友。聖人會說：『爲人是在他的愛友的教門上的，所以你們之一人須觀察其友善之人。』他可貪

愛此事：在相遇的時候，他可在教門的事情中給他談話。接着「漢改」打衣服上傷。那樣的便是心的快樂？於中對於整理他自身所務忙的一切，有一個寬廠的偉大之處。

關於得回賜的：是憑着去站「者拿在」探望病人，現在一切拜裏邊的「者馬阿台」（即聚着禮拜）。在拋失了它裏邊不要姑容，除非是因爲害怕明顯的傷害。就是它抵住了「者馬阿台」的貴中失拋的那個的，並且增過它。那個不輕遇，只除是偶然的。如此着，在現在一些執事者與請客者裏也有回賜，在他使歡樂入在「穆士林」的心上的時候。

關於使人得回賜的：就是他給——探望他的，在喪氣裏邊的安慰他的，在恩典上慶賀他的——人們口喚。因爲他們是以那個來得回賜的。所以相應此事：他把這些入世的回賜來共我們提說過的那些災害來衡稱，近那個的跟前，也許避世偏重，也許入世偏重。

關於謙恭的：它是屬於一些品層的最高貴的。他在孤獨裏邊是不能够得的。也有驕傲是在揀選避世裏的原因的，或是因爲恐怕人在晏席裏不尊重他。或是不使他

估先，或是看着不給他們相攙是抬高他的位分，並且以為人們誠信他的辦功與他的不貪。這些人的顯跡，就是：他們喜歡人探望他們，不喜歡他們探望人。他們以接近常人與他們的官長為快樂。假若他是務忙他自己的啦，他就是煩怒相攙與人們的探望的。但是他的避世，其原因乃是他對於人們務忙的厲害，因為他的心僅僅是顧盼他們以文重和尊敬的眼觀看他們哩。憑着這些原因的避世是從許多理中的愚魯啊！

理一：謙恭與相攙打他是以他的「耳林」或他的教門的偉大的人格上並不減損啊，理二：委實他的本身尋求人們來喜他的那個人，與叫他們好誠信他的那個人，是自欺的啊。因為他，假若他認識了安刺是那樣的認識的時候，他就曉得了人從安刺中並不是無求一物的。他的傷與他的益是在主的掌握中啊。並且人們的走到了極點你也得不着，主的喜是最相應尋求的。此沙肥爾對阿佈都愛爾的兒子友奴斯說：『指安刺發誓我給你說一句忠言：委實從人們到至了安寧上沒有一條路道，你看！他齊理你的那個，你便幹它着！你警告那個人：他把他的自身拘在了房子中，好使人們美好的信仰他；他就是在現社會的苦惱裏邊的啊！一定後世的罪刑還要大，假若他們知道的時候。』總之：避世不是受喜的，除非是因為在「耳林」裏邊湊起了一

切時間來，假若他相攙了便廢棄了他的時間，或他的災害大的時候。

關於經驗的：因為它是對於人入世上裨益的，與他們的景況的運行。勝強的思想在了解整理教門與社會裏邊是不足夠的。裨益於它的只有經驗與鍛鍊。在經驗沒有浸潤他的那個人的避世裏邊是沒有好的。一個玩童，在避世的時候，他便永存下了愚迷了。不然，他相應務忙習學，在一個期限裏邊他成了功，他便習學他需要它的那個經驗。存下經驗的成就是憑着聽一些時景。憑着無知壞了多的工作，憑着「耳林」潔淨了少的工作。假若不是那個了，「耳林」便不貴過「工作」了。的實教條斷明了「阿林」的貴於辦功的人。甚至聖人說：「阿林」的貴過了辦功的人，就如我的貴過了我的「蘇哈白」中的最低的人」。

茲後你認識以前的那些利益與災害啦，從入世與避世中的最貴的在你上便分明啦。那個也是因着一些景況的不同而不同。

第八章 旅外的教訓

引言

羣民的教訓

你須知道：凡是旅外的人，他的所求是「耳林」和教門，或是爲助力教門足用的，他便是屬於行後世的路的人。他在他的旅外中有些條件與禮體。要是廢棄了它了，他便是屬於幹今世的工作的，是跟隨魔鬼的。要是他保守了它了，他的旅行打後世的一些工作的續聯他的利益上便不空廢了。從旅外的一些份中的一切是歸於你的。

第一份：爲求知識而旅外的，或是當然的，或是副功的；那就是度量着它原是當然，或副功的。那些知識，或是教門的一些事情，或是他對於他自己的性情的，或是在它的大地中安刺的一些「阿業台」的。聖人會說：「從他的房子中爲求「耳林」出去的那個人，他便是在主的路道中的，直至他歸回。」阿布都拉西的兒子者比勒因爲主的欽差一段聖諭，而從默地那起程，行了一月，直至他打他上聽見了它。舍爾比說：「假若一個人，因爲一句把他引至正道或是打迷途上阻迴他的話，從沙目旅外到了愛格蘇也門的，他便不是廢棄了。關於他對於他自身的與他的性情的，那是要緊的。因爲他沒有發現了他的污穢的性質的那個人，潔淨心便從他上不能夠。一個人在家裏邊，同着一些死的「素白布」，是顯不了他的性質的污穢的。因爲他憑着和平他的秉性的那些習慣其他徘徊。茲後他憑着異鄉的困苦受了磨鍊啦，他便看

出他的短處來了；那麼務忙他的一些短處便可能了。關於在它的大地中主的一些「阿業台」呢，就是在他的親見裏邊有對看者的許多利益。於中有鄰居的斷塊，有山川，有海洋，有大陸，有多樣的動物植物；於中沒有一物則已，但有，牠就是以「真主獨一」作証安刺的。

第二份：爲功課的限期而旅外的，屬於朝覲，或出征。聖人說：『你便不摒擋行李則已，但摒擋時，只向三個「買斯至代。」是我的這個「買斯至代，」與「買斯至代孩蘭（天房），」及「買斯至代愛格蘇」（耶路撒冷）』

第三份：旅外是因爲從擾亂教門的「賽白布」上逃避而出外的，那也是好的。從他不能夠的那個上逃避是屬於一些聖人和欽差的「遜奈。」因爲怕是非而離鄉也是前人的習慣。傳說：一部分人出外，有人給他說：『到那裏去？』他說：『在它裏邊有從容的一個莊村到在了我上了，我想去住它去。』人給他說：『你這樣做嗎？』他說：『是！在它裏邊有從容的一個莊村到在你上時，你住它去着！因爲它是安寧你的教門的，使你的禍患少的。』以下是從物價昂貴上逃避的。

第四份：從傷害上逃避而旅外的，在身體中的，如瘟疫；在財帛裏邊的，如物

價昂貴。或是類此者。在那個中無妨，不然，往往有在一部分本處裏要當然逃避的，往往在一部分裏是受喜的，都是度量着次序在他上的那個，是當然的一些利益，或者是他的受喜的。但是發現瘟疫，不相應從它上逃避。因為是受禁的。總之：旅外分爲受貶責的，受讚美的，及「穆巴孩」的（即可以辦的）。從他上受貶責的是「孩拉目」，像如因為違拗他的父母的旅外。從他上受憎惡的，像如從瘟疫的城市中出去。從他上受讚美的，是當然的，如朝「漢志」，尋求在但凡「穆士林」上是主命的那樣「耳林」。從他上受喜的，像如探望一些「阿林」，因為習學他們的性情，他們的禮體，及動起貪愛跟隨他們。並從他們的本身上學習知識的一些利益。至於「穆巴孩」呢，它就是歸於意念的。比如在他的目的是求財帛，爲的是打乞人上守己，在家眷上看守人道的掩飾；並且他打需求的儘處的富餘的上施舍——的時候，這些「穆巴孩」憑着這些舉意便轉成了後世的工作。因為聖人說：『一些「阿買來」（即工作）是憑着意念』。

一 旅外者自躍起之始至返回之末的教訓

教訓之一：先須還回了虧人物，還儘了債，把他的費用在他上當然的那個人的

極費預備妥了，還回寄物，——要近他跟前的時候。他不拿別的盤費，除非是潔淨的，「孩倆來」的。他拿他在他的伴侶上富裕的量數。在旅外裏邊免不了要說美言，給人吃食，把一些性情顯示給僱腳，旅外是屬於煩勞的一些「寒白布」，他在煩勞中和美他的性情的那個人，他便是好性情。全美了旅外的美的性情是憑着給僱腳行好，憑着一切的能夠助力伴侶，憑着騎乘或川費，幫助斷了路的。同着一些伴侶全美那個是憑着在一部分時間裏邊說笑談興趣語，——須是無有村戲與違犯主着，——以便使那個是醫治出外的煩勞與他的困苦。

教訓之二：他要揀選伴侶，他單獨的別出去。揀選了伴侶而後是道路。他揀選他在教門上幫助他的那樣伴侶，在他忘了的時候，他提示給他；在他記得的時候，他助力他。因為爲人是在他的朋友的門上的。沒有認識一個人的，除非是憑着他的伴侶。主的欽差會禁止：一個人他單獨着旅外。他說：『茲後你們在旅外中是三個入啦，你們叫你們的一個人爲官長着！』叫他們的好性情的，他們對於夥友至友愛的，——爲他們的官長。叫他們的忙於選擇，是因爲尋求相合睦。需要官長只是因爲在出外的整齊裏邊主張的不同，不能夠有秩序，只除是在惟一裏邊。不能夠壞事

，除非是從多上。世界的一些事情的有秩序就只是因為治理一切的是一個。『假若在牠們兩個裏邊有安刺之外的一些主了。一定牠兩個就壞了。』

教訓之三：告別一些現在的伴侶，與家眷，朋友。近在告別的時候他說：『我把你的教門，你的責任，及你的工作的封畢寄托給主了啊！』被別的人給他他說：『安刺把謹慎加增給你，它饒恕你，使你面向好。』旅外的人在牠的出外之前兩禮拜求好的拜功。茲後他來在了宅子的門上啦，他說：『憑着主的尊名起，我就依靠在主上。我沒有法，我沒有能力，除非是憑着安刺。哎調養我的主啊！我求你自己——我迷路，人使我迷路；我失足，人使我失足；我行虧，人使我行虧；我無知，人使我無知——上護佑我啊！』在牠騎上乘的時候，他說：『感贊它為我降管了這個的那個主，我原不是聯續牠的啊！牠們歸至調養我們的主。』

教訓之四：他落願牲畜，在牠騎上牠的時候，他不要使牠擔負牠不能夠的那個。他別在牠的面容中打牠。因為它是受禁止的。打牲畜上間或的下來是受喜的。好使牠因此快樂。他使歡樂入在僱腳上。他磨鍊他的身體，以防備騎常了肢體的麻痺。並料他別使牠担條件以上的東西，總然是輕的也罷。因為少的能致於至多的。一個

人給伊布尼穆巴勒克——他是在騎乘上着——說：『你爲我把這個信帖代給某人着！』他說：『直至你與僱脚要了口喚，因爲我並沒有把這個信帖做爲他的條件』。你看如何他不顧察法律家的話呢？這個是屬於在它裏邊可姑容的啊！但他是行謹慎的路道的呀！

教訓之五：就是謹慎。要是他是在客商裏邊的時候，他別單獨着行，因爲往往發現意外之事或路劫。到夜晚睡的時候，要看守，夜間巡更相應一些伴侶輪班。路上相應代着鏡子，剪子，牙刷，梳子。以防備在淨裏邊的困難。當初一些前人，他們以土淨就夠他們打連水上無求於他們的本身，他們對於小淨在他們沒有定信牠的污穢的時候，不理論河川及水的一切。甚至歐歐雷從耶蘇教人的罐子中的水上做小淨。

教訓之六：從旅外中歸來的一些禮體。當初聖人，在他從戰場，或是「漢志」，或是「歐穆勒」上歸來的時候，他在地面的每一邊陰三個「太可比勒。」他說：『一切非主，只除安刺。它獨一，在它上沒有伴侶。大權是它的，萬讚是它的。它是在萬物上大能的。一些皈依的人，改悔的人，事奉的人，叩頭的人，他們的讚頌是對調

養我們的主的。安刺是實踐它的約會的，是相助它的「板代」的。是敗走了一些敵兵的。它獨一。」然後他把憑着他的歸來報信的那個人差至了默地那。當初聖人他禁止：人們夜間行至了他的家眷。而他們忽然歸去啦，於是他看見了他憎惡的那個。當初聖人在他到家的時候，他先進「買斯至代」，他禮兩拜，而後他進家去。他相應此事：他為他的家眷及他的近親代一樣稀罕的贈品，如食物或其他。按着他的能够的程度。因為一些眼目是向着從旅外到來的人上長望的，一些心憑着牠好歡悅。在叮嚀他們歡悅裏邊的叮嚀是受喜的。以顯出他在旅外中心的盼顧記念他們。這都是屬於表面的禮體。關於內在的教訓呢，在頭篇中解明它其中的一段。其一段是：不為別的出外，只是在他是在旅外中增加「耳林」的時候。在進入每一個城池裏邊要舉意：看望牠的一些有知識的老者，努力從每一個人上得教訓及言語，以便憑着它益己益人。在他親奔探望他的弟兄的時候，他近他的跟前住下不要多過三日。那是為客的限期，除非是他離別在他的弟兄上難過的時候。他的本身別務忙於中沒益處的那個，因為那個它割斷了他的旅外的益處。

一一 旅外者必須習知的一些旅外的姑容

你須知道：旅外的人在他的旅外的起首裏邊得需要他的今後世的盤費。今世的盤費呢，就是食物飲料，及需要牠的那些費用。要是他無有盤費着出外啦，在他的旅外是在成隊的客商中，或是在接聯的村落中間時，對於他無有妨碍。若是他是一個人騎着牲畜的，或者是同着沒有食物沒有飲料的一夥人啦；如果他是能忍耐比如七日或十日的飢餓的人，或者是他以吃草便够，那麼他可那樣辦。要是他在飢餓上是沒有忍耐的能力的，又不能夠吃草，那麼他的無有盤費着出外便是違犯主。因為他以他的手把他的本身丟在傷害裏邊了，托靠主的意思並不是遠了一切的「賽白布」。否則，一定此事當然：安刺爲降管一個天仙或是另一個人，直至水到在了他的口中。

至於後世的盤費呢，它便是在他的淨，他的齋，他的拜，以及他的功課裏邊需要它的那樣「耳林」。那就是此事：旅外的人在淨裏邊取益的兩樣姑容，是摸兩靴子與土淨。在主命的拜功中的兩樣姑容，是「縮禮」與「合禮」。（這兩個名詞後邊有解着的）在副功裏邊的兩樣姑容，是騎乘着交還拜，與步行着交還拜。在把齋裏邊的一樣姑容就是開。關於摸兩靴子的，阿撒里的兒子蘇夫瓦尼說：「主的欽差命令我們：在我們是旅外的人的時候，我們不脫兩靴子三晝夜。」凡是他在淨上穿着靴

子的那個人，因為禮拜可以。然後他壞啦，他應受摸他的靴子。要是他是旅外的時候，從他的壞時起三晝夜。要是他是住家的時候，是一晝夜。

關於土淨的：土淨就是在有故的時候代替的水。像如水離他的居處遠，如果他行至牠的時候，客商의 救護接不到他，在他喊或他求救的時候。或是住在水上有仇敵或毒虫。或是爲他的渴或他的一個伴侶渴的而需求牠的。而後在這些形態中做土淨。要是賣水的人是憑着公價啦，他買當然。要是高價，不當然。

關於縮禮的：他在每一番拜——晨禮、晡禮、昏禮——中縮爲兩拜。他不轉成旅外的人，除非憑着打城池的關鄉上離開。

關於合禮的：就是在晨禮及晡禮的中間，一塊禮它倆個。在昏禮與宵禮的中間，一塊禮它兩個。——這個在凡是常旅外的裏邊是「穆巴孩」（可以的事）。（哈奈費的買自海布使不得）

關於副功拜的：的實在騎乘上交還它使的，好不使憑着它的「賽白布」而阻得了夥伴。當初聖人曾在他的騎乘上禮拜，他的牲畜驮着他面向任何一方面着。他也在騎乘上禮過「衛特雷」拜。在禮副功的騎乘的上，對於鞠躬叩頭沒有別的，只是用指

點。他把他的叩頭轉的比他的鞠躬低些。至於面向「隔布來」呢，他不當然。在禮拜的起首裏與在它的轉彎裏邊也不當然。但是端莊的道路是代替「隔布來」的。既然在他的拜功的一總裏邊，或是面向「隔布來」，或是他面向端莊的道路，他可應受定在它裏邊的一方面。旅外的人步行着禮副功也使的。他丟了鞠躬與叩頭。也不爲「台善胡德」坐。它的「候昆」是騎乘的「候昆」。但是他相應面向「隔布來」唸「台孩勒買」（即第一個「台可比勒」。）凡是他從仇敵或猛水或毒虫上逃避的那個人，他便應受騎乘或步行着交還主命拜，就如我們在副功中所說的那樣。

第九章 命人行善——及止人作惡

引言

你須知道：委實命人行善與止人作惡，它便是教門中的一個大的關鍵。（或譯爲紫微星）。是安刺爲它差了一切聖人的那個最要緊的。假若捲起它的毡氈來，並拋棄了它的知識與它的工作時，遂路便播揚開了，愚昧便蓬鬆開了！城池便顛覆了，一些「板代」便受傷了！所以我們求主護佑：它的「耳林」與它的工作不要打這一個關鍵上泯滅了。它的實體及它的儀禮不要一總抹煞。別叫人的鬆懈管束了一些心

。別打它上拘抹了造物者的監視。別任人們在跟隨嗜慾裏邊浪漫——就像了牲畜的浪漫；以及別使忠實穆民從大地上離去。他在安刺的譴責裏邊不把譴責當做了譴責。沒有個護佑者，除非是它。沒有個依靠者，除非是向着它。

——當然的命善禁惡——它的高貴及拋棄了它的貶責

證明那個的有一些「阿業台」。主說：「好叫你們中有一夥人，他們把人們向善上呼叫。他們命人行善，他們止人作惡。這些人啊！他們就是一些得脫離的人呀。」在「阿業台」中解明了當然，因為它說：「好叫有」的命令，顯然是「當然」的命令。於中解明了得脫離就是關係它的；因為它說：「這些人啊！他們就是一些得脫離的人呀！」並且於中解明它是「凡雷祖克法業」（即是有人行之別人脫責的事），不是「凡雷祖阿尼」（即是人人必行的）。因為它，在一夥人履行了它的時候，主命打別一些上便脫掉了。主說：「一些穆民的男，與一些穆民的女，他們的一部分是一部分的負責者。他們命人行善，他們止人作惡，他們立站拜功」。的確一些穆民的性質便是憑着他們的命人行善啊！離開了命人行善的那個人，就是打這些受稱說的穆民上出去的。主說：「人在達衛得和默雷業的兒子爾撒的舌肉上詛咒從白尼伊

（斯拉依來（族名）中他們隱昧主的那些人。因為他們違犯主，他們過爲，他們不打破他們幹它的惡上互相禁止。一定他們所做的那個好歹呀！」這個是厲害的極點，因為他們應受詛咒的原因，就是拋棄了止人作惡。又說：「你們是我爲人類取出來的最好的一夥，你們命人行好着！你們禁人作惡着！這就是證明命善禁惡的貴的。因爲解明了他們是最好的一夥。又說：「在他們忘記了人之以勸化他們的那個的那期間，我叫他們止人作惡的那些人得了脫離。我以惡的罪罰拿問他們行虧的那些人。憑着他們作惡的那個「賽白佈」。』解明了他們以禁惡得着脫離。又說：「你們在行善與謹慎上互助着！你們莫要在作惡與爲仇上互助。』它就是個禁命。互助的意思就是督促在他上，使好的道路從容，堵塞住歹與爲仇的道路。度量着一些位分。主說：「假若不是不是一些造德家與學者打他們的罪言與他們的吃「孩拉目」上相禁止了，一定他們造作的那個好歹呀！』解明了他們的幹罪就是憑着拋棄了禁止。主說：「假若不是你們之前的一些世紀中，他們有存下了在地面中禁止幹歹了，……………」解明了他們的一總都受了傷了，只除是他們中的——打惡上禁止的——少微的。又說：「哦他們歸信的那些人啊！你們以公道履行證主着！總然是在你們的本身或父母

與近親上也罷。」那就是對着父母與近親以行善命令。又說：「從他們的私議中多半沒有好，只除是他以施捨，行善，在人們的中間和解——命令人的那個人。他幹那個的人，他便是尋求安刺的喜愛。不久我把大酬價賜給他。」

從一些聖諭中證明的：愛布白克雷傳云：聖人說：「從教徒中，他們幹了罪；在他們中有能够止住他們的那個人，而他沒那樣做。這樣，幾乎安刺要以近它跟前的罪刑普遍了他們。」的實人於此會傳來了數不盡的聖諭，就憑着這個証據命善禁惡是當然的便明顯了。若是他是主命，同着能够不能卸責，只除是憑着履行它的人的履行。

一一 用以確切推究罪惡的些條件

第一：它是罪惡的。就是遇在教條中的受防備的那個，罪惡的名詞是比違犯至概括的。要是一個人他看見了一個小孩或是瘋子他飲酒啦，那麼，潑了酒在他上當然。如此，要是他看見了瘋子與瘋子或牲畜行奸啦，那麼他阻止住他在他上當然。那個在瘋子的分中並不是犯罪。罪惡不只是一些大罪，不然，在池塘裏開滿羞體，及同着無干的婦人空處，以及注視一些無干的婦人，——那都是屬於小罪，是打它

上禁止當然的。

第二，是不必尋訪的明顯的罪惡。凡是他在他的房子中遮掩罪過與他閉了他的門的人，爲識知罪過無有他的口喚着進入在他上使不的。查訪在他上也使不的。的實安刺會禁止過呀，它的：『你們莫要查訪！』如此看，假若看見了一個幹罪的人，在他的衣襟之下有一物，打他上揭開使不的。

第三，沒有「依之替哈得」（即是法家的制定）便知道的罪惡。凡是它是在「依之替哈得」的分中的那個，在它裏邊便沒有罪惡。所以哈奈飛便不可以罪過沙肥爾。不是屬於「依之替哈得」的路道的，就如於中在「依馬目」中的不同的些問題，因爲不知道斷定的不同的錯誤點，不然是猜度。那麼便免不了在它上會通一個罪惡。

三 訂正罪惡的些品級

第一品級：表明一些受禁的。有幹它不是罪惡的，因爲的實他是憑着他的愁魯幹的它。恐怕他知道它是罪惡的時候，他就拋了它。那麼憑着柔和表明給他，別處莽了。因爲在表明裏邊揭開了醜事，是有傷於心的啊。那麼醫治隔離傷他呢，便免不了要憑着和藹的疼愛。所以你可以給他說：「委實人們並不是生而知之的。的確我

們原也是些無知的人來，而後一些「阿林」教給了我們的。想着端莊呢，就是須如此如此的……。」而後如此着疼愛他，以便使他的表明無有傷着成就了。因為傷「穆士林」就是「孩拉目」。防備就如在危險的罪惡上訂明它的那樣。以血或尿瀉來洗血的人不是屬於有智慧的人啊。他以罪惡傷人的人，這便是他的比樣。

第二品級：以勸解，忠告，及以主警嚇而禁止的。那就是他在命令上爭先的那個人裏邊的。就如常川飲酒的人，或是常川行虧的人，或是常川背謔「穆士林」的，或是類此者。那麼，就相應勸解他，以主來警嚇他，把對於那個的一些警嚇的聖諭說給他。把前人的行持學說給他。都須是憑着疼愛，無有鹵莽與怒惱的柔和，並且以慈憫的眼睛來看着他。

第三品級：憑着粗厲的言語鹵莽的。那須是在以柔和的言語無能止住的時候。並憑着勸解和忠告先顯出了固執與嘲笑的時候。那個就像了伊布拉欣目的話：「哼！你們與你們越着主拜的那個呀！你們不懂得嗎？」在罵他裏邊不要有村言。對於這個有兩個禮體。其一，就是不要先拿它來，除非是不得已與打柔和上無能的時候。其二，不說話則已，但說，便是實言。於中不要放蕩了，要這樣時，他的舌肉憑

着不需要它的那個便長了。並且應當拘束在需要的限度上。

第四品級：用手來更移了。那就像如激酒，傷損罪品，或是打禁物上隔離他。在但是看守的人上沒有別的，只是隔離，扯激與傷損是在家長，與他們的受了口喚的人上。像如打與拘禁。

四 執行命令和禁令者的教訓

它的一總有三樣本質：知，謹，及好性情。關於知的，就是他須知道命令與禁止的遇處，以便使他於中按照着教規的限度。關於謹的，他應打罪的發生處阻止他，他別把他担在了教條的法度之外，——從一切目的中的一目的——以便使他的話是受承領的。因為在他命令或他禁止的時候，幹歹的人便以此嘲笑他。並且那個也在他上遺流大胆。關於好性情的，他可對於他柔和疼愛它便是接續門徑及其法度的。知與謹，它兩個於中並不足用。因為怒惱，在它催起的時候，僅僅的知與謹在他的降服中不足用，在他沒有用好性情的時候。有了這三個本質的，便轉成了一些近人中的指導者。就以此隔離一些罪惡。要是他失掉了，他便不能隔離罪惡。的實有人述說：賈我穆奈他勸一個被勸的人，他在言語中對於他鹵莽了。而後那人說：「哎

人啊！你柔和着！的確安刺它把你最好的那個人差至了比我還歹的一個人，而他以柔和命令他啊。」主說：「你給他說柔和的言語着，只願他受勸或是畏怕。」所以須叫一些引導者在柔和中跟隨聖人。

五 習慣中常犯的些罪惡——

你須知道：委實一些罪惡，分爲受憎惡的，與受禁的。在我們說：這是受憎惡的罪惡的時候！那麼你要知道：阻止他是受喜的，在他上禁言是受憎惡的。不是「孩拉目。」在我們說：這個是受禁的罪惡的時候！或是我們說：這個是通然的罪惡的時候，那麼我們憑着它是要了受禁止，同着能夠，在他上禁言是受禁止的。在「買斯至代」中多半看見的那個——憑着拋棄鞠躬與叩頭中的寧定的——拜功的歹，它就是壞拜的罪惡，憑着聖諭的明條。所以打他上禁止當然。他在他的拜中看見了歹事情的那個人，而在他上禁言，他便是與他相夥的。長調着唸古蘭是屬於它的，打那個上禁止是當然的。他在唸古蘭中調多的那個人，在他是能夠習學的時候，他可以在習學之前停止了唸。因爲他是以之幹罪。唸「班克」的人在「愛贊尼」裏邊放蕩，與扯長它的字是屬於它的。那就是受憎惡的罪惡。談故事的話，與他們以他們的

謊言，邪語，及怪誕之談取笑的那些人的勸解是屬於它的。否認他們當然。在「主麻」的日子環坐着賣藥與食品以及兒童玩物是屬於它的。就像了履行求乞，與他們的陰古蘭，他們的吟誦詩詞。以及類此者。那都是受阻止的罪惡。賣藥賣食品以及經書是屬於它的，賣針線亦如此，那麼須從他上阻止。因為「買斯至得」並不是爲這個而建築的。瘋人與玩童以及醉人的進入也是屬於它的。因為他們是遠了「買斯至得」的人。

六 街市的些罪惡

在虛偽的街市裏邊於營利及藏壤中習慣了罪惡的人，就是那個人：他說：『我以十個銀錢買了這個貨物，我在牠裏邊賺如此的利！』他是謊言着，他便是個幹歹的人。把他的說謊表明給買的人在他知道他的那個人上當然。要是他因爲看守賣者的心而禁言啦，因着他的禁言他便是在瞞昧和幹罪裏邊與他相夥的了。如此着，在他知道牠的傷處的時候，醒示給買的人在他上當然。否則，他便是情願廢棄了他的「穆士林」的弟兄的財帛的人。它是「孩拉目」。尺量和稱的不同是如此的，他以他的本身更掉它或是他上訴給管理者，直至他更掉它，在凡是他知道它的那個人上當然

。買玩具也是屬於它的，與憑着加增扯布的矇蔽，以及凡是引向着矇蔽的那個。那是些數它長的，那麼我們沒提它的時候，就以我們提說過它的那個來比較罷。

七 街道的些罪惡

在路道上置放木板及糧粒食品是屬於在它裏邊的此習慣的罪惡。那些罪惡的一總，是在他是行於窄狹的道路，與防碍行人的時候。要是牠是寬道總沒有防碍的啦，那麼就不必阻止他。是啊！在路道中運放柴及載置食品，在他是向房子上運輸的那個程度裏使的啊。因為那個在需求牠裏邊都是如此的，阻止他是不可能的。在街道上拴牲畜亦如此，在路道窄狹及污穢行者的時候，是罪惡，阻止他當然。只除是憑着下乘與騎乘的量度。這個就是因為道路是大夥取益的，並不是為一個人來開關牠的；除非是他需求及看守的度量。——就是那樣的需求：在習慣中街道就是為牠而設的，不是為別一些需要的。——催趕牲畜是屬於它的，並且在牠上有扯破行人的衣服的荊棘，那就是罪惡在網腳牠封住牠能夠的時候。或是能夠向寬路道上均勻的時候。否則，不必阻止他。因為城市的人們的需求是難免那樣的。是啊！你不要把什物拋在道路上，除非是憑着搬運限期的量度。使牲畜担牠不能夠担的那個亦如此

，阻止掌管牠的人當然。把些刺柴棄擲在大道上，以及撒播瓜皮或是灑水，打那個地位：恐怕牠扯破衣服及滑倒。那一切都是罪惡。在窄路道中從牆內透出的污溝中的流水亦是如此的。因為那個污染衣服或窄狹了路道的。人在路道中棄擲牠的那樣雪，及於中積聚的坑凹之水亦是如此的。那麼，打掃路道在頭一與第二次上當然。至於下的雨水呢，那個是在整理城池的人上打掃牠當然。如此着，在他的宅子的門上有個咬人的狗的時候，牠傷人們，那麼阻止他當然。

八 池塘中的些罪惡

揭開一些羞體及觀看牠是屬於它的。以及打大腿上揭開了措搓，與措搓肚臍之下的皮皺之垢亦是屬於它的。並且使手入在短袴之下亦然。因為據別人的羞體是「孩拉目」，就如看牠。在搓之前對着大腿與骨節的些隱紋伸開內容是屬於它的。這是受憎惡的。要是他是同着隔子的啦，別的不是「孩拉目」，除非是在害怕動性慾的時候。在池塘的房子的裏面，及牠的水道中，有滑碎的石頭亦是屬於它的。因為一些昏慣的人滑倒在牠上。這是罪惡，拔去或更移了牠當然。不管牠是在看守池塘的人上的罪，因為牠是致於至跌倒的；的實跌倒足致於至扯傷肢靈或是脫落了牠的

。在池塘的地面上拋擲胰皂亦是罪惡。在池塘裏邊的別一些受憎惡的事情，已在淨的一篇裏邊提過了。

九 待客的些罪惡

對於人們鋪絲綢的舖陳，是屬於它的。與在金或銀的香爐裏邊煙氣味，以銀器具飲。聽婦人的唱曲亦是屬於它的。食物是「孩拉目」的，或者強霸的地方，與在牠裏邊用飲酒的，在那裏使不的。要是在牠裏邊有一些以故事說笑話的啦，或稀奇的事情啦，如果是說笑話是以村戲與謊言，在那裏便使不的。在那裏的時候，止住他當然。如果那個笑話，在它裏邊沒有村戲與謊言啦，它便是「穆巴孩」(可以的)。在食物與建築裏邊浪費是罪惡；並且在財帛中有兩樣罪惡：其一是廢棄了，另一是浪費了。廢棄就是無有以牠備辦益處着拋棄了財帛，就如燒了衣服，扯破牠。同此意的如，把財帛用給嗷裏的婦人及一些作惡的婦人。也有在它的一類中用至了一些「穆巴孩」的路道上的。但是須同着注意。注意不同於廢棄時景。主說：「你莫舖展牠(指財帛) 是那樣的完全的舖展。要這樣，你便受遺怨受懊悔看坐下了。」又說：「你莫要浪費是那樣的浪費，因為一些浪費的人，他們是魔鬼的弟兄。魔鬼是隱

昧關養它的主的啊！』又說：『及那些人：在他們使費的時候，他們不浪費，他們也不吝嗇。是在那個中間的一個端莊的』。一個人，他比如除了一百個金錢之外別無指掌，同時他有他的家眷他的兒子，而他們除了他之外也沒有一個過活；那麼他把一總費在筵席中，他便是浪費。禁止住他當然。如此着，假若他把他的財帛的一總用至了描劃他的一些牆壁及修飾他的建築啦，他也是浪費，是「孩拉目」。至於那樣做的是屬於有多的財帛的人呢，便不是「孩拉目」了。因為修飾是屬於一些明正的目的。在美衣美食裏邊的話亦是如此。那個在它的同類中是「穆巴孩」，轉成浪費是憑着論人的景況與他的富裕。

十 普通的些罪惡

你須知道：凡是在他的房子中的任何處所閑坐的人，在這個光陰裏邊打罪惡上不能免。可是打那個地拉：是打指導人們，教導他們，以及把他們促於行善上閑坐下的人。大多數的人們，他們在城市裏邊無知教規啦！在鎮店與鄉村裏邊的待怎樣呢？所以此事當然：在每一個清真寺及城市中的每一處所裏邊要有一拉「凡隔海」（即是教法學家）。他把他們的教門教給人們。在鄉村中亦如此。每一個「凡隔海」，

在他完畢了他的根本主命與「主命克法業」的時候，此事在他上當然：他到他的鄰城的人那裏去，——如蘇瓦得與阿刺伯的人——他把他們的教門與他們的主命的教條教給他們。要是一個人履行了這些事情啦，傷害在別一些人上就卸掉了。

總之：在每一個「穆士林」上的責任：是先以他的本身起。他憑着保守一些主命，拋了一些「孩拉目」齊理牠。而後把那個教給他的家眷，從他們中完畢之後，再數着他的些鄰居。而後數着他的地方的人們。而後是他的城市的人們。而後再拒絕了他的城池到蘇瓦得。而後到鄉村。這樣直至世界的儘處。要是以之履行了近處了，打遠處便卸責了。否則，以之便傷了一切在他上能够的人——遠的或是近的。

第十章 穆聖的教訓——穆罕默德的性格

一 安刺以古蘭訓教它的「蘇飛業」(純潔)穆罕默德

當初主的欽差，他是個多哀憐多懇求的。他從安刺上如常求乞以好的教訓及仁慈的性格裝飾他。當初他在他的祈禱詞裏說：「哎主啊！你使我的性格與我的形體俊美着！」又說：「哎主啊！你使我遠了一些惡劣的性格啊！」而後他求主應答他

的祈禱。主說：『你們叫我着！我就應答你們。』而後它把古蘭和它的教訓下降到他身上。他的性格就是古蘭，他的教訓只是古蘭。如主說：『你取饒恕着！你命人行好着！你打一些無知的人上轉過着！』又說：『委實安刺，它以公道，恩賜近親，及打村戲，罪惡，妄爲上禁止——命令人類。』又說：『你在到至你上的那個上忍耐着！因爲那就是事情的堅決的。』又說：『你打他們上原諒着，你饒過着！委實安刺是喜愛一些行好的人的。』又說：『你以它是至美好的那個來隔離着！然後要是在你和在他的中間有爲仇的那個人啦，恰像他是個熱心的朋友。』又說：『及一些咽了怒的人，饒恕人的人。』又說：『你們遠了從猜疑中的多的着！因爲一部分猜疑是罪。你們莫要訪查，你們的一部分別背談一部分啊！』在古蘭裏邊像這些教訓的，數不盡啊！教訓與修飾的頭一個目的是在聖人上，而後從他上使光亮在全人類上輝耀。因爲他的教訓就是憑着古蘭，人類的教訓是憑着他。因此聖人說：『人差我就爲完成了仁慈的性格。』而後使人們在好性格中貪愛。在安刺完美了他的性格的那期間，它誇讚他說：『委實你一定是在尊大的性格上啊！』而後聖人對着人們解明了此事：委實安刺它喜歡仁慈的性格，它怒惱惡劣的性格。阿里說：『唉呀！好奇怪一個』穆

士林」的人啊！他的「穆士林」的弟兄在需求裏邊來於他，而他沒有對着於人行好看他的本身。假若他們是不指望回賜與不害怕罪刑的了，一定在他上相應此事：他向着仁慈的性格上忙奔。因為它就是屬於引在得脫離的路道上的啊！聖諭中有云：「委實安刺以仁慈的性根與良好的工作裝飾了伊斯倆目。」從那個中有優美的生活與貴重的藝術。施舍行好，給人食物，播揚安寧，探望「穆士林」的病人，護送「者拿在」，和好鄰居——「穆士林」的或是昧者的——尊重「穆士林」的老者，應答人的請食，並給他做「獨阿依」，原諒，在人們的中間和解，寬厚，慈愛，施舍，咽怒。遠了孩拉目，遠了背談，謊言，吝嗇，苛刻，慘酷，詭詐，讒謗，欺騙，歹是非，斷絕骨肉，惡劣的性根，驕傲，鬪崇，胡思慮，自負，村戲，懷根，嫉妬，占卜，過爲，作仇，行虧。愛奈斯說：「他不遺下一個美的忠言則已，但這時，的確我們向他承受，並以之命令人。他不遺一樣不義或害處則已，但這時，我們防備它，並且我們打它上禁止。」從那一切中這段「阿業台」便足够了：「委實安刺，它以公道行善，恩賜近親；打村戲，罪惡，妄爲上禁止——命令！只願你們，你們受勸解啊！」買阿茲說：「主的欽差囑咐我，他說：「買阿茲呀！我以怕主，實言，全約

，交還人的托付，拋棄了瞞昧，看守鄰居，慈憫孤兒，柔和言語，施舍安寧，做好工作，短縮了望想，保護「依馬尼」，慘悟古關，喜愛後世割斷了算計，低垂肩膀，——囑咐你啊！你禁止你此事：你罵學者，或是說謊言，或是順服罪惡，或是抗違公道的「依馬目」，或是損壞地面。並且我以近在但凡是石頭，樹木，及瓦塊的跟前害怕主囑咐你。你給一切有罪的人表說改悔，秘密的是以秘密；明揚的是以明揚」。這便是安刺的一些「板代」的教訓。他們向在仁慈的性格者和良善的教訓者上呼求。

一一 他的美好的性格的一斑

當初穆聖是人們的至有涵養的，人們的至驍勇的，人們的至公道的，人們的至寬恕的。他的手絕不摸——他不掌管他的頸項的，或是他的婚姻的枝脈的，或是他的骨肉近親的——婦人的手。他是人們的最慷慨的，金銀錢沒有近他的跟前過過夜。要是有富餘的一物，而他沒有得着給他的人，到了夜晚，他便不來於他的家，直至把牠給了他需要牠的人。他從安刺給他的那個中不拿別的，只除是他的一年的用度而已。他把那別一些放在了主的路道裏邊。人不求乞他一物則已，但求乞他便給他。而後他歸於他的一年的用度上，他從牠上謹讓，甚至往往他在一年的完備之前

便需求了，於是他便借債。當初他曾錐鞋，他曾補衣服，他曾在給他的家眷僕役中事奉。他是人們的羞恥的最厲害的，他的眼睛在一個人的面容中也不定。他應答良人和奴卑的請，他承領「海底業」（禮物），縱使是一口乳汁也罷。使的他夠的，他便吃牠，但他不吃「蘇代蓋」（如宰開台之類）。他打應答奴卑和窮人上也不驕傲。他爲調養他的主而怒惱，他不爲他的自身而怒惱。他曾得着了牠的「蘇哈白」中之一人，在猶太人中被殺，他（被殺者）也沒有傷害他們，他也沒有增過了「漢改」的苦處；並且他把一百個駝來作他的償價，而他的「蘇哈白」還是因爲需要一個駝以牠來助力的啊。當初他從他的飢餓中把一塊石頭綁在他的肚子上。他吃現有的那個，他不阻回他所得着的那個。要是他得着了棗子啦，沒有麪食，他便吃牠。要是他得着了燒肉啦，他吃牠。要是他得着了大麥或小麥的麪食啦，他吃牠。要是他得着了甜的或是蜜啦，他吃牠。要是他得着了乳汁，面沒有麪食啦，他也以此知足。要是他得着了瓜品或鮮菓啦，他吃牠。他不依靠着吃，他不吃懷疑的。他從小麥的麪食上沒有接聯着飽過三日；直至他相遇了安刺。他在他自身上謙讓，他可並非是窮，並非是吝嗇。當初穆聖是人們的最謙恭的；是他們的無有驕傲着至禁言的，他們的無有冗

長着。至注意的，是他們的報喜信的至俊美的。從現世的一些事情中之一物也不能使他憂愁。他的戒指是銀子的，他把牠帶在他的左右小指上。他騎馬子，他叫他的僕人或別人騎在他的後邊。他在城裡的極遠處探望病人。他喜歡美香。他與窮人相起坐，他與乞丐相飲食。他敬重貴人，他以給他們行好結交貴人。他接續他的骨肉，他不輕視一個人。他承領他上賄故的人的故。他談笑，他不說「漢改」以外的話。他的笑是微笑，不是哈哈的大笑。他把玩耍看成了可以的，他不否認它。他給他的家眷競賽，虧害的一些聲音在他上抬高，而他忍耐。他在吃與穿裏邊不高過他的僕人。在不是爲主的工作裏邊的時間不在他上過去，或是在他免不了齊理他的自身的那個裏邊。他出至了他的「蘇哈白」的花園。他不爲他窮而輕視乞丐，他不爲他的有權威而害怕皇王。他把這個和這個向在主上叫是那樣平等的叫。的實安刺把一些尊貴的行持和美備的法度聚給他啦，他就是個不會唸不會寫的「溫民依」，他在窮困與牧羊裏邊，孤兒着生長在愚昧的城池和荒郊中。他無父也無母。安刺把一切的良美性格，可讚仰的路道，古今的信息，以及於中在後世裏得脫離的得福祿的那個，與在今世中可羨慕的精美的那個——教給了他。我們求安刺使我們在他的事情中

順他，摹仿他的行持。哎，調養普世的主啊！「阿米奈」！

三 他的性格及禮體的一斑

委實他，他絕不以他的手打一個人，除非是在主的路道裏邊以牠去打。他絕不報復傷他的，除非是扯破了主的禁條的。他在兩件事情的中間絕不選擇，除非是它兩個的最容易的。除非是在它裏邊有罪和割斷骨肉的時候。他是人們的從那個上最遙遠的。一個良人，奴卑，僕人，不來於他則已，但來時，他便同着他在他的需求中履行。愛奈斯說：「指它憑着「漢改」羞了他的那個主發誓：他在他的憎惡它的一物裏邊絕沒有對我說過：「你爲什麼幹它！」他的家眷中的一個人沒有慫恿我的則已，但有時，他便說：「你丟了它着！這只是寫定的注定的。」從他的性格中有此事：他先給他遇着他的那個說「養倆目」。當初在他相遇他的「蘇哈白」中之一人的時候，他先給他拿手。他不坐不站則已，但坐站時，他記想主。在他禮拜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向着他坐下則已，但有，他減輕了他的拜功，他迎向了他，而後他說：「你上有個需求嗎？」他從他的一些「蘇哈白」的坐位中不嚴定他的坐位。因爲他到那裏便坐在那裏。他尊重進在他上的那個人。甚至，往往他鋪開他的衣服，叫他坐在牠

上。他把在他的下邊的那個枕頭讓給進在他上的人。他把他的面容的份利恩賜給凡是與他同坐的那個人。甚至是他的坐他的聽他的言談。以及他的坐位的憐憫。他面向着同他坐的人。他的坐位同着那個是羞慚的謙恭的安寧的坐位。主說：『你憑着安刺慈憫你的那個給他們柔和着！假若你是個心粗暴慘忍的了，一定他們便從你的週圍散去了啊！』一定的確他以他們的綽號呼喚他的一些「蘇哈白，」對於他們和需。他偏就於他們的心，他給在他上沒有綽號的那個人按號，他以他給他按的號呼喚。他也給在她上有些兒子的那些婦人按綽號，他也給一些兒童按綽號，而後使他們的心以此柔和。他是人們的最遠了怒惱的，是他們的最忙於喜悅的。是人們的最憐憫的，是人對於人的最好的，是人對於人的最裨益的。他在他的坐位裏不抬高聲音。當初在他從他的坐處站起的時候，他唸：『哦主啊！憑着你的讚詞讚你清靜啊！我作証：一切非主，惟有你。我求你饒恕我向你做「討白。」』

四 他的言談及笑容

當初聖人打言談的一面是最善言的，是他們的言談的最甜美的。他曾說：『我是阿刺伯的最善言的啊。』他是說最恰當的話的，沒有副餘，也沒有短少。聽他的

人記錄了它，並看守它。他是聲音宏亮的，是人們的腔調的最優美的。他不說不需要的話，他在喜悅與惱怒裏邊不說別的，只除是「漢改。」他打他說不美訓的話上轉去。他從他憎惡的那個中，打言語迫他說的那個上暗示。當初在他禁言的時候，他的同坐也禁言。他在談話中沒有爭辯。他以莊重與忠言勸人。他是人們微笑的最多的，他在他的「蘇哈白」的面容中喜笑。他從他們給他談話的那個中談諧。他使他的自身相擾他們，往往他笑了，直至顯漏出了他的門牙來。當初他的一些「蘇哈白」近他的跟前是微笑，因為隨從他，尊敬他。在一件事情降落在他上時，他把事情交付給主，他從法門與能力上無干。他求降正道，他說：「哎主啊！哎調養者布雷來，米克依來，伊斯拉飛來，（三天仙名）的主啊！開闢天地知未見的主啊，作証你，你在你的「板代」——在他們於中不同的那個裏邊——的中間公斷。你憑着你的口喚把我引領到人於中不同的那個真理上罷。的確領你是引領你所願的那個人到端莊的路道的啊！」

五 他的在飲食中的性格

當初穆聖他吃得着的那個。在設置了筵席的時候，他說：「憑着安刺的尊名

起，哎主啊！你把牠轉成了以之接續天國的恩典的那個受知感的恩典着！」他不吃熱的，他說：「委實安刺它沒有把火做了我們的食品啊！你們使牠冷涼着！」他吃靠近他的那個。他吃了大麥的麪食，與鮮黃瓜。當初他的食物的最多的就是水與棗子。他最喜愛的食物就是肉。他以肉吃軟飯。他喜歡東瓜南瓜。他從羊上喜歡前蹄與肩頭。他從牠上不喜歡腎腰與「在克雷」（羊的陰莖）與兩睪丸，與膀胱，與胰脂。——那是受憎惡的。他不吃葱與蒜。他絕不褒貶食品，要是他貪愛了，他便吃牠；要是他憎惡啦，他便不吃牠。他憎惡穿山甲與脾，他沒把牠兩個做了「孩拉目」。當初他完畢了，他唸：「萬讚歸主！哎主啊！讚美是在你上。你賜食，你使飽食；你賜飲，你使飽飲。不受隱昧的不離斷的及不無求於它的——萬讚只是在你上啊！」在他吃肉的時候，他洗他的手是那樣的很洗。他飲是三氣中，他咋水是那樣的咋。他不大口的咽牠是那樣的大口咽。他在器具中不吹氣，不然他偏着。往往他在他的房子中操作，他親身製取他吃的或飲的那個。

六 他的在穿衣中的性格

當初他從衣服中他穿他得着的那個，他的衣服多半是白的。他的衣服都是在兩

踝骨之上撩起的。他的上衣是綑住下衣的。往往也離開了下衣。他有兩樣衣服：一樣是惟獨因為「主麻」的；另一樣是在「主麻」之外穿的。往往他穿一條袴，在他上沒有別的；而後他以之給人們為「依馬目」。當初他會有他穿牠的一件黑衣服，然後他把牠施舍了。他戴戒指。往往他在他的戒指中取出一根受拴的線，他憑着牠記着一物的；當初他以之印着經文。他在纏頭巾之下戴着官帽，也有不纏頭巾的時候。往往他從他的頭上脫下了他的帽子來，而他把牠轉做他前邊的一個撫幘，而他向牠禮拜。當初他穿他的衣服的時候，他從他的右邊起。他唸：『感讚那個主：它把我以之撫掩我的着體的那個來給我穿，並且我憑着牠在人們的中間轉為美麗』。在他脫他的衣服的時候，他從他的左邊取下來。當初在他穿新的衣服的時候，他把他的舊衣服給窮人。而後他說：『沒有一個「穆士林」為主給「穆士林」穿的則已，但有時，他是主的護城裏邊的，它看守他的活着與死了』。當初在他上有皮鋪陳，他的枕頭釀是棗樹皮的。給他的牲畜他的軍器他的物件蓋印子是屬於他的性格。

七 他在可能中的饒恕

當初他是人們的最坦待的，是他們的同着能够在饒恕裏最貪愛的。的實當初他

在戰場裏邊，從「穆實雷克」（舉伴主的人）中的一個人在「穆士林」裏看見了一個險隙，於是他來了，直至他憑着劍站在了主的欽差的頭前，他說：「誰從我上阻隔你！」穆聖說：「安刺」！於是擲掉了他的手中的劍，而主的欽差拿起牠，他說：「誰從我上阻隔你」！他說：「你是捉拿的最強的啊」！聖人說：「你說着：『我作証，一切非主，惟有安刺』。的確我是主的欽差啊」。他說：「無別！委實我不殺你，我不是同着他們殺你的夥的啊」！而後他爲他開了一條路道，而後他來於他的同夥，他說：「我是從人們的最強者的跟前來於你們的啊」！主的欽差在撕殺裏邊會給多少他對他作惡的人口喚。有人說：「哎主的欽差呀！你不要管我們，我們擊殺他的頸項」。他却是不肯，他並且禁止。而後他承領了向他賠故的人的故。往往，他說：「安刺慈憫過我的弟兄母撒啦，的實人傷害他比這個至多啊！而他忍耐了」。當初聖人曾說：「莫要使你們的一個人打一個人上把我的「蘇哈白」中的一物送還給我啊！委實我喜歡我的心胸安然着出在你們的上啊」！

八 他對於他所憎惡的涵養

穆聖是喜容和顏的，外表與內容憫憐的。在他的面容中可以認得了他的怒他的

喜。他不憑着他憎惡的那個當面(斥責)一個人。當初一個鄉間人同着他的在場，就在「賈斯至代」中激尿，一些「蘇哈白」親奔他去，聖人說：『你們莫要割斷了他的激尿！』後來他給鄉間人說：『委實這是「賈斯至代」呀！牠不宜於從這個中的一物啊！』

九 他的慷慨好施及他的急公好義

當初聖人，他是人們的最好義的，是他們的最慷慨的。他在齋月裏邊，就好像不羈的風，他不留一物。當初阿里在他稱仰聖人的時候，他說：『打手的一面，他是人們的至好義的。打心胸的一面，他是人們的至寬闊的。打愛慕的一面，他是人們的至忠實的。打約會的一面，他是人們的至全約的。打秉性的一面，他是他們的至柔和的。打過活的一面，他是他們的至慈憫的。他使乍見他的人生感，使與他相處的人他喜愛他。』他說：『他的態度，我於他之前及之後沒看見有像他的。』人不求乞一物則已，但求時，他給他。當初一個人來於他，而後求他，於是他把塞住了兩山中間的那些羊給了他。然後他歸至了他的夥，他說：『你們入伊斯蘭着！委實穆罕默德他恩賜是那樣的怕貧的恩賜啊！』絕沒有人求一物而他說個「無」的。有

人把九十千個銀錢担在他上，於是他把牠放在了蓆上，然後他偏向着牠，分散了糧。他沒有阻回一個，「撒依來」（求乞的人），直至散完了。又有一個人來於他，求乞他，於是他說：「近我的跟前沒有一物啦，但是你隨着我，若一物來於我時，我理它。」而後歐歐雷說：「亞主的欽差呀！安刺沒有强迫你在他上所不能夠的那個啊！」而後聖人憎惡那個了。而後那個人說：「你使費着！你從「則諾阿雷塞」（主）上不要害怕少啊！」而後聖人微笑了。人在他的面容裏知道了喜樂。在他從奈厄（戰地名）歸來的那期間，一些鄉間人來了，他們求乞他，甚至把他追逼到樹上，掠奪他的套衣，而後主的欽差便站住了。他說：「你們把我的套衣給我着！假若在我上有這些樹枝叉的數的恩典了，一定我把牠分在了你們的中間。然後一定你們得着我不是個吝嗇的，不是個謊言的，不是個瞎昧的。」

十 他的驍勇

當初他是人們的最仁慈的，是他們的最驍勇的。阿里說：「一定的實你在白德雷（戰場名）的日子看見了我，我憑着聖人藏避，他是向在敵人上的最臨近我的呀！」在如此的日子他是人們打傷的一面的最厲害的。他又說：「我們，在傷變成了紅

的時候，一夥人相遇了定信主的欽差的一夥，而沒有一個人是比他最臨近敵人的啊！在一些舉伴主的人，撫住了他的那期間，他打他的母驢子上下來，而後他說：「我是聖人啊！沒有謊言啊！我就是阿布都穆托里布的兒子啊！在如此的日子我沒有看見一個人是比他還厲害的啊。」

十一 他的謙虛

當初穆聖在他的最高的分位中，他是人們的至謙恭的。他騎驢子，在牠上有一個繫絨的鞍子，他同着那個尋鬃騎。當初他探望病人，他送殯，他應答被管轄的請求。他錐鞋，他補衣服。當初於他們的需求中，同着他的家眷在他的房子中工作。他的一些「蘇哈白」不爲他站起來，在他們知道了那個是屬於他所憎惡的時候。當初他過在了一些玩童上，而他給他們說「賽備目」。當初他在他的些「蘇哈白」的中間坐，他相攬他們，恰像他是他們的一個人。而後一個鄉間人來了，他不知道他們的那一個是他，直至打他上問了。在他是同着一些人們坐的時候，如果他們是在後世的意思中交言，他便採取相同他們；如果他們是在飲食中談話，他便同着他們談。他以他們爲伴侶，他對他們謙恭。有時他們在他的前邊吟詩，他們提說無知的事。

情中一物，他們笑，在他們笑的時候他微笑。他不阻止他們，只除是打「孩拉目」上。

十二 他的和霽的像貌

穆聖，他不絕長，也不短。他是顏色華美的。他不是棕色，也不是很白色。他的毛髮不是鬆稀的，也不是曲鬆的。他的頭髮垂在了他的兩軟耳上。他的白的在他的頭裏到不了二十根，在他的鬚髻中也到不了。他是寬額的，雙眉端莊的，全美牠兩個的是齊整的眼毛。他的一些牙是微離開的，鬚髻是清密的，是堅強的。他理他的鬚子。他是兩膀寬大的，在他的兩肩的中間有爲聖的印（是自然的肉印）。他的行走是輕便的，就如從盤石上拔足一樣。

十三 他的感應中（「穆爾祇在」）中的碎金珠

你須知道：視見過他的景況的人，親自聽見過他的言行的人：——包括了：他的性格，他的行爲，他的時景，他的習慣，他的慷慨，他的對於各樣人的法度，他的導人於端莊，他的友愛各樣的人，他的導他們於順他。同着人傳來的那個：他的窄狹的問難裏邊的稀奇的答覆，他的在調解人們裏邊的罕有的治理，他的在析分

一些年老的有智慧的人打知它的糊塗的起首無能了的那些表面的教規裏邊的美好的指示。——（見過這些的人）此事便在他上不猶豫更無疑惑了；那些感應是從天的堅固，神的魄力中的幫助。並無疑於此事：那一切是在編造的人和欺騙的人上不能成形的。並且他的包涵的與他的時景便可斷定是他確實的證據。甚至一個清潔的阿刺伯人，他看見了他，他便說：「指安刺發誓，這人不是謊言者的面孔啊！」而他憑着僅僅的他的外涵來作証他的確實。他親見他的性格，與他在他的出處及他的來處的一總裏邊經驗過他的時景的那個人又是如何的呢？我們只拿了他的性格的一部來，爲的使你知道性格的良美的，爲的使你醒得了他的確實，他的分位的高超，以及他的近主的跟前的位分的尊貴。因爲安刺把那一總給賜他了。他是個沒有習練過知識的「問民依」，沒有觀察過經書的，他絕沒有爲尋「耳林」而出過外。並且他是生在最魯愚的鄉間的一個虛弱的孤兒。假若不是明明的啟示的時候，從那裏良好性根與禮節與高深的智慧會在他上成就了呢？更何況是明瞭安刺及它的天仙它的經典以及別一些傳於爲聖的呢？一個人的力量憑着那個從那裏會自立呢？假若在他上沒有別的，只是這些顯然的事情而足矣的時候。的確他於中沒有設疑至幾時，他的表徵

與他的感應便顯然成就了。所以我們敘述垂降於他的那些言行的那一部分。

我們說：——垂降過此事：他在者比雷和愛布托里孩的家裏邊，從少微的食品上給了多的夥人吃。在韓德格（戰場名）的日子，一次，他從愛奈斯在他的手中擔負牠的一些大麥的饑饉中給了比八十個人還多的飯吃。他們都吃了，他們飽了，而他們還餘下了。他從他的些手指頭間湧流出水來，而後一總的陸軍飲了，他們是渴的着。他們從放不下拳頭的狹小的盆子中洗了小淨。他做小淨，在沒有水的乾泉中傾出水來。別一次是在枯井中，湧上了水來，而幾千的兵馬飲，直至他們都飲飽了。穆聖曾以一把土洒在了敵人的面上。然後他們的眼睛便瞎了。因此古蘭中說：『在你洒的時候，你沒有洒啊！但是安刺它洒了啊！』他在牠上宣諭的那個棗枝向着他惻憐，因此人為他做了個「民白雷」，（即登着或坐着眩諭的輪車）甚至他的些「蘇哈白」都從牠上聽見了像駝的聲音。而後牠撫住了他，於是才安定了。耶乎得向在望想死上做祈禱，他表說他們並不望想它，果然在他們和他們的中間隔開，一如他所言。他預報未見，他警告歐斯曼尼，一樣災害要到於他，在此之後就有天圍。並預報安馬勒，巴恩的一夥人殺了他。預報：候賽尼，安刺將以他在從「穆士林」中的兩大

夥的中間治理。預報一個在主的 roadway 中斃殺的人，說他是屬於火獄的人民；而後那人殺了他自己。——這一切都是神的事物啊！你憑着前邊你認它的一些理中的一物絕認不的；憑着星宿也認不的，以及憑着揭示，策劃，也認不得。但是安刺它醒領給了他，他默示給了他。者爾舍目的兒子賽拉格追殺他，而後他的馬兩前蹄便陷在地面中了，直至他求他打救，於是他爲他儼了「獨阿依」，馬才行了。並且他警戒他：「要再如此，不久便碎傷了牠的兩前腿啊！」果然如此了。他預報愛斯吾得阿奈斯坎嘔布——他是在也門的白蘇奈阿依地方——要被殺，晚上人就殺了他了。並且他還預報了殺他的人。有人給他有毒的食品吃，而同着他吃牠的人死了；他於此之後反活了四年。並且毒羊與他說話。他預報古勒寔（族名）的一些首領的跌倒處入他們果一個人一個人的遇在他們的跌倒之處了；從他們中沒有一個越過了那個處所。他以此事預告：從他的教徒中的一些遊玩的人，他們在海裏邊爭戰；後來果然如此了。地面在他上迷轉了，而他認出了它的東與它的西。他預報：他的女兒法圖埋，她是接續他的，他的頭一個家眷。後來，果然如此。他預報：他的婦人：她們的長手的便是她們的接續他的最忙的；後來，在奈布是她們的打施舍的一面的長手的，是她

們的接續他的第一人。他摸了在牠上沒有奶子的一個羊的乳頭，而後就流出了奶子。那就是當初伊布尼買斯歐代進教的「賽白布」。他的一部分「蘇哈白」的眼睛傷損了，他以他的手摸了牠，他的眼睛便清明了，牠兩個便美麗了。

他在它之前在一些例外裏邊猶豫的那個人，他便實說此事：這些遇了的事情是個人的傳說，並不是接聯傳來的啊。不然，接聯傳來的只是古蘭而已。他就如在阿里的僥勇與孩締目托依的好施裏邊猶豫的那人一樣。顯明的就是此事：他們的遇是個人的傳說，而非接聯的。但是遭遇的會聚是難免遺留在「阿林」上的。而在古蘭的接聯傳來裏可是沒有爭論。它便是在人類中永存的一個大的感應啊！因為就憑着它便抵對了人類的達者及阿刺伯的善辯家啦。這時，他們中足有數千，辯術是他們的造作，他們以之自尊自榮。當初聖人在他們的當面喧論：「你們拿了像它（古蘭）的來看！或是像它的索勒的十分之一。或是像它的一個索勒，——要是你們在它裏邊疑惑的時候」。古蘭中對他們說：「你說：一定若是人神會通於此事：他們拿像這個古蘭的來了——！他們拿不了像它的來啊！縱使他們的一部分對於一部分是相助的也罷」。它說那個是他們所不能的，而他們就打那個上無能呢！甚至他們把他們

的自身呈獻於撕殺，把他們的妻妻子孫呈獻於俘擄。他們不能夠抵對呀！他們不能夠損於它的偉大與它的美麗啊。然後，於此之後，在世界的各邊方——東與西，在一世紀之後的一世紀，在一光陰之後的一光陰，以至於我們的光陰。——便播揚開了。這個一人在抵對它上也是不能夠的啊。他在他的時景，他的行為，他的性格，他的感應，他的教條的常川至今，他的播揚於全世界，古今的皇王的順服他，同着他的羸弱，他的孤零，而於此之後在信實他裏邊加力，——裏邊觀察的那個人的默（機）運）好大啊！他皈依他，信實他，在一切來，去裏邊隨從他的那個人的「討肥蓋」（機運）好大啊！我們求安刺；在隨從他的性根，行為，時景，言語——裏邊，憑着它的施恩，寬厚，慷慨給我們「討肥蓋」啊！「阿米奈」！

從伊黑雅依歐魯門底尼中的茅爾祖穆民的前部，在「祖曙漢志」的目録中，「穆民」的晚間，宵禮之前完成了。我們的家煞目的達馬世革，在牠的微小的編譯者選擇者馬論底尼嘴西米——求主饒恕他與他的父母，他的弟兄，他的子孫與些「穆士林」——的手中，遷都一三二三年告竣了。感讀調養普世的安刺。



#10

304066